

丙寅仲冬

學鐸餘編

俞復題簽



易經是世界學說的鼻祖，怎樣知道？

有現代易學家楊踐形先生的

易學演講錄

爲證

是用科學方法研究國

指出漢易，宋易，

楊踐形

打破術數之迷信，

獨出心裁，創作新

發明異觀現象論，

證驗宇宙本體之實相，

成立唯實主義的一元哲學。

易學廣大精微。惜爲邪說假冒。久失真傳。世界遂成絕學。

梁溪中一子楊踐形先生。費世餘載之苦心。參考羣籍。旁

搜遠討。辨醇疵。別異同。撰成是書。先專講太極。次述易學

史。分漢宋清三大時期。據說文辯正陰陽二字形義。

雷字古籀各體。代數。

孔子之太極。象式太極。以證太極實相之

誼。與周易全書諸極字一貫。

伏義之一畫。序卦何獨不舉

乾坤成三卦。上下。皆終於坎離二用。于何見陰

陽之感應等等。三千年來之中華國粹。得以光大昌明。實

爲世界上唯一之鉅著。有志研求學術者不可不讀。

連史紙精印 每部四册定價二元 (郵費七折)

版式寬大 特價七折 (郵費加二)

上海啟禮尼路同康里 (即法租界殺牛場對面) 發行處中一學院

中一先生同門會通告

現代易學家中一先生，儒門泰計，理學正宗，著作等身，海內重望，傳授弟子，散遍各省，而一時未能互通聲氣，殊爲深憾。茲經同人等組織中一先生同門會，于上海敏體尼蔭路同康里（在法租界殺牛公司對面），俾得聯絡切磋商揚，師說易收輔仁會友之益。凡屬中一先生門下，碩學同志，務祈將姓名職業住址函寄本會，以備登入同門錄爲聆敬。此通告。

中一先生同門會附設遙聆部廣告

慨自西學東漸，士子爭趨歐化，甚至弁髦六經，涕唾史傳，國學淪亡，識者寒心。近數十載，青年子弟之道德人格，一落千丈，未始非教化陵夷，學植荒落所致。長此以往，則水益深，火益熱，將來更不知伊於胡底，幸得吾師

中一先生，素以提倡道德，昌明國學，樂育天下英才爲己任。中一學院既創辦自丙寅，國學專科復添設於丁卯，又患遠方志學之士，不克盡登杏壇，面聆教益，則德化猶未溥，濶聲感猶未廣。洽於孔子善誨不倦，有教無類之旨，尙違一間，恐不盡砥柱中流，獨挽狂瀾之願，故特立隔地遙聆部，以便利遠省士女之求學自修，只須通函受業，經

中一師承認爲門人，即可質問疑義，討論學理，與親炙面聆者同受教益，無異如此。方便門開，則凡久仰

師型，聞風欲起，而伏處窮鄉僻壤，從學無緣者，均可不勞舟車，不離職業，而藉郵遙聆教益。雖千里之遠，不啻一堂之親矣。庶幾道德有人，提倡國學，可以昌明，則士風不患不醇，民氣不患不振。

邪說不患不患，而人心不患不正矣。世之有志研究國學者，盍興乎來。

(一) 凡有高等中學以上相當之程度，不限男女年齡，均可通函本會報名入遙聆部研究高深國學，不取學費（樂助同門會經費者聽）。

(二) 報名時開明姓名、別號、年歲、籍貫、住處、至履歷一項，須詳開何地何校畢業，或肄業，曾任何職，現任何職，研究何書，有何心得，或著作，擅長何種藝術，前清有何出身，曾創辦何種事業，經中一師承認為門人後，由本會登入同門錄為會員，並給遙聆證。以後通函具名須附記證上號數。

(三) 會員得遙聆證後，可質問疑義，討論學理，及享一切應得之利益。

(四) 遙聆部會員願自修何種國學，或請指修何種國學，專習兼習，悉遵中一師裁定，以免歧誤，而重步驟。

(五) 學者精研深造，果有發明獨到處，或考據正確處，當擇尤選登中一月報，至鴻著鉅作，編成卷帙者，當為刊印專書，出單行本，以介紹於士林，出售之書利益仍歸作者，願補助同門會經費者聽。

(六) 學者入遙聆部，認為中一先生同門會員後，必須實踐道德，自尊人格，闡研實學，發揚師說，倘遇有違背師訓，干涉外事，及一切不名譽、不正當之行爲，或以前報名單上有發見不符事實之履歷等，經調查證實認為欺詐者，均即除名，以昭整飭。



楊 踐 彤 先 生 磨 象

五經紛綸總覽
 筭妙所中書啟
 奇學業尊禮佛
 心如三子煉生
 名在青峯

癸亥佛生日品神王筆題



迂翁太夫子山水墨水寶兩幅



迂翁太夫子書畫約小識

迂翁楊氏錫山人自幼喜作山水淵源出自外祖氏華遂秋先生之門母華太夫人亦精六法翁得朝夕觀摩焉故七八齡時已於藝術上嶄然露頭角遂秋先生專法大癡老人翁亦早歲瓣香大癡至四十以後兼以麓台石谷諸法參之故氣韻生動用筆益覺精妙昔在武昌時張文襄公及友人曾勸庵瞿錦湖張望屺諸君曾刊潤格贈之翁不欲以書畫名於世將所贈潤格悉藏諸篋中今越三十餘年矣從未出以示人其品之高峻有如此者今屆週甲而朋輩之求畫者益衆酬應繁苦於是設重訂畫約以示限制翁於山水之外兼工翎毛花卉人物顧不輕作或求者心切偶一爲之得者珍若拱璧書法少學顏蘇晚年專力王趙之間而姿緻尤於率更爲近昔人謂鄭虔三絕迂翁有焉

中一先生同門會謹識

迂翁山水畫約

堂幅整紙 三尺八元 四尺十二元 五尺十八元
六尺廿四元 八尺三十二元

屏 條 每條照堂幅整紙減半

橫直幅 整紙對開視整紙減半 闊狹同對開整紙
或知或長仍照整紙減半

執扇摺扇 每件三元 設色加半
過大者加倍 泥金加倍

冊 頁 尺內每方三元 過尺遞加 工細加倍

手 卷 另議 劣紙不應

翎毛花卉 人物士女 均另議

楊光熙字鍾華號字青別號清溪庵主
六十以後又號迂翁丁卯元且重訂

迂翁書法潤例

楹 聯 五尺以內二元 六尺四元 八尺八元
泥金箋加半

屏 條 五尺以內每條二元 六尺三元 八尺五元
元 珊瑚箋加半 泥金箋加倍

堂幅橫披 三尺三元 四尺四元 五尺五元 六尺六元
八元 八尺十六元 珊瑚箋金箋加倍
立軸減兩成

堂額齋匾 尺內每字一元 尺外二元 尺半三元
二尺四元 二尺以外及題跋另議

壽屏 碑誌 市招均另議

磨墨費加一成 潤資先惠約日取件

收 件 處
上海靜安寺路中華書局 總廠庶務課
各省各埠中華書局分店 印刷所
上海民國路永安街口對面靈學會
上海龍華謹記路盛德中學
上海敬體尼蔭路同康里中一學院

中一先生鬻書畫辦學潤例

易家中一先生當世大儒國學宗匠文擅左國字溯史倉畫承家學兼參西法融會貫通不拘派別故能獨出心裁自成一家惟是性情孤高不輕應酬苟非素知竟莫易識近年熱心辦學陶鑄人才海上一隅兼管五校心力所瘁尤在中一學院解囊毀家常以樂育天下之英才為自慰而自奉甚儉約衣無重襲食不甘旨自勵尤勤苦精思待旦徒步當車膺侍數年雖盛夏嚴冬未嘗見一御扇爐或先生之體乾行健無需贅物抑亦已足窺見先生所以自處矣然其謙遜和霽之容與夫慷慨慈悲之懷又使膺不禁歎造化之善能玉成而贊孟子之善識大任矣因勸先生姑鬻書畫以紓經濟庶幾不為財困而學院可以永遠維持歟他日名書名畫留傳人間物以人貴得之者勝如拱璧將與學院並垂于不朽則後世士林又添一重佳話矣敬擬潤格於次

(一) 書例

後學華齊膺謹訂

(二) 畫例

綠書
篆書
籀書

聯屏
匾額
題跋另議

五尺內十元 每加一尺遞加五元
尺內每字三元 每加半尺遞加三元
市招不應

奇字
鐘鼎

(照上加半)

國畫
水彩畫
鋼筆畫
鉛畫
炭畫
油畫
漆畫

每一方尺銀十元過此遞加
照國畫酌減
照國畫減半
照國畫酌加

童齡書畫潤例

中一先生哲嗣，森哉學兄，夙稟庭訓，源淵家學生，後彌月，即識大之兩字，週歲學語，母教之讀，方字三歲時，識字六千，已解名物象數之用，四歲喪母，人或問及，輒泣然而歎，母之不復來人世，日依祖母教讀，五歲夏，連發家書三函至滬上，分寄其祖迂翁太夫子，其父中一師，其叔真如先生，此三函今猶珍藏，磨處也，明歲插班入江陂小學，二年級生，作文算術，輒冠羣曹，以第二名畢業，江陂今方十一齡，春仲考入盛德中學，能作古文，援筆直書，傾刻立就數百言，識者贊其童年宿慧，云茲亦願鬻其童齡書畫，以佐乃父辦學之志，可嘉也，爲訂潤例如次。

畫例

國畫 每方尺二元

彩畫 每方尺二元

鉛畫 每方尺二元

書例

篆書聯 三尺內二元，每加一尺加二元

篆書匾 每字尺內一元，尺外每加一尺加二元

學鐸社叢書序言

徐璣衡

學鐸社叢書者，易學研究會長中一子楊君踐形所手撰也。楊子梁溪產，漢關西夫子之後嗣。宋龜山先生之嫡裔也。累世樂善，代稱積德。自高曾以來，相繼董長。景雲市政，五傳至其尊翁。已百五十年矣。里俗感化，同歌賢良。甘棠遺蔭，澤隆鄉望。羣謂大德之後，必有名世者生。逮清季辛卯之歲，卯月卯日，首辰夜半，家人咸聞鈞天廣樂，音韻悠揚，忽聆空際神語云：羣聖擁護，送一玉麒麟來矣。其母侯夢感瑞雲環身，宸斗隕懷，龍負圖象，矯首天中。麟吐玉書，光曜地上。恍然而覺。遂生楊子。曾祖熊飛公聞報，歡喜無量，深感麟吐玉書之瑞。大衍積善餘慶之報，遂錫命爲嘉名云。楊子生而神靈，頭角嶄巖。過歲即識書文，其母教之方字，字非排滿八八六十四方陣，弗讀也。讀竟遍，已弗忘。四歲即通孝經，慨然以宗聖曾子自任。戚族與之周旋，羣歎爲雞林鳳雛。五歲時，有塾師愛慕自薦，大學已竟，即授中庸，註解全讀，以警其敏。頃刻輒背誦數百行，同學無弗咋舌。六歲時，其祖懋先公抱置膝上，示以伏羲先天八卦太極圖，欲窮其理，精思至廢寢食。八歲得羣真秘錄一書，值大病甚劇，猶據牀私自抄玩，僕婦陳惜其傷神，竊付諸祝融。其書遂不傳。惟手製機輪玩具，頗類活動影戲，深符物理。至今猶存。九歲，致力于易學，手畫太極圖凡九十有九幅，揭宅

之諸門殆遍。倦則臨摹鐘鼎古文。尤酷嗜象形字。今均有成書。而六書源流詳攷音韻源流詳攷爲最辯。每歲作正平日記及大事年月表。自四歲六月起。迄現在。其書法。則做春秋經傳及通鑑綱目爲之。楊子天資穎悟。聰慧異常。髫年博覽羣書。諸子百家。靡所弗窺。必悉窮其理而後止。既而負笈毘陵。學業輒冠羣曹。研究科學。尤擅中外哲理。編譯實用新書甚夥。遍訪各地圖書館。搜羅藏書至富。獨于易學說文性理佛典道藏諸籍。最稱詳備。辛亥暮春。神遊無極。謁羲皇于宛丘。命受易學之道。統由是遂屏雜學。專挈易經。自僞子夏傳以迄近代日本高島解凡五百餘家。其間漢易宋易之爭。言象言理之辯。爲歷來治易家所不能決者。一一溯其源而疏其流。芟其蕪而整其莠。闢邪說之近似。廓莠言之亂真。選擇其純粹。發摛其精微。理或未得。徹夜不寐。豁然有悟。坐以待旦。慨然深憂易道之久失真傳。晦盲垂絕。遂發憤著述。先後成易學叢書三十六種。以上承義文周孔四聖之心傳。而下啟後覺于將來。政體革新。被選議員。不以爲榮。嘗歎曰。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吾寧爲學者。以著作貢獻社會。無志聞政。不願以私己功利誤國也。味斯言。有隱痛矣。先後迭長三校。兼任景雲教育會長。大有孟子樂育天下英才之意。甲寅春。督率教職學員嫻習健身術。繙譯名著。參易筋按摩銅人催眠諸說。積年心得經驗。著自然康壽法。丁巳秋。楊子董長

精神學會來申江。承其尊翁宇青先生命。偕俞君仲還、陸費君伯鴻創設靈學會。中國有靈學之發明。實自楊子始也。楊子救世心殷。不覺形諸闡研學術。將欲崇善行。以維持世道。闢邪說。而匡正人心。踐道德。以輔教育之所未周。尙感化。而補法律之所不逮。實說修齊。以悟上智。權說感應。以通流俗。總期世際昇平。化干戈而爲玉帛。人安康壽。登衽席而免塗炭焉耳。傳道院開。楊子爲指導師。深恨自唐以來。方士技術之流。僭篡道家法統。而一切詖行邪說。惑世誣民之怪誕。且愈出愈奇。實與老子提倡道德救世之旨。風馬牛不相及也。遂博稽歷朝老子註解。自漢河上公以迄近代。有數百家之說。述老子確解。以攷證異本字句爲老子辯。非白誣。不第有功老子。實有功于社會也。庚申冬。遍覽道藏全書七千八百餘卷。其間什九。盡屬無稽調詞。而值供參攷者。尙不及什一。蒐集數十家黃庭經註解異本爲攷證。本其實驗心得。博採古今中外醫道。修養諸學說。而著黃庭發籙外。更輯修道纂要一書。暇兼精研佛學各宗。如唯識天台華嚴等大乘勝義。悉能得其究竟。同證人生最後圓滿之真歸宿。而耶教源流攷回教主麻末傳等。尤爲其研究世界十大宗教之餘稿。嘗歎曰。觀于海者難爲水。日月出而燭火熄。其惟孔孟之學已乎。以之正心修身。則心正而身修。以之齊家治國。則家齊而國治。以之理事接物。無所處而不當。小施小得。大用大成。

行之萬世而一無弊。彼各宗教之蜚市空華。說不足信也。旨哉斯言。昔濂溪晦庵象山陽明皆先出入佛老而後返歸儒家。故其學說能兼吞二氏而深悉其流弊。語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世人不深究而妄闢異端。不中宜矣。勇哉楊子。出入各宗教而不爲所困。辭而廓之。偃如也。衆人所難能。而楊子竟優爲之。非出類拔萃中立而不倚者。不足以當此。信乎楊子之以昌明聖道自任也。癸亥楊子爲國際教務聯合會孔教總代表。殷痛軍閥用事。故到處演說孔道之精義。必歸本于周易。咸彖傳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之旨。甲子敷華大會。楊子欲因武城弦歌。革陋俗而登仁里。滌污染而倡善風。新一世之耳目。詔後進入聖賢。故編大學歌舞樂譜。以象勺敎盛德學校。爲禮樂導泉之源。余深欽楊子立志之卓。不苟與衆同。而又悲世風日下。人心日壞。胥由道德淪喪。學術荒落所致。苟得一二人。提倡道德。發揚學術。則風行草偃。善感同化。即轉移舊習。啟迪新猷。亦非不可能也。天生楊子。將以生花之斗筆。橫掃異說。警世之木鐸。振作斯民。正末流之叢弊。延既絕之心傳。闡揚至學。昌明大道。以復唐虞三代之正規。紹續羲黃周孔之遺緒。傳此修己之準繩。垂作人聖之階梯。哀輯其等身之著作。頓使夫洛陽之紙貴。爰本斯意。題曰學鐸社叢書。名稱其實也。余讀其書。知其必有以嘉惠士林也。不禁鼓舞而爲之序。甲子天正冬至。龍湫徐璣衡識。

提倡道德救國論

易學研究會
梁溪道德會楊踐形講稿

第一篇

國家之治亂奚繫乎，繫乎風俗之厚薄。風俗之厚薄奚視乎，視乎道德之隆衰。道德之隆衰，即人心正邪之所由也。是故道德隆，則人心正直，而風俗因之以醇厚。風俗醇厚，此國家郵治之母也。道德衰，則人心邪忒，而風俗因之以澆薄。風俗澆薄，此國家擾亂之根也。夫欲臻國家于郵治之域，而盡鋤歷年擾亂之莠種，規風俗于醇厚之軌，而不變積習澆薄之惡化，非馴致道德于隆盛，不爲功。而欲馴致道德于隆盛者，必先擴充道德之教育。欲擴充道德之教育者，必先尊崇道德之懿範。欲尊崇道德之懿範者，必先各人念念惟道德處。實踐道德，乃至時時力行道德，而不倦。欲思惟道德實踐道德，乃至力行道德者，必先有篤信道德之精神。欲有篤信道德之精神，必先有徹悟道德之智識。欲使各人有徹悟道德之智識，不可不有闡揚道德之書報演講。道德之會社，以及發揮道德之事業，而尤在有表彰道德之方法，以爲昌明道德之基礎。欲有表彰道德之方法，以爲昌明道德之基礎，則不可不有提倡道德之人物，以身作則，正己而化人也。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身之本，則在乎道德。人能道德，有于身，則其身正。

其身正則不令而行其家亦正其家正則其鄉黨州里受此感化熏陶無不同歸于正鄉黨州里無不正而後推之于國則一國正推之于天下則天下皆正天下皆正則教化不播而自行頽風不革而自變此所以釀里仁而致俗美也賊盜不禁而自絕干戈不戢而自靖此所以弭戰禍而遏亂源也夫處今日之中國外患未消而強鄰猶深伺于外內訌浸長則疆吏方私門于內連年災禍厥賜全受政客之餒餘百物昂貴其咎實由奸商之壟斷盜賊蠶起不外騁華門麗之誇張廉耻喪盡無非聖教文化之廢弛將欲救國運以留元氣足財用而紓民生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而求其簡便易行人盡能爲有百利而無一弊繩賢良而垂久遠上希孔子能弘日新之旨直追亭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誼可爲今日先務之急者其即在提倡道德已乎道德二字原出于六藝之典雜見于諸子百家之書而實存于尋常日用動靜云爲之際一人特有之則一人獨得其修已安人之利衆人互有之則衆人共得其修已安人之益人無智愚俗無文野地無中外時無今古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之倫圓顛方趾戴髮含齒之屬苟是人類對于道德莫不知所尊親是故一聞道德之名一聆道德之言一見道德之行則未有不整然歛容肅然起敬而景仰羨慕之心不期而自生者此可以規道德之感化人心至

易且至深也

第二篇

夫道爲經綸天下之大。本德乃範型聖人之初基。君子修之終吉。小人反之必凶。履霜堅冰。所以辨未然之漸。恐懼修省。所以率天命之性。天命之性。渾然全體。本無所不賅也。率性之道。大化流行。自各有條貫也。聖人修道以爲教。進德以居業。得其門而入焉。則君子日用之工夫也。是故誠爲入門。則自強不息也。謙爲入門。則以虛受人也。克己爲入門。則省察身心而自勵也。致知爲入門。則曲成萬物而不遺也。恕爲入門。則推己以及人也。靜爲入門。則無欲以養心也。慎爲入門。則明嫌別微。所以戢未形也。敬爲入門。則居處執事。所以免苟且也。聖門標指。固非一途。前賢以是敢發後學。以是進修。孟子所謂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者。得之于心。乃所以爲德也。正是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源而已。動容貌而能遠暴慢。正顏色而能近信。出辭氣而能遠鄙倍。三者道之有得于身者也。所謂德也。君子修之。所以其道日弘。其德日新也。中庸以五倫爲天下之達道。以知仁勇三者爲天下之達德。蓋卽今世所謂人格也。韓昌黎之言道德也。以由仁義行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乎外之謂德。朱紫陽之言道德也。謂道猶路也。德者得也。行

道而有得于心也。至于歐美哲學家之言道德也，則以道爲人之本務，而以德爲本務之習慣性焉。是足徵道德二字之定義全世界之所共認也。道德之定義既共認，則道德之範圍豈有不共認者乎？姑就其淺近者言之，有如求學爲學生應盡之本務，習久則臻其天性之自然，而爲勤勉之道德焉；衛生爲常人應盡之本務，習久則臻其天性之自然，而爲節制之道德焉；愛敬父兄爲子弟應盡之本務，習久則臻其天性之自然，而爲孝弟之道德焉；効力國家爲國民應盡之本務，習久則臻其天性之自然而爲忠義之道德焉。是故道之所在即德之所在也，道德之所在則天下一切事理之所在也。夫天下之事理無盡，故道德之功用亦無盡；道德之功用無盡，故君子之心量亦無盡。心量無盡，此所以藏之雖存于一身，而推之則普于萬有；信乎語大則其大無外，而天下莫能載，語小則其小無內，而天下莫能破。行諸家國，則道德即在家國；施諸民物，則道德即在民物。措諸事業，則道德即在事業；著之文章，則道德即在文章。道德之無所不在，即君子心量之無所不遍也。夫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此君子好學之道德也；見義必爲，聞過必改，去惡務盡，樹德務滋，此君子力行之道德也。非禮弗動，非義弗取，見危致命，委身不辱，此君子知耻之道德也。內省不疚，屋漏可質，仰不愧，天俯不忤，人此君子不惑之道德也；危邦不入，巖牆不立，天壽不貳，

修身以俟。此君子知命之道德也。臨深履薄，啓手啓足，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此君子歸全之道德也。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窮達利害不移其操，此君子持志之道德也。放之則彌卷之，則密浩然，獨存塞乎天地，此君子養氣之道德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忽焉在前，忽焉在後，此君子希聖景行之道德也。不謀其利，不計其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君子明理翼教之道德也。先憂而憂，後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此君子治國經世之道德也。立人達人，因材而篤，任重道遠，繼往開來，此君子參贊化育之道德也。聲名洋溢，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此君子光被天下之道德也。行世爲法，言世爲則，聖人復起，其出一揆，此君子儀型萬世之道德也。是故君子無所貴貴乎，有道德而已。

第三篇

君子之有道德也，君子而時修，小人之反道德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不知修省而無忌憚，是以踰限而每失檢點，縱慾而必至敗度，外受物感之所牽引，則理義湮沒而不彰，內任耳目之所誘惑，則聰明蔽塞而無用。舉凡博奕爭鬥，酗酒貪婪，放僻邪侈，荒淫流蕩，諸習以及一切傷風敗化，玷名喪節，寡廉鮮耻，悖禮蔑倫諸事，君子之所不欲爲，不敢爲，不屑爲者，而小人獨爲之一爲。

之不已。而至于屢爲之。屢爲之不已。卒至于道德淪亡。積惡戕身。雖死而不悔也。嗚呼。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賴有道德以爲之界限耳。道德淪亡。則人類與禽獸奚擇焉。人類有飲食夫婦之欲。則禽獸亦有飲食夫婦之欲。是飲食夫婦之欲。人類與禽獸無異也。人類有智識造作之能。則禽獸亦有智識造作之能。是智識造作之能。亦人類與禽獸無異也。推之人能言語。而禽獸亦能言語。人知感化。而禽獸亦知感化。然則人類之與禽獸。苟非以道德爲之界限。將何所從而有異耶。噫。此正道德之所爲尊貴也。人有道德。而禽獸不能有禽獸。不能有道德。此禽獸之所以終爲禽獸也。人有道德。此人類之所以靈長。萬物役使萬物。而配天地爲三才。以作宇宙萬有之主也。是道德者。天之所以獨賦于人。而人之所以獨稟自天者也。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天賦道德于人。而人自不能享用此自棄其天者也。人稟道德自天。而人自不能擴充。此又自暴其人也。自棄天賦。自暴人稟。此人之不欲爲人。而自儕于禽獸。不齒于人類也。人而自儕于禽獸。不齒于人類。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已。然而杏壇設教。必因其材而篤。時雨施化。定見有教無類。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屬人類。斷非不可教誨。即無不可感化之處。故雖不道德如小人。司教育之責者。苟能諄諄善誘。引登道德之門。亦未嘗不可使復其天命之性于本。

然也。是則道德尙未普及之前，有君子復有小人，而小人竟得與君子並稱。至于道德已經昌明之後，有君子即無小人，則小人皆盡化爲君子矣。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也。此道德不第爲人類判別禽獸之界限，實足爲小人升進君子之階梯。安得知幾之君子與之一辨善惡之原，而豫爲感化時措置地耶？夫導人爲善，每在善幾方動之初；禁人爲惡，亦在惡幾未見之先。幾者，善惡之微者也。人能從微處早辨而防之于未形，則教化之感應，使人日善遠罪而不自知矣。是故洗滌其利欲熏染之人心，而擴充夫仁義漸摩之道心，則其心正循踐，此藝倫稟賦之常形，而充實夫品物含章之美形，則其身修人果能革去其非心而自洗之，即可充實此美形而自踐矣。盡其心踐其形，乃所以充其在我之道德也。是故道德有于身，則我貴道德加于民，則我尊。非積學之士，又烏能時修君子儒爲己之學，而致萬物皆備于我耶？

第四篇

夫天。之。生。我。地。之。長。我。日。月。之。照。臨。我。父。母。之。鞠。育。我。師。友。之。教。導。我。衣。食。住。用。之。贍。養。我。無。非。爲。有。我。而。施。也。我。受。天。地。日。月。父。母。師。友。衣。食。住。用。之。錫。而。有。我。外。而。成。形。則。有。我。身。內。而。存。神。則。有。我。心。辨。而。接。之。則。有。我。名。推。而。及。物。則。有。我。性。理。而。治。事。則。有。我。情。與。天。地。參。則。有。我。存。我。

之爲我。如是其至重且至尊也。顧我可。不于我。之所以有我者。而加之意歟。我之所以有我者。無他道德。有于身。言行出于己而已。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慨自西學東漸以來。一般時髦俊傑。靡不醉心歐化。以自銜新奇。破除舊習。別建新猷。其情至深。其心亦至切矣。惜步驟太急。矯枉過正。其甚者且并中國數千年來相傳之道德精神。亦剷鋤不遺餘力。馴致流弊叢生。瘍洞膿潰。而不可收拾也。是故實利之說興。而厲行刻苦之風息。狡猾者借實利之名。以陰逞其奔競。攫取之私。欲馴致其極。必僅知有實利。而不復知有道德矣。自由之說興。則明嫌別微之迹。息奸險者。借自由之名。以陰逞其惑世誣民之私欲。馴致其極。必僅知有自由。而不復知有道德矣。平權之說興。則上下尊卑之分。息凶惡者。借平權之名。以陰逞其非孝犯上之私欲。馴致其極。必僅知有平權。而不復知有道德矣。社交之說興。則遠近親疏之誼。息淫亂者。借社交之名。以陰逞其濮上桑中之私欲。馴致其極。必僅知有社交。而不復知有道德矣。權利所在。上下交征。時會所趨。儼成風氣。社會道德。遂如江河之日下。無可挽回。十三年來干戈之擾攘。民生之日蹙。陷國家禍亂。

迭尋之境者，何莫非社會道德之日就卑下，暗釀明造，有以養成之也。故今中國之大患，不在軍閥政客之不能覺悟，不在共產過激之異說橫行，而實在道德之淪亡，足以使世風日就澆薄，人心日即奸險也。夫世風之日就澆薄，人心之日即奸險，固由于道德之淪亡，而道德之所以淪亡，實由于提倡道德者無其人，提倡道德者無其人，此道德之所以不明且不行也。昔者孔子嘗嘆道德之所由淪亡矣。其言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之過而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行之過而不肖者不及也。又曰：道其不行矣夫。又曰：中庸之爲道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論語引此句則無能字，中庸篇又少之爲德也四字。）夫謂德之鮮能，道之不明且不行，此孔子深嘆道德之淪亡，而其悲痛之聲一見于語言之間也。朱子之註若曰：知者知之過，既以道德爲不足行，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其所以行，此道德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德爲不足知，而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其所以知，此道德之所以常不明也。是故君子之于道德也，己未有知，則求其所以知之切，己未能行，則求其所以行之力。知焉而未達于行，猶非真知也。行焉而不得其知，猶非篤行也。故既能自明其明德矣，乃可遵道而行也。此所以道德文章萃于君子之身，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不忍默睹運會之潛移，道德之淪喪，教化之陵夷，慨然以弘

道新德爲己任。本其飢溺猶己之心，兼善同人之志，道濟天下，德化羣氓之懷，而經綸世變，教育英才，爲前聖繼絕學，爲後賢作師表，登高一呼，衆山齊響，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懿德出于同好，至誠自然交孚，四方之慕道好學，聞風興起者，不遠千里而來，拔茅連茹，同登道德之堂，盡性踐形，優入聖賢之室。從此一德一心，君子以同道爲朋，禹稱善人而不善人遠矣。故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保國粹以留民氣，尙講學以振士風，始自一人之獨善，而卒至天下皆善，此皆提倡道德，廣洽人心之益也。當今之世，欲求國勢之隆盛，民生之富強，時局之安寧，人心之正直，息內訌而弭外患，消戰燄而靖匪氛，非提倡道德教育，以尊重倫理，將何法以致之？孔子之播仁聲也，振之以木鐸，宣之以金口，近悅遠來，順乎天而應乎人，集義配道，敦有功求有得，則修身以俟，德不孤必有鄰矣。所以道德不可不提倡，而提倡尤不可無其人也。有心于國家之治安，風俗之醇厚者，詎可忽諸。

修身養心處世法門

楊踐形講

引言

處世有道。端在修身。養心得其法門。爾修養之術。雖盛于道家。實莫精於孔孟之學。其道皆制外以養中。蘊中而發外。得天地生物之仁心。而修之。養之。擴之。充之。故能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莫顯乎隱。莫現乎微。其道至中至庸。而其動至正。至剛。尋常日用。皆可見諸行事之實。而無謬果能遠而踐循者。莫不自得其效。身心日益清寧。志氣日益發揚。作事耐久。不倦處。變鎮靜。不昏。惡癖盡祛。積習可改。性情端正。心思精密。此皆儒家修養之效也。是故所思無邪心。廣體胖。知者樂仁者。壽道德有于身。康壽躋其域矣。

欲知儒家之修養。當先明儒字之解說。揚子法言君子篇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儒與伎之別。卽在通乎人倫。與不合人情二者之間而已。彼夫伎者。驚逐世之名。背彝倫之常道。術裂而爲方伎是也。未能知生。未能事人。邇之不察。致遠而泥也。則宜董仲舒曰。天地與人。三而成德。是故儒者之道。可以用世。而與人爲徒。卽可以軌世。而與天爲徒。所謂天人合一者。心外

無天。天即在心也。故能化人心之危。成道心之微。而轉利欲之私。爲義理之公正。唯其學優。則識優。識優。則行優也。此之謂一貫之道。

上篇 儒家之修養法門

儒家之修養說。迭經學者闡明發掘。夙造極詣。而功夫之精微。入手之次第。不能不各就心得見地。稍有出入。此派別所不能免也。會歸歷來儒家修養說之最著者。約可分三大法門。曰主敬法門。曰主靜法門。曰主觀法門。分述於後。

第一 主敬法門

主敬法門。宋儒主之。最力。程朱一派皆是也。其師說遠原於書訓。所謂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蓋君子以禮律身。無所不用其敬。曰修敬。曰中禮。所以嚴威儀。之瞻觀。而望之儼然。其有容壯志氣之剛正。而臨之凜然。不可犯。豈徒固肌膚之舍。而堅筋骸之束。已哉。實所謂一敬可勝百邪矣。凡分三派。列叙於次。

一曰克治派。省察克治之功。以此派爲獨多。論語云。克己復禮爲仁。至於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則克治之功。至此已造乎其極矣。其始亦不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耳

子之不貳過。子路之喜聞己過。豈止寡過云乎哉。此其所以爲難矣。呂與叔之克己功夫。屬此派。二曰修持派。聖人之言曰。修己以敬。其始也不過。言中倫而行中理。敬以直其內。耳而其至也。則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是以易繫辭傳有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程伊川朱紫陽皆屬此派之中堅。

三曰齋戒派。朱子云。敬却似箇畏字。然則君子之有三畏。即此意。曾子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子思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蔡西山之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皆屬此派。

第二 主靜法門

主靜法門。出於黃帝弘於道家。而闡於宋儒。尤盛於陸王一派。禮記樂記篇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淮南子亦言之。其殆主靜之師說乎。或竟主張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未免太着痕迹。而衛攝之功。實有不可湮者。然非上乘之說也。或謂寧靜思慮。默喻理道。或謂林泉逸勝。淑性怡情。豈徒曰有所不爲而已哉。實可由一靜以制百動矣。凡分三派。列敘於次。

一曰寂感派。易曰。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大學曰。知止而有定。定而能靜。靜而能安。安而能慮。慮而能得。邵康節之虛心無爲。而萬物備我。周濂溪之主靜立人極。謂無欲則靜。靜

虛則明明則通皆屬此派。

二曰存養派。孟子云。養心莫善於寡欲。荀子云。不以夢劇亂知曰靜。此主靜之正軌也。宋之程

明道陸象山明之王陽明皆屬此派。

三曰默契派。此派之說實已與主觀之說相近。而尤盛於明儒。

第三 主觀法門

主觀法門淵源於易。老周易觀卦彖傳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是以觀我生。觀其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老子道德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又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此皆主觀之師說也。夫主敬之過。流於拘迫。其極必至於爲狷。主靜之過。流於放蕩。其極必至於爲狂。敬一變而爲靜。卽再變而爲觀。與其靜而斷念甯靜。而善觀蓋靜。時心有寄頓。不至如猢猻之失枝。故靜中有動。動亦是靜。不至似死灰與槁木而閑思遊念有所距。不至雜起以紛陳矧參。觀諸境界。則理想日益高遠。智慧日益精進。豈徒此心不昧而已哉。實本乎一觀而備衆理矣。凡分三派列叙於次。

一曰主觀派。此派以我爲主。以物爲客。故曰主觀。凡孔孟之徒均主此派說。中庸曰。能盡其性。

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二曰客觀派。此派以物爲主。以我爲客。故曰客觀。凡莊列之徒。均主此派說。莊子見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見主人之雁。以不材死。歎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猶未免乎累也。

三曰懷疑派。此派以物我之間。無分主客。故曰懷疑。凡子莫告子之徒。均主此派說。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之東方則東流。決之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故也。

中篇 宋明道學諸家之修養訣

儒家之修養方法。既有三大法門。溯其宗派。支流亦甚衆多。惟是皆入門之不同耳。登堂以後。則彼此更無分別。而要其所歸。則存天理之公。而去人欲之私而已。理學之興盛於宋明。茲略述宋以後儒家之修養法於次。

第一 主敬法門之各家說

主敬法門。以程伊川朱紫陽爲理學之宗師。

胡安定與孫泰山石徂徠倡明正學。始以師道自任。胡安定教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

程伊川教人不出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敬爲修己制內之極功。故曰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

楊龜山于程門獨享者壽。遂爲南渡洛學大宗。三傳而得朱子爲理學正宗。其方法則合中庸與大學之說而一之。故謂格物致知以得修齊治平之道。而行之以誠。苟不以誠意爲主。雖有道不能行。

謝上蔡曰。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又言敬是常惺惺地。朱子謂其近於禪學者。以此嘗與伊川別一年。復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耳。伊川曰。何故。曰。檢點病痛盡在此處。伊川歎曰。所謂切問而近思者也。

呂藍田初以防檢窮索爲學。後見程子作克己銘以見志。博極羣書。涵養益粹。言如不出口。粥粥若無能者。

尹和靖在程門天資最魯。而用志最專。朱子亦曰。和靖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一個敬字做工夫。

終做得成。又云：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持守涵養處，分外親切。

羅豫章從楊龜山學最久，又學于程伊川。其操存涵養之功最深，故再傳而得朱子。

李延平從羅豫章學，冥心獨契。於是退而屏居，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屨空，怡然自適。一傳而得朱子，開理學正宗。朱子曰：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之氣。

張南軒文集，多有言修養實踐之功者。如曰：力貴乎壯，工夫貴乎密。若不密，雖勝於暫，終不可久。又曰：理義固須玩索，然求之過當，反害於心。涵養栽培，日以深厚，則玩索處自然有力。又曰：急迫之與因循，只是一病，不失之此，則失之彼。滅於東而生於西，要須本原上用功。其道莫如敬，則弊可漸減。

朱紫陽自見李延平，其學益大進。乃盡棄從前一切空濶泛說，而以二程之言爲歸。其學在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舉程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德則在致知二語教人。又論敬曰：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是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爾。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却似箇畏字。

蔡西山在朱門，爲領袖。其處家也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以身殉道被謫杖履。同其子沈行三千。

里脚爲流血。貽書戒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

黃勉齋能得朱子之傳。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朱子以其子妻之。

眞西山謂收放心養德行。雖曰二事，其實一事。又曰：窮理以此心爲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各窮其理，然後能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紛，精神紛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是個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

元之許魯齋學多切近之言，不徒爲高遠。如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略也。又曰：日用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明之吳康齋上無所傳，而聞道最早。身體力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間，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所謂敬義夾持，誠明兩進者也。嘗論爲學大體曰：聖賢所言，無非存天理，去人欲。聖賢所行亦然。學聖賢者，舍是何由哉？又曰：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動搖。只常常安頭在書上，庶不爲

外物所勝。

薛敬軒謂克己最難。然必能主靜以歸於敬，乃能克己。故云：主靜以立其本，慎動以審其幾。又曰：人不主敬，則此心一息之間，馳騫出入，莫知所止也。又曰：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又謂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其理。

胡敬齋之學，得力於敬，故其持守可觀。嚴毅清苦，左繩右矩，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其說持敬之要曰：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又曰：真能主敬，則自無雜慮，欲屏思慮者，皆是敬不至也。

羅整庵家居，每旦正衣冠，危坐觀書，獨處無惰容。

清之陸桴亭教人以立志居敬爲本，以聖經八條目爲程主，敦守禮法，講明實用，然後漸進於天人之微。

陸稼書世號當湖先生，以朱子解太極推本於敬，惟能敬然後能靜，虛動直而太極在我，其學以居敬窮理爲要，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掃見聞空善惡。

其不墮於師心自用而爲倡狂恣睢者鮮矣。蓋儼然有程朱之氣象焉。

顏習齋年三十與王養粹共爲日記。凡行之善否意念之欺歎。逐時自勘。注之。嘗暮行委巷中。背痒欲搔。旋自省曰。昏巷無人。容貌不莊。何以服鬼神。習齋年老不理他功。惟常習恭。覺萎。怠。習恭。莊。覺放。肆。習恭。謹。覺暴。戾。習恭。溫。覺矜。張。習恭。謙。覺多。言。習恭。默。覺矯。柔。習恭。安。其自治如此。

第二 主靜法門之各家說

主靜法門 以周濂溪程明道爲道學之祖師。陸象山王陽明爲心學之宗師。

周濂溪太極圖說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朱子太極圖說解釋有曰。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又曰。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周濂溪通書聖學篇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按靜虛無欲之言。宋以前釋老多說之。自周濂溪以後。又爲儒者修養之本矣。

程明道曰。自見茂叔之濂溪字學溪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茂叔窻前草不除。問之。云與

自家意思一般。黃山谷曰：茂叔人品甚高，胸懷洒落，如光風霽月。李延平謂山谷此言善形容有道者氣象。侯師聖學於程伊川，未悟造訪周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處來耶？周濂溪之善開發人心，大都類此。周濂溪主靜之旨，一傳而得程明道，遂爲洛學之祖，而開道學之門。

邵康節觀物外篇曰：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按與程明道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意，相同一旨也。又曰：心爲太極。又曰：道爲太極。又曰：先天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實開楊慈湖已易說之源。

程明道學於周濂溪，涵養功深，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其有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仍不動聲色。少時卽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返求之六經，而後得之。其言修養之法，莫備於定性書中。其說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又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此明道發明主靜之說，而立至善之標準者也。

謝上蔡承明道之說，以心爲仁，且云是活物，非死物也。謂學佛者知此謂之見性，遂以爲了。故終

歸幻空聖門學。○者。是此消息必加功焉。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操之則存。舍則亡。黃東發曰。象山之學。原於上蔡。全謝山曰。陸子之學。近於上蔡。蓋上蔡之說。實開心學之端矣。

楊龜山師事程明道。明道喜之甚。每言楊君會得再容易。其歸也。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沒。又師事伊川。其門人王震澤張橫浦亦稱無垢居士皆啟陸象山心學之先者也。

王震澤師事楊龜山。又師程伊川。而龜山最許之。朱紫陽最貶之。其後王陽明又最稱之。全謝山曰。予讀信伯震澤之字集。頗啟象山之芽。萌其貶之者。以此其稱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學。本無師承。東發以爲遙出於上蔡。予以爲兼出於信伯。蓋程門已有此一種矣。

陸象山少時。已悟宇宙二字之義。謂宇宙。卽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又曰。塞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學。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者矣。謂此理也。又曰。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順此理而無私焉耳。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又曰。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卽是主宰。真能爲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又曰。仁卽此心也。此理也。又曰。當使心一於理。而不容有二。所謂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議之者。

謂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無伎倆象山聞之曰誠然。

楊慈湖作已易謂天地卽我易卽我其言曰易者已也非有他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爲己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

袁潔齋曰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物者以是心也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又曰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楊袁二人皆象山之門人也。

元之趙寶峯讀慈湖遺書恭默自省有見於萬象森羅渾爲一體吾道一貫之意其學以靜虛爲宗明之曹月川學以力行爲主一事不容假借其論修養之要曰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三才者惟在此心又曰事心之學須在萌上著力又曰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

陳白沙之學以虛爲基本以靜爲門戶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爲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爲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間爲體認之則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爲實得故曰聖賢之心廓然

若無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又不特聖賢如此。人心本體皆一般。只要養之以靜。便自開大。王陽明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有未發之中。始能發而中節之和。視聽言動。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之明覺精靈處。即是知無有二也。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非。時時無是非。開口即是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是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也。陽明之致良知說。本於程明道。其知行合一之說。又本於程伊川。而心即理說。則承陸象山而來。故陸王二子同爲心學之宗師也。

心學之健將。能自樹修養之法式者。則有鄒東廓之主戒懼。聶雙江之主歸寂。羅念庵之主無欲。遠劉戩山提清誠意約歸慎。獨而良知之學。益臻實地。其論修養如何用工。夫曰其要只在慎獨。

工夫只在靜故云主靜立人極。又曰動中求靜是真靜之體。靜中求動是真動之用。體用一原。動靜無端。心體本是如此。故做周濂溪太極圖而作人極圖焉。

清初黃宗羲承劉戡山之傳。則以修德爲心學之本。而以慎獨爲入德之要。

李二曲嘗因心體論易。謂求易於易。不若求易於己。其論學以人心爲天下之大根本。人心正邪。則視學術。凡學在反身。道在守約。功在悔過。自新而必自靜。坐觀心始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悔乃能自新。

第三 主觀法門之各家說

主觀法門 以周濂溪爲誠學之宗師。邵康節爲先天學之宗師。張橫渠程明道爲仁學之宗師。李延平湛甘泉爲體認學之宗師。而以調和程朱陸王之學說者附於此。

周濂溪通書有誠上誠下等篇。蓋誠則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而從容中道矣。其言誠實本於大易及中庸之誼。即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及反身而誠之說也。故周濂溪之法門。在教人觀天地生物氣象。

邵康節觀物篇曰。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按以我觀者。卽主觀之說。

也。以物觀者，蓋邵康節主張客觀之說也。故其論爲學之極功曰：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又曰：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

張橫渠之西銘以民胞物與爲懷，善觀者莫切於此矣。其論學者修養之功，謂莫先於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天下之大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而體正。更要約時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弘大，自然舒樂也。若心不能弘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大，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於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

程明道識仁篇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理信智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其說識仁之方在於隨事精察，勿忘勿助，能識仁體自有萬物皆備之樂。學者加以存養之功，久則可庶幾於此。明道嘗與呂藍田問答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節，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時之氣象，即開李延平之驗心法。

李延平每默坐澄心，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嘗自謂曩從羅豫章學時，羅先生

令靜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學故朱子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王震澤答問致知之要曰宜近思且體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又曰莫被中字礙只看未發時如何。

魏鶴山私淑朱子之學而以心爲人之太極而人心又爲天地之太極以立兩儀以命萬物不越諸此自繼善以及於成性皆一本而分也而人心之靈則所以奠人極人極立而天地位焉此頗近楊慈湖之已易說實本於邵康節之心爲太極圖及周濂溪之太極圖說又謂人生有剛柔故有善惡在變化氣質則可以至聖賢是又本於張橫渠之變化氣質說矣其論修養之要曰吾儒只說正心養心不說明心又論無欲與寡欲之辨曰聖賢言寡欲矣未嘗言無欲也不入主敬主靜兩門故附於此。

元之吳草廬嘗言朱子于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于德性則其蔽必偏於語言訓釋之末又曰朱陸二師之爲教一也此可見有和會二家之意。

鄭師山嘗以太極圖說與西銘比較。謂二書之言雖約。而天地萬物無不備矣。此非精於周濂溪張橫渠之書者不能道。又道朱陸異同。曰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各因其質之所近。故所入之途有不同。及其至大本達道。豈有不同者。嘗謂學者曰。斯道之懿。不在語言文字之間。而具於性分之內。不在高虛廣遠之際。而在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覺後。亦和會二家之說者。故二人均附於此。

明之胡敬齋陳白沙同師吳康齋而略有異趣。胡敬齋近於狷。故曰靜中有物。則只是常有箇操持主宰。而無空寂昏塞之患。又曰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

陳白沙近於狂。其與賀克恭書曰。爲學須從靜中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又曰。見吾心之體。常如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

湛甘泉學於陳白沙。與王陽明同時。講學及門者甚盛。王陽明標致良知爲宗旨。湛甘泉標隨處體認天理爲宗旨。學者遂以王湛學說之異。各立門戶。其間爲之調停者。謂天理與良知一也。體認與致亦一也。甘泉又言知行並進。又言求放心。嘗作心性圖說。然二家往復辯詰。終不可以強

合也。

清之孫夏峯持身務自刻砥。而與人無町畦。每晨起謁先祠畢。澄心端坐。雖疾病未嘗有惰容。有問學者。隨其高下。淺深。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其學始以象山陽明爲宗。晚更利通朱子之學。其旨以慎獨爲宗。而于人倫日用間。體認天理。嘗言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盡分。乃終身行之。不能盡者。又言自七十以往。每閱十年。功加密。惟獨知之地。不敢自欺。無或懈而已。家故貧。日食常不繼。嘗與友講學。自晨至日昃。始得豆麵作羹。怡然無不足之色。自言從憂患困鬱中。默識心性。本原生平。得力實在此。

湯潛庵學于孫夏峯十年。爲學兼綜。程朱陸王之長。大指主于刻厲實行。以講求實用。身居揆職。自奉甚儉。佐膳惟豆腐羹而已。故時號爲豆腐湯。實有乃師之遺風。此二人皆會合程朱陸王之說者。故附于此。

下篇 道學之導源及靜坐

道學之名起自宋儒周邵程朱以來。蓋兼採道家佛家之精華。消化融通。善變而成儒家哲理之中心者也。濂溪太極圖康節先天圖實爲導源之始。厥後一變而爲紫陽之理學。再變而爲陽明

之心學焉。

第一 宋明道學出於道家之證

周濂溪太極圖本名無極圖。得之於道家。昔河上公傳修養之旨於魏伯陽。伯陽以其說授鐘離。權權以受呂洞賓。嵩以授陳圖南。摶以授种放。放以授穆伯長。修以授周濂溪。其圖四位五行。其中由下而上。初一日玄化之門。次二曰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次三曰五行定位。五氣朝元。次四曰陰陽配合。取坎填離。最上曰鍊神還虛。復歸無極。故曰無極圖。乃養生家修鍊之術也。周濂溪取而轉易之。爲圖亦四位五行。其中由上而下。最上曰無極。而太極。次二曰陰陽配合。陽動陰靜。次三曰五行定位。五行各一其性。次四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最下曰化生萬物。更名之曰太極圖。仍不沒無極之旨。然則太極圖出於道家。而原於易。故陳濂溪因之以明易。

邵康節先天圖及卦變圖亦均得之于道家。同出於陳圖南。摶以授种放。放以授穆伯長。修以授李挺之之才。之才以授邵康節。康節因之以明易。而演爲皇極經世一書。然則周邵二子皆得其學說於道家。以歸儒家。而其原實同出於周易也。故周易一書貫天人而致中和。贊化育。至修養云者。僅其萬分之一端耳。

宋儒修養之術所以本於道家而又勝於道家者正以其能善利用之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豈徒後來者居上而已哉善變與不善變之辨也

第二 宋明道學各家之靜坐

秦漢以來學者不聞教人默坐澄心以爲修養之學自宋以後靜坐之說甚盛其源雖本於道家而其風實行於宋儒故自周濂溪邵康節程明道等既主靜以爲學者法式而伊川亦嘗瞑目靜坐游薦山楊龜山立侍不敢去久之乃顧曰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靜坐法門程伊川傳之楊龜山龜山傳之于羅豫章豫章傳之于李延平延平論靜坐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亡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

朱紫陽承李延平之學亦言靜坐曰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坐思量方始有依此法去做真是不同朱子之學擷取佛道兩教之精華以發揮儒教之至理而於陰符經參同契尤爲玩索有得故朱子固嘗以靜坐之法教人惟不專主於靜坐已耳

楊慈湖初見陸象山聞其本心之說忽覺此心澄然清明既退拱坐達旦質明納拜受業後觀書

有疑。終夜靜坐。不能寐。瞳瞳欲曉。灑然有物脫去。此心益明。

元之趙寶峯承楊慈湖之餘習。頗論靜坐。嘗曰。凡除合應用之事。外必入齋莊之所。靜坐。又曰。凡得此道。融化之後。不可放逸。所寶者。清泰之妙。猶恐散失。宜靜坐以安之。又曰。凡日夜靜坐之後。若即寢席。無非此道。若非此道。不即寢席。庶不失。雖寢而不寢之妙。又曰。凡行往坐臥。雖未能精一。亦必有事焉。雖應酬交錯之間。未能無間斷。無忘可也。

明之吳康齋嘗示細密至微之修養法。曰。食後坐。東牕。四體舒泰。神氣清朗。讀書愈有進益。數日趣同。此必又透一關矣。

胡敬齋論調息非存心之法。曰。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法。豈假調息以存心。害道甚矣。此敬齋靜坐之法也。

陳白沙築陽春臺靜坐。其中不出國外者數年。

劉戡山云。主靜工夫。最難下手。姑爲學者說方便法。且教之靜坐。日用間除應事接物。外苟有餘刻。且靜坐。坐間本無一切事。卽以無事付之。卽無一切事。亦無一切心。無心之心。正是本心。又云。只在尋常日用中。有時倦則起。有時感則應。行住坐臥。都作靜觀。念息起居。都作靜念。昔人所云。

勿忘勿助。問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真消息也。又云程子每見人靜坐。便知其善學。善學者。只是求放心。親切工夫。從此入門。卽從此究竟。非徒小小方便而已。會得時。立地聖域。會不得時。終身狂馳。了更無別法可入。不會靜坐。且學坐而已。學坐不成。更論恁學坐。如尸坐時習。學者且從整齊嚴肅入。漸進于自然。劉蕺山靜坐之說備矣。學者闡研蕺山之宗旨。可以知儒教靜坐入手工夫之所在矣。

此上所述皆儒家修養之法。平正切實簡易可行也。學者果能于修身養心得其法門。則處世之道始可與言矣。

第三 修身養心之極功卽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聖道

道家儒家同出于易道。故同言道術。豈徒同言修養而已。周禮天官太宰篇曰。儒以道得民。漢書司馬相如傳注曰。凡言道術者。皆曰儒。可證也。蓋自伏羲畫卦以來。神農作易首良。夏人因之曰連山。黃帝作易首坤。商人因之曰歸藏。周人因伏羲首乾而作易曰周易。初柱下史老聃參考三代之易。獨祖述黃帝。證諸漢志。道家書目有黃帝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莊子知北遊篇。引黃帝曰。其文皆卽老子書中語。故言道家者。皆並稱黃老。而以老子爲道術之大宗。儒有六學。皆先聖

王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其執中一貫之學。尤爲列聖傳授之道。統心法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獨契周易集羣聖之大成。爲時中之至聖。得其傳者。顏曾至子思爲正宗。再傳而有孟子爲大同學宗。荀子爲人文學宗。莊子爲進化學宗。莊子兼嗣道家爲道術之大宗。孟子獨傳儒家爲道術之正宗。道家專講修養。無論矣。儒家尤分言修身養心。見于正宗四聖者。孔子象傳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曾子大學曰：自天下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子思中庸曰：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皆言修身之要也。按朱子解修身。謂省察克治之功是也。其在論語。則曾子吾日三省吾身。或變身言已。如克己復禮。及修己以敬而至安人安百姓。在文言傳。又言修業修辭矣。中庸又言修道矣。其實所修者無不同也。而養心莫善于寡欲。昌于孟子極其能養之功。則有養性養氣養志以至養體之養。其養雖同。其所以養不同矣。然養其心亦即盡其心。存其心也。大學則稱正其心矣。亦即孟子欲正人心之正心也。所謂正己而後能正人。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是故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矣。修身養心之極功如此。聖人處世法門宜莫大于是。

入聖階梯爲人必讀 卷一

楊踐形講

第一篇 爲人之道

第一章 人物之辨不徒在形

所貴乎人者何在乎。惟人爲萬物之靈也。人亦萬物之一耳。獨何以貴爲萬物之靈。夫飲食男女之欲。物類有之。即人類亦有之。是飲食男女之欲。人類與物類無異也。智識造作之能。人類有之。即物類亦有之。是智識造作之能。亦人類與物類無異也。推之人稟天性而物類亦稟天性。人知感化而物類亦知感化。然則人類之與物類將何所從而異耶。世人或多狃於形體說者。每謂人有人之形。物有物之形。人物之成形不同。故人物之爲類可辨也。其最著者。即在圓顛方趾。昂身直身。唯人類有獨然而非物類所能共也。其說然矣。而尙未也。蓋潛躍飛走之屬。成形本各不同。圓顛方趾。昂首直身。人之所以爲形耳。使徒具人形而不盡人理。詎足以自顯靈蠢之別。貴賤之殊哉。即使節之於言語以爲靈文。之於衣冠以爲貴。然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獼猴而冠不離走獸。人所以貴爲萬物之靈者。亦何嘗有在於是。是故人得天地之正氣以生而與萬物不同者。不在徒有此人形。而在既得此成人之形。尤須能盡此爲人之道也。其說蓋莫詳備於儒者之書矣。

第二章 儒者爲人之道

夫儒者之道。明忠恕。止至善。樂天知命。修己安人。以身作則。務求實踐而已。故其立身處世。待人接物之常。別嫌明微。辨幾應變之方。隨在必。斟酌天理人情之合宜。與權衡時勢地位之適當。各就其環境所需。能力及損益趨避而爲之法。則焉。所以使人有軌可循。有路可達。則自然共由道義爲君子。而不復迷陷邪僻爲匪人矣。故儒者之教人也。必告之以言。行動默之方。進止從違之宜。是非得失之途。吉凶悔吝之故。以求知其事理之當然。此蓋所謂爲人之道者歟。以此化人固爲教。以此自勉則爲學。儒者之所教所學。無非爲人之道而已。是故前聖諄諄其所垂訓爲教者。皆教此爲人之道也。後賢孜孜其所進修爲學者。亦皆學此爲人之道也。教非此爲人之道。則前聖無事乎垂其教。學非此爲人之道。則後賢亦無事乎進其學。至矣哉。此爲人之道。乃既受人身而具。人形者。應盡之天職也。故人之一生。所以爲身家爲社會。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者。無非實踐此爲人應盡之天職焉耳。人能實踐此爲人應盡之天職。庶幾無愧於天賦之人形矣。

第三章 聖賢與衆人何別

夫所謂聖賢善人者。同有是五官四肢。則其形同也。同有是七情六欲。則其心亦同也。見之於動

靜則同是言行推之於身世則同是倫常聖賢亦猶人未必聖賢之有異於衆人也何以彼獨爲聖賢而衆人乃不能蓋聖賢不徒有是成人之形而能盡是爲人之道修其實以副其名實而不虛盡而無缺是故歷來聖賢所說所傳之道莫不切於人生日用之常極易躬行實踐之理雖匹夫匹婦之愚皆可與知與能效而行之則而象之又皆得受其立身處世之實益聖賢教人無非爲人之道應盡之天職此其明徵也然則爲人之道固聖凡同具賢愚皆備既同是形必同是理天爵之尊天民之貴聖賢不獨有也惜乎衆人有之而不自知雖有其形而不能盡其理雖有其名而不求踐其實覩然人身而深昧爲人之道不亦枉虛此生去聖愈遠乎。

第四章 如何不負此人身

夫理寓於形既有是形必具是理是故得物之形而具物之理者然後號之曰物有人之形而盡人之理者然後號之曰人人物之成形不同即人物之爲理各殊也號之曰人曰物者僅其名而所以爲人爲物者則其實也人類參乎天地而爲三才貴爲萬物之靈而與萬物不同既得人身尤須盡得人理然後有其實乃能稱其名實之所在即名之所在也形之所在即理之所在也人類本其所得於天者以有是形以有是名則莫不有所以然之故焉莫不有所當然之則焉此所

謂天性也。即所謂實理也。戴震曰：人物成性不同，故形色各殊。焦循曰：禽獸之形色不同乎人，故禽獸之性不同乎人。惟其爲人之形，人之色，所以爲人之性。聖人盡人之性，即所以踐人之形。正欲維持爲人之道，以與禽獸別也。不然，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苟不明爲人之道，而拂乎人性之善，則不能盡人之性，必不能踐人之形。隄防旣撤，樊籬盡毀，將與禽獸奚擇焉？是不啻以形人之身，而自入於禽獸之途矣。李安溪曰：不盡性，無以踐形。不踐形，無以爲人。旨哉斯言。可以爲入聖之要矣。程明道曰：惟聖人爲能盡人之道，故可以踐形。又曰：聖人人倫之至，故可以踐形。人倫實即人道。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類，凡有五倫。聖人千言萬語，無非爲五倫說也。禮記中庸篇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盡性者，盡此五倫之天性也。踐形者，踐此五倫之人形也。一倫之性，有未盡，則一倫之形，有未踐也。是以恐懼修省，反身而誠，有所不足，不敢不勉焉。嗟夫，形色天性，人皆一之。仁義道德，人皆有之。愚不肖者，縱其肢體之欲，戕此性命之全，徒具爲人之形，而不能踐人之實，辜負此人形，即辜負此天賦也。將何以內報父母教養之恩，外對國家期望之殷，人之生身於天地間者，不亦贅乎。尙何貴爲萬物之靈哉。

第五章 如何能踐此人形

形者。天之所賦。人之所稟。語類以爲耳目之類是也。是故旣成耳目之形。卽有耳目之性。而具耳目之理。箕子曰。視曰明。聽曰聰。視謂之明。聽謂之聰。皆耳目自然之性。本然之理也。能盡視聽之本然。自然則能踐耳目之形矣。苟視聽不足於聰明。則是有耳目之形。而無耳目之實德也。無如衆人。囿於形氣之偏。狃於習俗之蔽。而不能無私欲之累。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自然之性。本然之理。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故雖有是形。而實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理。能盡其性。而無一毫私欲之累。雜于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貌則極恭。言則極從。蓋凡形色自然之性。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焉。踐形之旨。約有二義。一是實踐。此形而不虛。一是盡踐。此形而無缺。總之。循踐此彝倫稟賦之常形。而充踐夫品物含章之美形也。人之視聽貌言。發之於心。而彰之於形。人果能革去其利欲熏染之心。而擴充夫仁義漸摩之道心。則亦可充實此美形而自踐矣。世之學者。莫不以正心修身爲處世進德先務之急。然不知心何以使正。身何以使修。高談妙理。寧能有當於徵驗。況心乃虛無。而形則實體也。虛者不可見。而實者有可恃。與其語入虛無之心。以詔世而鑽研夫性命之精微者。爲難於領悟。則何如指出實有此形。以示人而體貼。夫倫常之切近者。爲易於曉諭。耶。故聖賢教

人必就其知能日用之理。而可以躬行實踐者。爲之範圍楷模。不離乎爲人之道也。故謂之踐人之形。

第六章 善師古人之言行

夫人類所稟天賦之形。既皆同。則人類所由實踐之道。亦無異。故踐形之義。又與踐迹之義相成也。踐迹者。程子謂如言循途守轍。語類謂猶言循規蹈矩。而論語後錄則云。循道也。甚是。道者。即指子張問善人之道也。踐迹之踐。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引說文云。步處也。踐形按步處者。正善人所遵行之道。即步亦步。趨亦趨之義也。故顧炎武日知錄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所謂踐也。先聖之教。皆說命所謂學於古訓。康誥所謂紹聞。衣德言。以至詩書六藝之文。三百三千之則。有一非踐迹者乎。孔廣森經學卮言曰。善人所行之道。當效前言往行以成其德。譬諸入室。必踐陳塗堂戶之迹。而後可循循然至也。孔氏所謂善人。當效前言往行以成其德者。即易大畜象傳所謂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夫詩書六藝固皆古人之陳迹。然循而遵之。則亦可以漸於聖賢之域。豈不以嘉言懿行實有足以令人景仰而興起者。是故君子以人爲鑑。以古爲鑑。多見聞以慎其餘。博學文以紹前修。好善如不及。見賢而思齊。有爲者乃有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之嘆。然則能踐一己之形者，亦必能踐古人之迹。惟其能循踐夫前言往行之懿迹，以求至其道而後，乃能充踐夫天賦人稟之美形，以盡復其性。踐迹即所以踐形也。故始知孔子之言踐迹，孟子之言踐形，其說雖各有取意，而其旨則皆以爲人之道。寡過之方，教人所謂言寡尤，行寡悔，樂在其中矣。孔子聖人，然兢兢以徙義改過之未能爲憂，故卒以學易而可以無大過。吾儕困學勉行，服膺自策，亦庶幾寡過而自新，以實踐此天賦之人形也。世之賢人君子，苟有志於聖賢爲人之道者，請先從實踐。此天賦之人形爲始，而凡立身處世待人接物之常明，嫌別微辨，幾應變之方，隨在必斟酌。天理人情之合宜，與權衡時勢地位之適當，以求知其言行動靜進退從違之宜，是非得失吉凶憂虞之故，而嚴自省察，篤志進修，則行道有路，入德有門矣。

第七章 善修己身之言行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而答顏子四勿之目，又以言、動、視、聽之後，人有耳目，則斷不能無視聽。言動繼之，可以知言、動之要矣。動即行也。子嘗言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學文必在裕行之暇也。子叙四科，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爲序，實即仍以四教爲四科，而崇言行於政文之上耳。此皆聖門之重。尚言行有足徵者。大戴禮曰：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是故聖賢之教人。

也。告之以言如何行如何則理得而事吉。吉當趨之。動是也。默非也。又告之以言如何行如何則理失而事凶。凶當避之。動非也。默是也。使人咸知吉凶禍福之機在於己。即在己之動靜語默。有得有失而已。得且吉人所喜也。失且凶人所惡也。人孰不欲趨於得之途。是之途避於失之途。非之途。故人知吉凶禍福在於己。不在於他。則趨避之間。自必爲之權衡矣。昔我孔子嘗極論言行之道。而著其意於易繫辭傳。所謂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是故孔子以來。聖訓之所垂。法範之所存者。至今猶可想見焉。即經傳所說。亦莫非嘉言懿行之常道。其論言行本質之實。一則曰。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再則曰。非法言不敢言。非法行不敢行。蓋人能如此。則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矣。所謂言忠信。行篤敬。是也。其論言行相關之理。一則曰。言之非艱。行之維艱。再則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蓋人能如此。則言顧行。行顧言。言行相顧矣。所謂庸言之行。庸行之謹。是也。至於聖賢修省言行之方。極有層次。循序漸進。其始也。言必信而行必果。其繼也。言寡尤而行寡悔。其盛也。言有物而行有恆。其終也。言中倫而行中理。而極其至也。則言而民莫不

信。行。而。民。莫。不。悅。斯。可。以。言。而。世。爲。天。下。則。行。而。世。爲。天。下。法。矣。此。則。聖。學。之。大。成。非。及。其。門。升。其。堂。入。其。室。者。莫。能。道。也。有。志。聖。賢。之。學。者。可。不。知。所。勉。夫。

第八章 忠恕是聖門一貫之學

從來言聖之至者無過於孔子矣。孔子者集羣聖之大成號時中之至聖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立人道之至極爲萬世之師表自生民以來實所未有也。豈第中國之言六藝者皆欲折中於孔子而在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之倫莫不尊親孔子之道至大蓋可知矣。然其所以躬行而與教人者則惟一貫之道嘗著爲人處世之方以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貫之傳惟曾子獨得其旨而其解一貫之義則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者盡己心之誠恕者推人物之同也人能盡己心之誠而推人物之同則胞與爲懷而無間則仁矣。故我孔子嘗舉仁道之大而必由忠恕一以貫之也。夫曾子親傳孔子一貫之道而每日嘗以爲自省之方曰吾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友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又變忠恕而言忠信者推己之誠則爲恕待人以誠則爲信知忠信之即爲忠恕也。論語記孔子以四教而忠信居其二是我孔子平生所常言者厥維忠信二字曰主忠信無

友不如己者。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曰言忠信。行篤敬。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忠信者。孔子教人之言。亦即孔子躬行之實也。人無信不立。而信之實。必本於忠。忠信不二。所以爲一貫之道也。至所謂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又變忠信而言忠愛者。在我自存。則爲信對人所施。則爲愛也。然其愛人之心。必發於盡己之忠。故孔子有時亦獨言忠焉。如曰言思忠者。蓋與人交際之始。莫先於出言。言而能誠。乃可推之他事。樊遲問仁。孔子告之曰。與人忠。此可見忠爲交際要道矣。子貢問友。則告之曰。忠告而善道之。可知聖人與人。無所不盡其忠。即無所不存其誠也。季康子問使民而告之曰。孝慈則忠。此又上行下效。風厲草偃。所謂不言而勸。不令而行。盛德感化之至也。夫聖人之教。無非盡己之誠。以盡人物之誠而已。盡己之誠。所謂忠也。盡人物之誠。所謂恕也。約其旨。則稱忠已足。廣其義。則舉恕乃備。而凡忠信忠愛等語。皆隨所施而立名耳。惟忠恕之義最大。故曾子謂爲夫子一貫之道。禮記中庸篇引孔子曰。忠恕違道不遠。即大學所謂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周易文言傳云。忠信所以進德也。故中庸以忠恕爲道。大學以忠信爲道。中庸之所謂道。即大學之所爲道也。學庸之所謂道。又即文言之所謂德也。是故人能盡己之誠。以推之人物。則可以知進德之基。入道之門矣。所謂道不遠人。求仁即得。萬物皆備。在我而已。

第九章 盡己推人即入聖階梯

孔子贊易於復卦象傳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曾子之傳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子思子之述中庸曰。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孟子繼之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孔曾思孟。一脈相傳。皆以修身立人道之極。而修身之方。則在誠正而已。誠正之存於己者。忠也。而其施之於人物者。則恕也。忠恕者。實聖人之所以爲教。聖人之所以爲學。而修身之本。爲人之道。須臾不可離。所以一貫也。我孔子之教人也。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言。一貫之傳。雖惟曾子所獨得。而一貫之道。實亦門人所共解。撮其爲人處世之要。忠恕一貫之義。則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八字。可以盡之。中庸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程子以爲恕也。而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程子以爲仁也。實皆即一貫之道。忠之義也。蓋孔子嘗語子貢矣。曰。子一以貫之。子貢豁然有悟於孔子一貫之旨。故發明其義。而有此說。是聖門之傳一貫之道者。曾子之外。尙有子貢存也。而子思中庸之說。雖上承家學之淵源。亦兼得曾子之心傳。故於一貫之道。如出一轍耳。曾子一貫之道。見於大學一篇。其言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

謂絜矩之道。曾子所謂絜矩之道。即孔子一貫之道也。子思子一貫之道。見於中庸一篇。引孔子之言。君子之道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君子之道。即至誠之道也。子思子至誠之道。即孔子一貫之道也。其後孟子得其傳。而昌明仁義。約其旨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反身之道。亦即孔子一貫之道也。一貫之道者。孔曾思孟四聖互相傳授之道。亦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列聖相傳。允執厥中之道也。在時位謂之中。存於己心謂之忠。其義一也。中則無不正也。故大學有正心之目。孟子有正人心之辨。皆所以成其爲中也。即所以盡其一貫之道也。一貫之道者。盡己心之誠。而推人物之同也。夫人之生。不過數十寒暑耳。然其精神之磅礴。布濩大涵宙合。細入無垠。充其量。可以位天地。育萬物。德業之盛。悠久無疆。若是者。何也。盡己心之誠。而推人物之同也。此一貫之道。即入聖之階梯也。踐形服膺一貫之道。既久。故特表而出之。以與世之有志聖賢之學者共勉之。

入聖階梯爲人必讀 卷二

楊踐形講

第二篇 作善之方

第一章 人能明理所以靈貴

夫人之所以貴爲萬物之靈而與禽獸異者其幾希之微不在形式不在精神乃在明理與不明理之別耳人能明理故所作所爲一遵諸理事之合於理者則爲之其不合者則不爲也所謂理者自然之法則萬類之生存百事之成功無不以此爲斷如此而能生存而能成功則其所作所爲必合於理亦即以此爲理也故事無善惡理無臧否順自然之法則可爲而爲之毫無些微之勉強其成功其生存亦不自期而不得不然故可以爲理如天寒則必增其衣被腹飢則必充以飲食衣之而暖食之而飽此自然之理毫無勉強者也若已暖而更加之衣已飽而更進之食則過乎自然之度失其理之自然非但無益而又害之此自然之理所以非人力可勉強也即小以喻大由此以推彼凡人動靜語默一是皆有自然之法則若依其法則而爲之則取暖取飽隨所欲爲無不如願或過其自然之度則所得反是自然之法則世人謂之道合乎自然之法則則謂之善人之動靜語默皆遵道而行依善而立則此人世必謂之善人矣

第二章 天性與習慣

人之初生氣質雖或不齊而天性本來皆善縱有賢愚之分初無厚薄之殊即有厚薄之殊斷無存亡之異及其長也所受四面環境之積感無非知誘物化之浸潤凡平日所以董其心濡其耳染其目者皆足使其志向墮落欲根堅深蔽以偏執而忘其全備養以四肢而遺其大體朝於斯夕于斯與日俱進潛移默化轉變而不覺習焉而不察於是習非成是習與性成遂有第二天性之名與俗相摩與初相違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也甚至有見外物形形色舉足以動其心搖其神者無不馳心外物而汨其固有之天良棄其當盡之本職日就月將漸積果於爲惡而性與惡俱化本性之善不復存矣噫此惡之所以日長而善之所以日消也善日消則惡自日長至於善之本性全沒則惡之客氣全肆是即世之所號爲惡人者也此豈人之本惡耶知誘物化漸積而心日即於邪有以致之使惡積之人一旦悔悟滌去從前一切爲惡之舊染積習而格其非心新其明德則人皆可以爲善也人皆可以爲善者人人同具五官四肢之正人人同賦天命至善之性則固人人可以爲善亦即皆可以至於善人之域也是故互鄉難言而孔子化之闕黨將命而孔子進之所謂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今日自省其身自求其心即今日

而與其新也。今日自修其身自正其心。即今日而與其立也。新德既彰。舊惡自除。此聖人勉人改過遷善。以至善之地。自適也。然而人欲易肆。天理易泯。敬心稍衰。而非心即繼。可不畏哉。是以中庸著戒慎恐懼之義。大學著十目十手之嚴。論語著三省四勿之旨。甚矣心之易入於僻。而難臻於正也。其可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一刻不容怠忽。時時常存敬畏之念。防微杜漸。惟恐外物之來引誘。所以如保赤子。如憂疾病。而收束身心。安於廣居。此即正心之旨。而君子修身之義也。

第三章 性之至善

從來說性之至確至當者。莫孟子若。孟子私淑孔子之薪傳。上紹列聖之心法。獨有得於性道之理。夫性道之爲義。至精至微。雖以孔子之聖。設教以化三千七十之徒。而性與天道。孔子獨不爲門弟子言者。以子貢之賢。猶以不可得聞爲嘆。性道之理。爲聖人所不言。而聖門所不聞也。嘻。此說似矣。而實非也。夫性相近。習相遠之語。非親出諸孔子之口。而記於論語之書者耶。性近而習遠。此孔子之言也。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子思子之言也。是故孟子上契孔子。而承子思子之傳。遂昌明性善之說。其後董仲舒與朱子之徒。皆紹述其旨。而朱子直斷曰。人性皆善。而覺有

先後。覺有先後者。即先覺後覺之義。亦即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其所行之者一也。亦即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故孟子有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即所謂聖人亦人也。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又曰。堯舜與人同耳。然則人無聖凡之別。其性無不皆至善也。故孟子又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又以不善爲非才之罪。至於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此孟子極端昌明性善之說者。即孟子上紹孔子而承子思子之傳也。或曰。子思子言天命之性。故無不善之理。若孔子止言性之近。未嘗言性之善也。何以徵知孔子必主性善之說耶。徵諸周易繫傳而知之。孔子著其性善之旨於易象。而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其文前後相承一貫。此性說之可據者也。蓋孔子刪詩書。而採擷其菁華。故述其性善之意於周易之傳耳。夫人之生也。既稟天命以爲性。發爲天德。見爲天則。形於言行。而爲天良。秉於職分。而爲天性。尊之爲天爵。貴之爲天民。其有善無不善。蓋可思矣。

第四章 性情合一

古人論性情之關係。約有四種。一曰性善情惡。二曰性情皆惡。三曰性情皆有善惡。四曰性無不善。情有善惡。說雖有四。其認情爲萬惡之源。則一也。其然乎。豈其然乎。蓋嘗稽諸周易之傳。孔孟

之說矣。孔子贊易繫傳曰：設卦以盡情僞。又曰：情僞相感而利害生。以僞偶情，即以害偶利。可知情之不爲不善也。故文言傳曰：利貞者，情性也。情之爲利，所以偶僞之爲害也。情豈有不善乎？孔子既沒，微言不存，情之學說遂湮。後之人鑑於戰國之世人欲橫流，道心寢微，遂分情惡之辨。至於其極，更有性惡之論。獨孟子抱同善之願，肩當仁之槩，私淑孔子之心，傳始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又曰：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是故人無有不善。豈止性善而已？情亦善也。情者，性之發也。當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性之善也。及其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情之善也。使果性善而情惡，是將未發是善，已發即惡乎？善發而爲惡，是善即爲惡。惡從善生也。善惡之辨何在？善必未發，發無不惡，是將滅其人情而後爲善乎？聖人之教，無非盡夫人情而已。若必滅情以率性，而後方爲去惡從善，是不近人情之尤者也。又安能以此垂訓？嘗讀漢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曰：情亦性也。可知性情互爲體用。正是異名同實。性外無情，情外無性。性即是情，情即是性。天命之性本來至善，人發之情獨不至善乎？異哉後世情惡之說也。是故惻隱之心，仁之情也。羞惡之心，義之情也。恭敬之心，禮之情也。是非之心，智之情也。是四端者存之於天命，則爲性。見之於人發，則爲情。性情豈可離二乎？

第五章 情之至善

夫人之情。活潑流行。理無間斷。是故至全無缺。雖有喜怒哀樂之異。苟非知誘物化之變。則性中情和時然。後發誰非至善。所謂誠於中。形於外者。不能自期。亦不能自禁也。禮記樂記篇有云。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豈可阻其生機。抑其時發。而後爲至善乎。亦惟有一任天則。順其自然。導以至誠。使之中節而已。所謂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是也。況乎天性之命。常止至善。而人情之發。隨感有應。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則怵惕惻隱之心。不期而生。此皆至情之流行。有非可以勉強安排者。即性之自然也。故皇侃論語義疏引王弼註云。自然親愛爲孝。推愛及物爲仁。仁孝本於自然之愛。此至情之本。於天性。即至誠之所以無息也。聖人教人。舍此至情之外。復何有。故周易豐卦彖傳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恆卦彖傳曰。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大壯彖傳曰。大者壯也。正大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萃卦彖傳曰。萃。聚以正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聖人屢言天地萬物之情。若情不善。聖人何爲而屢舉天地萬物之情也。萬物之情。或有不善。天地之情。豈亦不善乎。聖人觀於咸。恆。大壯。萃。而見天地萬物

之情。故知幽明之故。知生死之說。知鬼神之情狀。至於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禮記中庸篇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正是聖人能見天地萬物之情。故能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天地萬物之性。而與天地參也。世說文學篇曰。易以感爲體。蓋至情之流行。本是無思無爲。隨感而應。無不恰好。所以萬物化生。無非天則之流行。雖爲道屢遷。變動不居。然皆行所無事。總不失其至善之存。是以聖人之動靜語默。悉符天則。即日用應酬。亦莫非至情之流露。故沛然莫之能禦矣。豈有或助或禁。而錮其至情以爲善耶。蓋至情之體。至善。周行於天地萬物之中。而無所不在。至情之用。又至大至剛。充塞乎天地萬物之間。而無發不和。故繫辭傳曰。以類萬物之情。又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可知情者。至善之發。而作聖之秉也。人苟不欲爲善人。則已。果欲爲善人者。可不於至善之情。已發之利。而三致意乎。

第六章 善惡之對待在得失

夫善者。人性之本。天命之理。學之所師。國之所寶。可以正己。可以治人。可以接物。可以處事。凡百令德。惟善是依。大學云。止於至善。至善者。固有之職分。當然之性分。良知之正則。本務之極則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並非超乎庸言庸行之上。出乎中倫中理之外。別有善者在。苟非尋常。

日。用。當。然。固。有。之。理。者。則。無。所。謂。善。不。善。者。不。合。天。道。人。心。之。良。知。處。事。接。物。之。本。務。亦。非。善。之。外。別。有。不。善。者。在。善。者。夫。人。當。爲。本。性。自。然。無。可。矜。異。一。自。世。人。趨。入。不。善。之。途。每。干。非。分。之。跡。而。後。克。循。天。理。力。除。人。欲。者。美。其。名。曰。善。人。而。聖。人。且。以。爲。不。得。而。見。之。其。實。善。之。名。由。有。惡。之。對。待。而。生。苟。世。無。惡。人。則。善。之。名。且。不。必。用。矣。是。故。理。初。本。無。善。惡。而。有。善。惡。者。後。來。別。立。對。待。之。名。也。對。待。之。名。起。於。有。對。待。之。實。而。對。待。之。有。由。於。對。待。本。無。如。出。同。途。其。實。一。也。人。人。共。由。而。無。可。分。適。有。旁。歧。焉。則。往。來。之。人。不。出。一。途。而。路。與。徑。之。名。始。別。別。名。之。興。起。於。有。他。歧。也。歧。者。誰。人。人。心。中。之。我。也。我。直。道。而。行。則。當。由。之。正。路。莫。坦。於。此。若。委。曲。取。巧。從。便。則。舍。正。路。而。不。由。於。是。乎。始。趨。捷。徑。故。道。無。徑。路。之。異。其。所。共。由。者。一。也。而。以。正。歧。大。小。之。殊。爲。所。由。之。殊。是。故。理。無。善。惡。二。名。因。所。由。者。之。得。效。喪。效。以。爲。之。別。也。得。喪。者。善。惡。之。實。也。善。惡。者。得。喪。之。名。也。必。先。有。得。喪。而。後。有。善。惡。得。者。謂。之。善。喪。者。謂。之。惡。故。有。得。喪。即。有。善。惡。苟。無。善。惡。則。得。喪。必。不。立。故。指。人。爲。善。不。如。徑。樂。人。之。得。也。斥。人。之。惡。不。如。徑。悲。人。之。喪。也。善。者。固。可。欣。善。與。人。同。即。樂。其。得。於。彼。也。惡。者。尤。可。戚。惡。必。禁。止。即。悲。其。喪。之。及。也。謂。讚。其。善。爲。揚。善。不。如。恤。其。辜。爲。隱。惡。也。謗。之。訐。之。是。曰。樂。禍。故。善。者。無。責。人。之。心。而。有。厲。己。之。志。無。稱。己。之。功。而。有。容。人。之。量。非。曰。爲。德。如。

此即以同情於物也。彼可欣而我欣之。於我無所增。彼可憫而我哀之。於彼或有益。故如得爲不善者之情。有哀矜而無欣喜。非欲見情於人也。所以順得喪之誼耳。蓋善惡本一途。以用於物而殊情。如贍人資用。慈善也。有時不爲善。或損人行止。凶惡也。有時不爲惡。則當不當也。苟贍盜賊以資用而助其劫奪之威。爲慈善。非乎。苟錮盜賊之行止。使不得逞其戕殺之暴。爲凶惡。非乎。故行無善惡。由所爲之當否別也。同一事物而善惡殊。同一慈殺而善惡分。故不可一例視也。是以理也。名也。事也。物也。行也。止也。言也。默也。均無善惡之殊。而時也。勢也。地也。位也。均有當否之別。所別者在旣爲之實。而非在欲爲之名也。準是說。凡於情實時勢地位。見其得喪。即可以別其善惡。見其得喪之所及者。或廣或狹。即可以別其善惡之量。有輕有重。功罪之報。有淺有深矣。故凡善惡之辨。不出三途。一曰得喪之量。二曰得喪之範。三曰得喪之實。人能識此三者。則於理名事物行止言默之間。自能得其當然之節制。而止于至善之地。不復陷於放僻邪侈。無所不爲之境矣。

第七章 善惡之對待可轉變

善惡二字。對待之名也。比較之詞也。世無絕對之善。亦無絕對之惡。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

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是君子亦有過也。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是惡人亦有善焉。可知善惡由於相形，本無偏成之理。試就周易繫傳太極兩儀之說徵之。太極者天性之全也。兩儀者陰陽之偏，即善惡之分也。喻如圓球，而以白黑平分其半。白半爲陽明，爲善；黑半爲陰暗，爲惡。太極本具陰陽之全，既不能偏陽而無陰，更不能偏陰而無陽。善人不免有過，惡人亦可爲善。即在於此。惜人每偏執一面而忘其全。至使所餘相反之一面，則障而未見。熏染積習，尙能觀識之哉。凡人喜怒哀懼愛惡之情，無時不具，而其轉現於象，又頃刻萬變，或顯或隱，出入夫識域之上下，顯在表則人皆得而見之，隱在裏則惟慎獨之君子始能自覺也。其發而皆中節也，謂之和，即謂之善；其發而或失當也，謂之乖，即謂之惡。故善惡者由性情和乖而有非截然異處者也。若以爲善惡必判若兩人，謬矣。聖人不云乎：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是故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賢不肖之分，夫豈天定劃然，亦每事適逢其機耳。故曰不見可欲，其心不亂。蓋凡一切足以汨沒天性，戕賊人靈者，遠之疎之，勿使近；勿使見，則心中自絕外物內欲之化，即所謂不見可欲也。不見可欲，即自無可欲之心。既無可欲之心，即自無可欲之言之行。故老子極意形容之曰：其心不亂。夫心之不亂，豈易言哉。心有所思，則亂矣；有所偏，則亂

矣。其亂之極。至於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原其所由。皆見可欲而心之亂也。故不見可欲而心不亂者。所以求未放之心。辨危微之幾。而性靈之至善。無物欲之蔽。無外內之鑠。其性自中。其清自和。其靈自明。即其知能自本乎天而良矣。不然則既見可欲。安知其心不亂哉。見不見者。偶然之機也。亂不亂者。作爲之事也。不得其機。不幹其事者。人情囿於勢也。非天性不爲也。既得其機。必幹其事者。亦人情囿於勢也。非天性樂爲也。既得其機。必幹其事者。亦人情囿於勢也。非天性樂爲也。凡當然之理。固有之良。含靈之屬。所同具也。孔子謂聖人與人同類。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王陽明云。滿街都是聖人。夫果何所見而云然。豈非深識良知良能。聖凡同具。匹夫匹婦。與知與能之趣乎。書云。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一念之殊。聖狂立異。其幾甚微。能不加慎。正惟聖狂即是一人。可知善惡即是一心。猶之陰陽即是一道。兩儀即是一太極也。然何以吉人凶人之辨。善積惡積之徵。則同出而殊途。分途以異觀耳。蓋以圓球之白半。即陽儀處向外。則人見其善行。所謂善人也。善之能至純者爲聖人。若以黑半。即陰儀處向外。則人見其凶德。所謂凶人也。凶之能悔改者爲吉人。善惡雖同具一心。而或表或裏。則君子小人異其稱矣。是故轉人欲而爲天理。易私利而爲公義。化小人而爲君子。進庸凡而爲聖賢。夫豈有他道。

亦不過閑邪存其誠正己以律身耳誠正之士果欲變化氣質之不善以復其本性之至善可於陰陽表裏三致意乎。

第八章 爲善所以辨禍福之幾

書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訓曰。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傳曰。學無常師。惟善是師。是故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既見於商書伊訓之辭。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見於周易文言之傳。嗟乎。福善禍淫。天道之權。世之人苟深明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旨。自當正一己之心。誠一己之意。聞善則服。見善則遷。有過速改。無過加勉。庶幾戒慎恐懼。夙夜厲惕。不復爲惡。而可以爲善矣。夫爲善之人。雖在暗室屋漏之際。對於良心。可告無罪。是故心日以正。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內省不疚於神明。衾影可質。慎禱無懈。雖不獲福。已自免禍。使心不善。又不知更遭幾許。尤悔矣。幸世之人。勿以善小而勿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河海始於泉流。即小可以知大。一滴之水。不覺其輕重。至穿石。載舟而後。知其固有力也。易曰。積小以成。高大不可不慎。嗚呼。周易十傳之作。聖人之垂教深矣。是故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過涉滅頂。

剝廬無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善惡兩途。要在辨之。於早復小。而辨於物。則辨之早矣。不遠之復。以修身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禍福之幾也。故曰。君子知微知章。蓋惡習浸膚。滋蔓難圖。故修身之道。首在去惡務盡。芟夷蘊崇之。絕其根本。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是以君子之遠惡也。斷以決心。有若快刀之斬亂麻。避之惟恐洩焉。人能如此。則於善惡兩途。辨之審矣。善念常生。譬如春園之草。雖不見其增。而日有所長。惡心時起。譬如礪刀之石。雖不見其減。而日有所消。昔者宗聖三省其身。關西四知。垂戒虞廷。著傳心之法。孔門修克之功。獨於善惡之幾。明辨若此。豈不以一念之微。即履霜之漸。事可畏也。故積善而有餘慶。積不善而有餘殃。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無施不報。古人之垂戒深矣。夫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則暗室屋漏。尙宜警惕。戒慎况乎著之於心。宣之於口。見之於行事之實乎。人之動靜。云爲。可不嚴自心之戒哉。苟誠響善。則白天佑之。吉無不利矣。聖人之言。又何疑乎。

第九章 爲善所以盡爲人之道

夫天下之人。同是戴髮含齒之屬。何有善惡之分。聖凡之別。蓋人心皆善。而未能自至於善。天理皆好善。而未必嫉視不善。何也。上天降賦人稟。無不全予知能。故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皆不學而能不思而得。隨在無不入於至善之地位也。然可知天賦人乘之所同矣。若其性僻情乖。或至凶悍狠戾。殘賊逃惡。而不可與適人道者。習於不善而喪其善。非天命使然也。人之過也。其在天心。無不期人爲善。而人自違返天心。敢於爲不善。以自棄其善。天心雖好善。罔極。而未能盡禁人之爲不善。亦惟有任其惡貫滿盈。自趨敗亡而已。善之爲不爲人之能也。非天也。而福之授不授。則天之權也。非人也。人自爲善。天必福之。而天初未嘗強人必爲善也。人自爲不善。天必禍之。而天初未嘗禁人爲不善也。人自作之人。自受之。天固未嘗有須臾之干涉。而積善餘慶之福報。積不善餘殃之禍報。皆人之自召禍福。自取咎祥耳。與天乎。何有所爲善所當爲也。當爲則必爲之。所爲惡所不當爲也。所不當爲則必不爲之。爲與不爲在人。非在天。自以爲可爲而爲耳。夫以當然必爲之善。而希冀爲善必報之心。是以善沾福祥也。非爲善也。爲報也。此善人不得而見之歎。所以興於聖人之感也。人能爲所當爲。不爲所不當爲。斯可以爲善矣。惟爲善所以盡爲人之道。本良知之能。非爲責報而爲善欲。以自安於吾心焉耳。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論語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大學所謂心廣體胖者。其始爲善之報見而盎背動於四體。暢於四肢者。如此苟爲善而有責報之心。愈於爲不善與不爲善者。幾希。若夫爲善必

報乃自然造化之流行。無心求報。而自天佑之。不得不爾。喻如著火必焚。入水必濕。炭不期其煖。而自煖。冰不期其冷。而自冷。此即善惡感應之理也。人每爲感應之理。或不必盡然。如某也爲富不仁。某也善而多困。或當福而反禍。或當禍而反福。其例皆鑿鑿然可舉也。世人執此說也。則以爲禍福之不應。嗚呼。豈真不應耶。未之全見耳。或先福而後禍。或因禍而得福。是故禍者福之倚也。福者禍之伏也。如夏之伏陰。冬之伏陽。非有嚴寒。何有酷暑。欲明其故。不可不研求。所以感應之理。夫有施必有報。有感必有應。造化之理。不爽毫末。雖有輕重遲速遠近先後之殊。而隱顯微著。至不能逃於兩氣之間。猶之出乎家者。不得不歸之家。借物於人者。不得不返諸原人也。故感應之理。轉折委曲。或有之。其究也。無謬。此出乎爾者。必反乎爾。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其入絲毫不二。正感應之可見者也。古人之言天也。曰天道無私。曰天道至公。又曰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又曰皇天無親。常與善人。可知惠迪則吉。從逆則凶。禍福無門。確在人之自召矣。是故禍因惡積。福緣善慶。人欲免禍而求福者。其可不默存善字。而止於至善耶。

第十章 如何可以爲善

夫誠意爲善者。刻刻存心。孜孜爲善。猶如不及。至於無時不念善。無動不行善。無言不語善。以是

故一日有三善。猶之爲惡者之身口意三業。日造其過也。若曰必有時地。乃可以爲善。則苟非其時。非其地。善不足爲矣。或須旁人慫恿。乃可以爲善。則苟無勸導。無同志。善亦不足爲矣。是不然也。是皆有待而爲之者也。善本無所待。在我不在物。由內非由外。其人之材力矣乎。然人莫不好善。聞人談善。舉善。德則色然。喜景然。慕聞人談惡事。惡德則艱然。怒懲然。戒是人人全具。善因而不必皆得。善緣也。有材力者。未必即能爲善。則材力亦不足恃也。惟有志者。事竟成。具大願者。雖備嘗困苦。有百折而不磨也。故卒底於成。是爲善以志願爲歸。諉有所待。吾直謂之不欲爲善而已。

第十一章 如何可以不爲惡

人之所以不爲惡者。蓋有四故。一曰時地不暇爲。二曰力量不能爲。三曰畏懼不敢爲。四曰志願不屑爲。時地不暇爲者。謂其人或有爲之之心。而無爲之之時。無爲之地。非不欲爲也。乏相當之機宜。是以雖欲爲而不暇爲。且所謂不暇者。以其心力盡於他事。出作入息。竟無爲之餘暇。遂至不遑更生欲爲之念。然謂之不暇。則可謂爲不願則未也。此正所謂不見可欲者。其本心何嘗有不爲之志哉。力量不能爲者。非徒不暇爲。材能且有不足也。無爲之之利器。無爲之之天資。滯

爲之。之。學。力。所。以。姑。且。忍。耐。縱。有。欲。爲。之。心。念。可。爲。之。時。地。亦。惟。有。悵。然。不。爲。耳。若。假。以。利。器。賦。以。天。資。助。以。學。力。則。其。發。也。勃。焉。勢。且。不。可。遏。矣。畏。懼。不。敢。爲。者。以。上。懾。於。道。德。之。名。中。顧。聲。譽。之。揚。下。畏。法。律。之。及。故。自。束。其。心。痛。自。抑。制。兢。業。戰。栗。而。不。敢。放。肆。所。謂。勉。強。而。行。之。也。此。等。人。較。之。前。二。者。爲。愈。雖。有。時。地。材。力。亦。必。不。肯。爲。然。非。本。心。之。不。爲。也。有。所。畏。也。進。而。上。之。乃。可。以。爲。君。子。若。夫。志。願。不。屑。爲。者。誠。本。心。之。不。欲。爲。也。其。志。向。高。超。願。望。遠。大。不。以。當。時。之。環。境。自。局。其。量。雖。勸。之。爲。惡。而。必。不。肯。也。即。誘。之。以。利。而。利。本。不。貪。挾。之。以。勢。而。勢。有。不。行。夫。至。雖。勸。之。而。亦。不。肯。爲。正。所。謂。一。介。不。義。不。以。與。取。富。貴。威。武。且。不。可。屈。况。其。他。乎。至。矣。其。聖。賢。夫。

第十二章 懺悔何意

懺者。除也。除舊布新之謂也。悔者。改也。改過遷善之謂也。除舊布新則去其舊染之污。明其自新之德。傳曰。舍其舊而新是謀。新者。與其進也。與其潔也之意。故曰。其德維新。改過遷善。則知過必改。見善必遷。傳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善者。惟善爲寶。惟善是師之意。故曰。止於至善。懺者。穢也。字實從心。從誨省。有教訓之意。有一不善。未嘗不自知也。知之未嘗復行也。所謂不使復也。故曰。不貳過。

必如顏子之不貳過方足稱誨。是以遇一椿苦楚則多受一椿教訓。遭一次失敗則多添一次覺悟。逢一番挫折則多得一番學問。如此悔而革。革而新。悔而悟。悟而變。故能獲益。若徒事嘯吁。嗟歎。悼憾。悽惻。雖日夜綢繆而無絲毫補救。則謂之吝可耳。憂虞可耳。夫悔者自誨也。不自誨則悔心何從生。懺者自殲也。不自殲則懺心何從起。而必先絕滅惡意之源。然後善念乃能滋生。故懺字在前。亦必有教訓善念之方。庶使惡意不再萌芽。故悔字承後。二字相足。偏廢不得。若徒有悔心而惡意姑息不去。或雖去而除惡未盡。則死灰可以復燃。將來惡意蔓延。連善念皆捲入旋渦。豈非怙惡不悛之咎乎。又若徒有懺心而善念仍舊不生。或雖生而樹德未滋。則夜氣終至。惜亡將來善念潛消。致惡意復盡力膨脹。豈非爲善不卒之咎乎。是故去惡務盡。樹德務滋。二語實懺悔二字之確切計。腳學者自當奉爲圭臬。以作座右箴銘。庶幾能改過。即是懺。能遷善。即是能。能如此簡易明白。何爲支離煩遁。務爲異說曲解哉。古人止言一悔字。後世乃云懺悔。俗亦稱懺悔。實即悔悟也。懺者懊惱。懊喪之意。懊爲自悔。前非也。悟者覺悟。解悟之意。悟必由悔。後得也。如以懊悔悟三字相連。則悔之義益明。凡人因放而過。過而失。失而懊。懊而後悔。悔而後悟。悟則必改。改必遷。遷乃善。善乃得。如是懊悔悟三字。悔續相生之義。既明而懺悔二字之義亦得矣。

第十三章 聖門寡過之學

踐形癖嗜國故。尤寢饋於易學。三十年來。尙友古人。自覺視聽言動。猶未能一遵易教。深自媿疚。夫易道廣大精微。實我中華最古之國粹。六經諸書。悉被秦火。惟易經獨免巨劫。故研究易經。尤足以窺見義文。周孔之精義。微言。此易經在國故學中最稱完備也。我孔子讀易。用功之勤。至於韋編三絕。鐵搗三折。以此發明爲人處世之正道。不禁自喜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易經所以爲教人寡過之書也。諺云。人非聖人。孰能無過。雖然。聖人何嘗無過哉。視聽語默之間。一或失檢。終稱非禮。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故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是聖人且不能無過焉。則常人之過。豈能獨免乎。惟君子有過。必自知。自知必自改。又所謂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不若小人之文過飾非。揜其不善而獨著其善也。傳曰。人孰無過。改之爲貴。又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是故過者。盡人之所不能免。而君子小人之別。則在能改與不能改耳。能改則人仰爲君子。不能改則自甘爲小人。一念之悟。而善惡判途。故孔子平日誥誡門弟子三千人者。首在教人寡過之方。曰。過則勿憚改。勿憚改者。過而不復爲其過。以蹈覆轍爲戒。所謂善補過也。且所貴爲聖人者。非以其無過。正以其善補過也。故孔子

曰。觀過斯知仁矣。夫勇如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是子路之樂聞已過所以爲大勇也。賢如顏子。以不二過著聞。是顏子之不二過所以爲大賢也。孔子歎美顏子之賢。而嘉許子路之勇。是以改過爲貴。足稱爲人之表率。而全符易教寡過之義也。周易益卦象傳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朱子曰。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而其相益亦猶是也。程子曰。君子觀風雷之象。而求益於己。爲益之道。無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無大於是。蓋善惡之間。不容毫髮。有過則惡。無過則善。苟能改過。即是遷善。苟能遷善。即是改過。與其存心爲善。無甯克念改過。故見賢思齊。見善則遷。一見於聖人之書。而觀過知仁。獨詳審於聖人之門也。雖然。改過遷善。豈易言哉。孔子嘗自道以警後學矣。曰。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而其親善遠惡之極。至於見不善如探湯。此正周易遯卦象傳所謂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也。故於顏子之問。而有四勿之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如此。庶乎過自寡而善自長矣。明劉戡山先生人極圖說。終之曰。遷善改過。以作聖。可知作聖無他道。祇在能自改過遷善而已。改過遷善。則聖域可登。此易道之所以爲聖道。而學易之卽所以學聖也。願世之治易君子。於此研幾極深。而身體力行焉。

入聖階梯爲人必讀 卷三

楊踐形講

第三篇 識仁之本

第一章 仁字之定誼及界說

仁之爲字。於六書屬會意。从人。二者。或說以爲即相人偶之誼。蓋以對於人而能盡其彼此相與關係之道。則所謂仁也。相與關係之道。即人之所以爲人之道也。夫人之生也。不能離羣而獨居。故於己身之外。必對人有相與關係之道。此人道之所由立也。人道之所由立。即仁德之所由生。其實始自二人以上。有相與關係者存也。此仁之爲字。从人二之說也。然考諸仁之古文。則有作入心者。形頗似忍。故有仁者忍也之誼。其實从人心以會意也。繕寫者作人如千。後世有誤以仁爲千心者。大謬。不知千之爲文。本从人而識之。以爲十。而古人作書者。輒加點畫以識其美。故人心之仁。每加識於所从之人。而幾似於千。故誤以爲千心耳。或曰。千之爲言。以喻衆人。使人加識以似千。正所以形其能容衆人之度量。明其人不一人。而有以盡夫衆人之心者。斯爲能存仁心也。仁从千心。夫奚不可。雖然。其意則是。而其說則非。夫仁。人心也。出於孟子之說。以與義人路也爲偶。不聞仁有千心之說也。然即以千爲喻衆人。而衆人之量。有限。猶千之數。有限也。苟以有限。

量。之。數。而。指。無。限。量。之。人。者。是。所。指。之。人。皆。有。量。之。可。限。矣。况。以。無。限。量。之。心。而。存。有。限。量。之。衆。乎。是。所。存。之。心。又。有。量。之。可。限。矣。夫。人。之。量。猶。可。以。有。限。言。而。心。之。量。則。未。始。可。以。有。限。言。也。孟。子。所。謂。仁。人。心。也。此。以。人。心。言。仁。即。以。人。道。存。心。者。言。仁。也。以。人。道。存。心。言。仁。則。凡。爲。人。於。天。地。間。者。無。乎。不。存。而。人。心。之。人。豈。復。有。量。可。限。哉。故。仁。字。之。定。誼。若。界。說。自。當。以。孟。子。之。說。爲。正。然。孟。子。之。說。亦。非。孟。子。所。自。撰。也。蓋。本。諸。子。思。子。之。傳。而。實。私。淑。於。孔。子。者。也。

第二章 仁德內蘊在能踐此爲人之道

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也。而作中庸。上承家學之淵源。以發乃祖之微言。其解仁字之誼。較諸孟子之說。尤簡而盡。蓋可於叙孔子答魯哀公問政之言見之。承人道敏政。而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又繼之以仁字之訓曰。仁者人也。子思子之所引。非即孔子之所說乎。非即孟子人心之說乎。即人道以爲仁。而不煩辭費。非孔思之訓。尤簡而盡乎。善乎朱子之註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又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蓋人之身。既得人之理。以生。即人之心。必存仁之德。以發也。然則仁者非他。即人之所以生也。人是所生之物。仁是所生之理。蓋人道是也。此仁之本。誼即爲人之道也。是故好仁非他。愛好此爲人之。

道也。欲仁非他。願學此爲人之道也。志仁非他。趨向此爲人之道也。依仁非他。優游此爲人之道也。求仁非他。踪跡此爲人之道也。蹈仁非他。循踐此爲人之道也。爲仁非他。施行此爲人之道也。得仁非他。實有此爲人之道也。歸仁非他。共由此爲人之道也。近仁非他。庶幾此爲人之道也。能仁非他。習熟此爲人之道也。成仁非他。成就此爲人之道也。安仁非他。充踐此爲人之道也。若素也。利仁非他。充踐此爲人之道。利於有爲也。當仁非他。力肩此爲人之道。仁以爲己任也。違仁非他。心存此爲人之道。有時不免或忘也。去仁非他。拂逆此爲人之道。而自暴自棄。自遠乎仁也。親仁非他。人而有此爲人之道。則親近焉。就正焉。取以爲師友之資也。輔仁非他。取資於師友。以匡我翼我。輔長此爲人之道也。居仁非他。位此天之尊爵。以爲貴處此人之安宅。以爲樂立乎此。爲人之道而不遷也。有意破壞此爲人之道。則爲賊仁。無志保全此爲人之道。則爲害仁。程明道有識仁之篇。庶幾認識此爲人之道。而有以奮勉矣夫。

第三章 仁功外發在能推此爲人之道

仁者人也。固述於子思子之作中庸。而孟子盡心篇亦云。仁也者。人也。是以人釋仁。實思孟之所同。於此足徵思孟傳授之道統。相承一貫。有如此者。而告子篇則云。人仁心也。蓋就仁之存乎天。

理者而言則仁者爲人之道也。故曰人也。又就仁之存乎人情者而言則仁者本此爲人之道。存諸己心而推諸人物者也。故曰人心也。其誼實非殊也。總之聖人千言萬語無非教人爲人之道。人能不違此爲人之道。自然可以自臻於仁。至於視聽貌言不離乎仁。則五事無非率性而肅。又哲謀聖之道在是矣。至於父子兄弟不離乎仁。則五倫無非本天而親義信序別之道在是矣。是則舍仁別無人亦別無道。曾謂既得形人之身而可不盡爲人之道乎。人而果能盡此人爲之道。以踐諸身。則世謂之仁人。也是故本此爲人之道。以存諸心。則仁心也。發此爲人之道。以宣諸口。則仁言也。體此爲人之道。以措諸事業。則仁術也。推此爲人之道。以施諸民物。則仁政也。存宣措施此爲人之道。其德蘊諸一己。而其澤溥諸天下。則仁聞也。其績著諸事業。而其功播諸歌頌。則仁聲也。以之爲身。即慈祥愷惻而無不善也。以之爲家。則敦厚和睦而齊且正也。以之爲國。則保民而王。莫之能禦。所以無敵於天下也。是故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其端亦不過自盡此爲人之道而已。

第四章 諸家仁字訓釋

孔子教人以仁爲本。思孟繼之。其道一貫。故仁者聖賢傳道之學也。在易又謂之元。蓋仁之與元。

其字形雖別其字誼未嘗不同。依六書正譌及六書精蘊之說。則天地之大德所以生生者元也。人之所以靈長於萬物者仁也。故元字从二从人。仁字从人从二。在天爲元。在人爲仁。在人身則爲體之長。孔子嘗著仁元一誼之旨於易乾文言傳。有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仁元二字並從二人相會成意。即並有長之誼也。由是而發焉。則謂之長。長卽本也。長善行之本在乎元。長人道之本在乎仁。而惟盡人道者乃能有善行。是仁卽元。元卽仁也。故文周言元而孔子言仁。夫發明仁字之功。雖必推原孔子而權輿仁字之用。實不始自孔子。其仁字之見於古書者。莫若書經先。周書金縢篇曰。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是周公之詞也。至於僞古文商書仲虺之誥。則已有克寬克仁之語矣。此先乎孔子而以仁爲說者也。其後乎孔子而以仁爲說者。則無弗以孔子之說爲說也。思孟之外。其說厥推莊子。天地篇曰。愛人利物之謂仁。愛人謂仁。非卽孔孟愛人。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又孟子曰仁者愛人之說乎。漢鄭康成亦曰。仁者愛人。以及物是也。許祭酒說文解字以爲仁者親也。以親爲仁。非又卽思孟親親。中麻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孟子曰親親仁也。之說乎。唐韓昌黎則曰。博愛之謂仁。宋周濂溪曰。德愛曰仁。程明道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李延平曰。仁者當理而無私心。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又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綜觀以上諸家之說。則仁之爲仁。其誼可以

知矣。仁之誼爲人之道也。在於己則能自盡爲人之道。對於人則能充盡推愛之念。故仁之用爲愛之理也。擴仁之量必自能愛始。愛者天地萬物之心。人道之所同也。時無古今。地無中外。俗無文野。說無新舊。苟是人類無不知有所謂愛焉。即凡釋迦之慈悲。墨翟之兼愛。耶穌之博愛。雖其爲愛不同。而未有不出於仁之一念者。仁之爲誼廣矣大矣。舉天下之至善無以加於仁矣。

第五章 仁爲孝弟之本

孔子之仁說莫備於論語一書。當時門弟子各記所聞。各述師說。其理最爲詳盡。然其能與仁說相發明者莫如一貫之道。孔子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蓋即指仁之全體而言也。孝弟忠恕仁中之一德也。而忠信實本。孝弟而出。故以曾子之孝。方能唯然頓悟一貫之傳。至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蓋互辭可以見意。又足徵忠恕之必本孝弟而出也。學而篇記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以孝弟爲爲仁之本。正所謂百善以孝爲先。故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云。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又云。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又云。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孝爲百行之原。秦伯篇曰。君子篤於觀。則民興於仁。上行下效。感化之深。至於民皆興仁。則仁之德澤溥矣。而其始不

過。在。君。子。之。自。篤。於。其。觀。自。篤。於。其。親。非。孝。之。誼。乎。推。事。親。之。孝。移。以。爲。事。長。之。心。非。即。弟。之。誼。乎。推。孝。弟。之。心。以。施。諸。民。物。事。業。則。爲。忠。恕。故。曰。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以。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孝。弟。所。以。爲。爲。仁。之。本。也。

第六章 仁即知能之良

人之所以爲學。與聖人之所以爲教。不過復其本然之初。固有之性。不學不慮之體。以充踐此爲人之道而已。外乎爲人之道者。無所謂學。無所謂教也。夫人莫不有能。有不待學習而自與成法。照合者。乃吾性初天然自具之能。即孟子所謂良能也。亦莫不有知。有不待思慮而自與至理默契者。乃吾性初天然自具之知。即孟子所謂良知也。良知良能皆本吾良心之所發也。所謂良者。本然之善也。善之本也。即仁之本也。與生俱生。性初自具。故不待學慮而無不能。無不知。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以。余。觀。之。雖。不。係。於。人。欲。亦。未。始。不。本。乎。人。情。惟。良。知。良。能。之。發。見。於。何。觀。之。最。爲。切。實。試。觀。孩。提。之。童。其。於。親。也。顧。之。則。能。知。喜。違。之。則。能。知。戚。睽。而。遠。也。則。能。知。慕。是。無。不。能。知。孝。其。親。者。也。其。於。長。也。臨。之。則。能。知。畏。加。之。則。能。知。讓。出。有。往。也。則。能。知。隨。是。無。不。能。知。敬。其。長。者。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盡心篇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

實從兄是也。離婁篇夫仁主愛愛莫切於愛親孩提之愛即仁之本也。義主敬敬莫先於弟長稍長之敬即義之始也。仁義者天下之公理愛敬者天下之公心。本天下之公心以行天下之公理此人道之至也。於是上老老而民興孝始於一人之愛其親達之天下至於人人無不愛其親所謂君仁莫不仁也。上長長而民興弟始於一人之敬其長達之天下至於人人無不敬其長所謂君義莫不義也。此天理之大同實人心之至公矣。嗚呼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至大而其實不越乎愛親敬長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於孝弟足以徵之。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實緣孝弟二德性初自具不待學慮而無不知能所以爲人道之本也。人之所以爲學與聖人之所以爲教不過復此性初不學不慮之體始自此人道之本推之於民物事業擴而充之而仁不可勝用矣。

第七章 仁乃禮樂之實

孟子既以仁義之實爲事親從兄之道矣又繼之曰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離婁篇蓋惟眞知孝弟二者爲爲仁之本則篤守而固執之實踐而力行之俾不學不慮之體全我性分

之。所。固。有。盡。我。職。分。之。所。當。爲。而。無。或。遺。外。無。或。失。墜。是。孝。弟。二。德。已。在。我。矣。則。其。餘。諸。德。莫。非。由。此。一。理。而。類。推。之。本。乎。一。貫。而。擴。充。之。而。已。果。能。此。道。矣。乃。所。謂。知。之。實。也。孔。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論語衛靈公篇是不徒仁與義相維。仁與知相維。仁亦與禮相維也。故顏子問仁。而孔子以復禮告之。是復禮即所以爲仁也。亦行仁即所以盡禮也。禮非仁。則人心已亡。仁非禮。則節文何存。惟其節文孝弟二德。以底於大中至正。其他皆可以由以漸充。此乃禮之實也。是故以禮制知。則精而不失於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失於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之和也。及其至也。自然從容乎孝弟二德。樂以行之。無事勉強焉。夫至於樂。則不見其難。而但覺其易。於是愛親敬長之心。油然而生矣。愛敬之心。既生而蘊蓄諸內。則愛敬之事。必發而形著於外。有欲罷不能之勢。惡可已也。由是心與道化。道與心俱。性與德合。德與性成。手舞足蹈。皆懿德之動乎四體者耳。此行仁至於純熟。然後發揮爲禮樂之實。聞武城弦歌。方知里仁爲美。以人道感化之仁德。爲移風易俗之利器。此本先王制禮作樂之遺意也。不然。人而不仁。其如禮樂何哉。

第八章 仁在好惡之當

入聖階梯爲人必讀

仁者本乎天性而發乎人情。方喜怒哀樂之未發性也。惟仁之德雖內蘊而不形及喜怒哀樂之既發情也。斯仁之迹乃外溢而始彰。凡可指爲仁者。未有不見於行事之實者也。若其徒存諸己心而不施諸於民物。則雖德邁伊周。功擬禹稷。仁而何用。其誰能淑。故所謂仁者。人道之著於好惡之情者也。論語里仁篇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禮記大學篇亦曰。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里仁篇云。好人無異大學篇云。愛人也。大學篇云。愛人本即顏淵篇云。愛人也。夫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也。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人至公無私。故能好惡不偏於所私。惟仁人正己循理。故能好惡悉當於至理。惟仁人一以爲人之道。自安無所謂愛好也。人能合於其仁。以自盡爲人之道。則本其親仁之理而愛好之心生焉。故見一善也。從而揄揚之。揄揚之不已。又從而左右成就之。成人之美。不啻其在己焉。是爲能愛人。能好人矣。亦無所謂惡也。人或拂乎其仁。以自棄其爲人之道。則本其惡不仁之念而惡之心生焉。故見一不善也。從而懲創之。懲創之不已。又從而哀矜惻怛之。去人之惡。不啻其切膚焉。是爲能惡人矣。仁人雖愛好人矣。而其心實未嘗有所愛好也。仁人雖憎惡人矣。而其心實未嘗有所憎惡也。當好則好。當惡則惡。好惡於我。有何與哉。仁人之心。無非同人之心而已。然而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苟非實見

其有可好之狀。雖衆所共好。亦未敢輕於賞也。苟非實究其有可惡之處。雖衆所共惡。亦未敢濫於罰也。惟其知之真。故好惡能各盡其量。蓋真知仁之可好。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惟有此仁。吾之所以爲情者。惟有此好。而天下事物無以尙之。故其心誠在於仁。而無爲惡之事矣。真知不仁之可惡。則惡之必極。其嚴即其生平之所以爲仁者。私自內生。不使一息之偶萌。欲自外誘。不使一毫之少雜。早於不仁。未加之先。豫絕其端。不待及身而後克之矣。故孔子曰。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論語里仁篇夫好仁者固所以爲仁。而惡不仁者亦所以爲仁。惟人能爲仁。所以好仁而惡不仁也。好仁而惡不仁。所以好惡當理。無私發乎人情。即本乎天性也。

第九章 仁統四德爲首

昔者文王演易而作彖辭。首著元亨利貞之四德于乾卦。厥後孔子贊易而傳十翼于文言。乃以性之四德。仁義禮智釋之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孟子私淑孔子。而謂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又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其言仁義禮智之實也。則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其言仁義禮智之端也。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即人之心。有是四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故其言四端之擴充。即爲四德也。乃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此言恭敬之心。猶彼言辭讓之心也。孟子在公孫丑篇以爲四端。在告子篇又以爲四德。彼欲其擴充。此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也。至言其非由外鑠而固有也。一則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一則曰無惻隱之人。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人之所以爲心者。要不外是四端。亦即心之所以爲性者。要不外是四德也。夫既人皆固有之矣。則無之者。必非人類所宜也。可知然此四德者。分言之。則仁之于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禮之于賓主也。智之于賢者也。孟子盡心篇而有仁義禮智四德。合言之。則仁統四德之首。以爲長也。是故可以稱元。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道以元統易之四德。故人道以仁統性之四德。而義禮智又各爲其所以爲仁之一體焉。

第十章 仁與諸德互明

夫義禮智三德固由仁所統而分具一體亦與仁爲耦而互辭以明計其所耦約有三互一仁義互明二仁知互明三仁禮互明是也一仁義互明者如禮記中庸篇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孟子梁惠王篇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盡心篇云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所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離婁篇云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告子篇云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此皆仁與義相爲對待而言也盡心篇又云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于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此則互言仁義之充達也梁惠王篇云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此又並言仁義之違反也而孟子之對梁惠王也一則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再則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一再云仁義而已矣即一再云何必曰利也故仁與義之相爲對待有如此者此皆仁義之互明也仁知互明者如中庸篇云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論語顏淵篇云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雍也篇云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

樂仁者壽。又曰：務民之義，敬思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孟子公孫丑篇引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盡心篇云：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孔子不云乎：擇不處仁焉得，知此皆仁知之互明也。仁禮互明者，如孟子離婁篇云：仁者愛人，禮者敬人是也。又如論語顏淵篇云：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八佾篇云：人而不仁，如禮何。此皆仁禮之互明也。外此有仁勇互明者，如論語憲問篇云：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也。有仁恕互明者，如孟子盡心篇云：疆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也。有仁聖互明者，如論語述而篇記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他日又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證以孟子所引辭氣，如出一轍，益信仁聖之有以互明矣。是故苟志于仁矣，必無惡也。若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仁之不可緩也如是夫。奈何竟有人而不仁者，其如禮樂云何。論語述而篇孟子嘗以仁與利互明之，亦有仁義何必曰利。陽貨嘗以仁與富互明之，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孟子滕文公篇引或人之問：仁而不佞，孔子之答，不知其仁焉用佞。又以仁與佞互明之。論語公長治篇聖賢之體貼人情也，則曰：觀過斯知仁矣。論語里仁篇是仁與過可互明也。聖賢之策勵人志也，則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孟子

公孫丑篇是仁與榮又可互明也。若夫仁知之互明兼有及于勇以成三德者中庸篇所謂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孔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此三者雖未及達德而皆可爲入德之門故言三近。子罕篇既依三近三達德序而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憲問篇又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尹氏嘗辦明其說謂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此皆三達德之說也。又或以仁知之互明兼有及禮者衛靈公篇所云知及之仁能守之動之以禮是也。孟子離婁篇亦云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禮人不答反其敬此皆本性之四德而義不與焉四德再加信則謂性之五常也。反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故云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苟自反而仁且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離婁篇前文下盡心篇又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疆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曰忠曰恕皆自反諸身而得斯盡已推人之道實即無間則仁之一貫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仁統四德爲首而與諸德互明也。貫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人能明乎此誼始可與言仁矣。

第十一章 仁與榮辱之關係

入聖階梯爲人必讀

論語里仁篇記孔子告曾參曰。吾道一以貫之。而孟子離婁篇又引孔子曰。道二仁不與而已矣。吾道之道。猶是道也。何以論語記道一。而孟子引道二耶。道一者。專指仁德之純。亦不已也。道二者。分言仁與不仁之相爲對待也。朱子云。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于此。必入乎彼。君子之動靜語默。可不于仁不仁之間而加之意乎。仁則自充踐爲人之道。不仁則自暴棄爲人之資。孟子嘗極言其不可避之效。以勉世人矣。所謂仁則榮。不仁則辱。公孫丑篇夫人孰不好榮而惡辱。然榮辱皆非外至。實由我之仁不仁致之。人而苟志于仁矣。雖不期其有榮也。然榮固不得不自來。歸人而或爲不仁矣。雖甚懼其有辱也。然辱亦不得不自來。歸榮辱之歸。各有其道。故曰。道二得其道則榮。失其道則辱。故曰。道一。孟子分言各有其道。故區仁與不仁。而二之。孔子統言貫得其道。故就仁之無間。而一之。其實孟子所引道二之道。不外孔子所教道一之道。意有所指。故詞有不同也。且孔子亦嘗分言仁與不仁矣。如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八佾篇又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秦伯篇又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又曰。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里仁篇又言舜禹之有天下。選于衆。舉臯陶伊尹。而曰。不仁者遠矣。顏淵篇又斥宰我無三年之愛父母爲不仁。陽貨篇此孔子分言仁不仁之明證也。此外子思子云。仁者以財發身。不仁

者以身發財。陽虎云：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亦皆分言仁不仁也。惟孟子更極意形容仁不仁榮辱之至。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公孫丑篇曰：天爵，榮之至也。曰：人役，辱之至也。如恥人役之辱，而羨天爵之榮也，莫如去不仁而爲仁。以此證仁則榮，不仁則辱，尤有力。雖然，榮辱之效，僅言其端，非仁不仁之至也。若言其至也，孟子所謂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于不仁之甚者也。告子篇夫水能克火，火固不能勝水也。則仁者能勝不仁，不仁者不能勝仁也。然能勝之于所勝，亦必有其可勝之量之程焉。苟逾其量，若程則可勝，亦未必勝也。杯水與薪逾量，若程已超數倍，又安能勝？雖然，謂水之力不足以勝火，可也。謂火勝水，則不可也。故又曰：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離婁篇然則仁之勝不仁也，復又何疑乎？此榮辱之至，道二之所由也。

第十二章 仁與富貴之關係

禮記大學篇云：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孟子滕文公篇云：爲富不仁矣，爲仁富不矣。如斯二言也，似仁與富相對待而不相並行矣。踐形謂爲富不仁，或有之爲仁，未有不富者也。孟子

引賜貨之言。豈欲求爲仁而不富哉。正欲使爲富之不可不仁耳。且孔子嘗言之矣。富與貴。是人
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夫人孰不
欲富與貴。而惡貧且賤哉。然或處或不處。或去或不去。則得其道與不得其道爲之。其道者何道
也。爲人之道。卽仁道是也。得其道者。仁則榮。故富與貴處之。貧與賤去之。不得其道者。不仁則辱。
故富與貴不處。貧與賤不去也。然以聖賢之存心觀之。則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苟非其
義。一介不以與取。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國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富貴在天。非可幸致。富而
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學也。祿在其中矣。聖賢亦人。豈獨不欲富與貴。
哉。正謂得之。必以其道耳。若不以其道得之。則君子有弗爲也。故天下有達尊三。而仁者有其二。
孟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公孫丑篇是知仁義之不爲不富貴也。且爲仁。則統
萬善而無所不有。舉天下之富。莫與比倫。卽不爲凡富。定爲義富。易不云乎。富有日新。況乎行仁。
尤盛德大業之至乎。不過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財耳。故謂不仁者之不善處其
富。則可謂仁之不能有其富。則不可也。孟子謂君不鄉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告子篇又
曰。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于孔子者也。離婁篇然則富之未嘗不可。獨不仁而富之。是助不仁而

濟其惡也。于理有所不可。孟子謂梁惠王曰：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然則不行仁義而求富利者，富利不保而危害踵至，不仁者烏能有其富哉？惟仁者而後能有其富也。

第十三章 仁與安危之關係

孔子之言仁者不憂也。一見于子罕篇，再見于憲問篇。孟子之言仁人之安宅也。一見于公孫丑篇，再見于離婁篇。孔孟之于仁，何其相依之至也。豈不以居安宅之仁，由正路之義，則大人之事備矣。若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曠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里仁篇曰：仁者安仁。蓋惟仁者內心不疚，何憂何懼？從心所欲，無不自得，所以比于人之安宅也。然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君子則不患矣。離婁篇夫孔子言仁者不憂，而孟子乃言君子有終身之憂，又何說之互駢也？不知孟子所言有終身之憂者，正指興賢之殷憂，先天下之憂而憂也。維其有終身之憂，故能無一朝之患也。終身之憂，憂而安樂者也。一朝之患，憂而危險者也。仁者有安而無危，故有

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也。孟子既言仁者之安矣，更極言不仁者之危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亦離婁篇蓋不仁者不知危險之可畏，反據以爲安，不知菑害之可虞，反趨以爲利，不知荒淫暴虐所以取亡之道，反恬然以爲甚。樂使不仁而可與言，則感悟有機，挽回有路，何處至于亡國敗家哉？惜乎不仁者之卒，不可與語也。此一朝之患，所以留爲不仁者作最後之警戒歟。可知仁與不仁，正安危之途，所由分也。人苟知危之可憂，安之可依，則好惡趨避之間，自宜于仁與不仁，慎辨之。

第十四章 仁與言色之關係

孔子之稱顏淵也，曰賢哉回也。又曰不違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回之賢固不待言。回之如愚，何以獨能其心三月不違仁也？證之時人之稱仲弓曰：雍也仁而不佞，其義可思矣。時人美仲弓之優于德，而病其短于才，苟未深思德與才之相關也。孔子曰：不知其仁，焉用佞？謂不知爲人之道，何事于佞？若既知爲人之道，更何事于佞？夫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必不有德，惟無德者正患其有才，以益濟其惡，不然才自德生，德由才立，苟誠有德矣，豈復無才哉？况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不過便佞口給，屢憎于人而已。然巧言如簧，利口足以覆邦家，故孔子深

惡而痛絕之學而陽貨兩篇一再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不特一再言焉用佞而已且將拒之于千里之外故又曰遠佞人而令色云者正斥鄉愿之色厲而內在即辨驚聞者之色取仁而行遠淵顏是也苟不務實而專務求名則虛譽漸隆而實德益荒矣觀聖門之斥子張可知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皆子張篇朱子注曰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又曰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未能有以輔人之仁也惟其巧言令色不足以言仁故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路篇蓋氣質柔脆者有物欲之累而剛毅則不屈于物欲將與無欲之仁不遠矣華樸者有外馳之失而木訥則不至于外馳將與在內之仁不遠矣夫剛能自立即仁者之中立不倚毅能有爲即仁者之至誠無息木無令色即仁者之盛德若愚訥無巧言即仁者之吉人詞寡以是四者而已造于仁矣若言其方事于爲仁也則剛即可爲求仁者克己之本毅即可爲求仁者不反之守木即可爲求仁者忠信學禮之藉訥即可爲求仁者修詞立誠之資堂堂乎張宜其難與並爲仁矣回也如愚宜其心三月不違仁矣然則雍也焉用佞哉故孔子答司馬牛問仁曰仁者其言也訥又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顏淵篇夫仁者心常存而不做事審慎而不苟故其言自不得不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者謹之至也又何必禦人

以口給而屢憎于人乎。然則仁者之言色宜如何。試觀中庸篇所云。肫肫其仁。一語形容盡情。可以知之。蓋至仁必出于至情。至愛實流貫于倫常之間。慈祥浹洽。委曲綢繆。懇切而不虛浮。周至而無虧欠。斯所謂肫肫也。夫知此則知所以爲仁矣。

第十五章 仁與學行之關係

中庸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學者習此爲人之道也。行者行踐此爲人之道也。學習此爲人之道。愛好不已而必篤此志。以無愧先聖。是即子貢稱孔子所謂學不厭知也。行踐此爲人之道。用力不已而更推此心。以廣詔後學。是又即子貢稱孔子所謂教不倦仁也。然則知者知此爲人之道。必本于孝弟忠恕以成其德。實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也。仁者行此爲人之道。必先從孝弟忠恕以成其德。實行此理而又立達以推之也。夫此爲人之道。聖門一貫之道也。得之則人失之則禽。學此之謂學。教此之謂教。知此之謂知。行此之謂仁。不然則所學者何習而所教者何指也。所知者何物而所行者何事也。子貢之言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聖門言仁每與知相提並論者。蓋惟知之深則必行之力亦惟行之力乃見知之深也。不知不必能行。不行不足爲知。故孟子以知及仁義爲知之實。孔子以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仁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程伊川曰。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王陽明曰。未有知而不可行者。知而不可行。只是未知。此知仁之所以互明。而教學之所以相長也。孔子曰。友其士之仁者。衛靈公篇曾子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顏淵篇朱子曰。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是爲仁之有待于觀摩也。又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張篇是爲仁必由學問而進。學問正示爲仁之方也。不然。孔子嘗與由也言之。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陽貨篇爲仁不由學問而進。哉。好仁能好學。則有等。有殺。而其施不窮。能舉能錯。而其澤更遠。若不學而強仁。或爲兼愛。或爲姑息。充其類。無非從井救人。可陷之以身之所危。可罔之以理之所無。未入于仁。而先入于愚。非以愛人而反。以失己。蔽過于厚。而不知輕重。豈成德君子之所爲乎。雖然。有顏回者。好學。其心三月不違仁。而孔子稱其如愚。是顏回以仁而愚。直以學而愚也。將又何說。夫不違如愚。顏回之盛德。若愚也。曰。如曰。若果非愚也。可知。不然。聞一知十。孔子且與子貢不如也。曾謂愚者能若此乎。惟柴也愚。庶幾近之。然則學而行。乃所以爲仁之方歟。

第十六章 仁與政教之關係

孟子歷說諸侯。無非提倡仁義。其論經國之方。不外行仁政。滕文公篇云。夫仁政必自經界始。與不行仁政兩途。行

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公孫丑篇若不以仁政。則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于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離婁篇蓋心爲出治之本。而政爲致治之法。苟徒有仁心之善。而不施仁政。以達之。則慈祥愷惻之蘊。無由推廣。實不足以爲政。若徒有仁政之法。而不本于仁心。以主之。則紀綱法度之施。祇爲具文。不能以自行也。是則仁政必無不本諸仁心。而仁心尤在能推之仁政也。此仁與政之關係也。孟子又引子貢之言。仁與教之關係曰。教不倦。仁也。公孫丑篇是政教皆爲仁分內之事。仁道之大。無非政教而已。盡心篇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蓋治道之隆。不外仁術。而仁有仁厚之言。有仁愛之聲。仁言發于己而未必其然。仁聲傳于人而己有所試。則虛實有不同。仁言出于一時。仁聲傳于平素。則久暫又有不同。况仁言在未入人之先。而仁聲在既感化之後。對塗炭而言。祗席在塗炭者。無不色飛。若在祗席而歌祗席。其洋洋又何如也。向顛危而言太平。在顛危者。不禁神往。若處太平而頌太平。其藹藹又何如也。然則仁聲乃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尤足以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是故仁言不足道矣。而所以爲仁聲者。不外政教兩端。而政教之效。又有異。政在法度。禁令僅所以制其外也。教在道德。齊禮乃所以格其心也。政之善者。與教之

善者皆有所得于民而善政不過爲治之粗迹。雖得民財而民畏之。故所得者淺。善教實爲治之精意。既得民心而民愛之。故所得者深。是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朱子注顏淵篇樊遲問仁章曰：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夫以使枉者直爲仁，則善政而至于善教矣。今茲中國且難言善政，更何言善教哉？睡獅酣臥，外侮日逼，誰復能承范文正先天下憂，顧亭林匹夫有責之言，而奮發以爲天下雄，則孟子之所謂善教者，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使循遵正軌而不誤入歧途，則昌明道德，恢復禮義，在此時矣。蓋亦仁人之用心也。所願天下之善士，不徒空言愛國，先從愛國之根本，仁心術着想，立善教以通民瘼，而蘇民困，施善教以正民心，而養民氣，使邪說暴行不得作于其間，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作于其心，必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必害于其政。此善政尤有待于善教也。仁之于政，教不綦重乎？

第十七章 仁與人位之關係

夫仁言不如仁聲，善政不如善教。則孟子既爲天下後世之仁人告矣，然又告陳相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滕文公篇是何說也？蓋以善施爲仁者，憂人之不生而分人以財，然所分之財有窮也。以善教爲仁者，憂人之失性而教人以善，然所教之善有限也。

惟爲天下得其養民之人不則必分之以財而天下之財無不豐爲天下得其教民之人則不必教人以善而天下之善無不復其恩惠可大而可久其教化無外而無間雖然爲天下得人豈易言哉非有知人之識則不能得非極用人之慎則不能得乃曰爲天下得人乎凡所謂天下者有一時之天下有萬世之天下既能爲天下得人矣不徒一時獨利賴之實萬世共利賴之曰惠曰忠尙有未達于仁者一間惟爲天下則必憂天下之害未除利未興養未舉教未溥而汲汲得人以治之眞有一念不忍置一刻不容緩者如許勞心故曰仁也不然聖人汎愛衆矣何以獨親于仁學而雖有周親何以不如仁人堯曰孔子云友其士之仁者衛靈公篇曾子云以友輔仁顏淵篇蓋惟仁者而後能與仁者友同道爲朋亦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之意也故子夏曰舜有天下選于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同蓋仁人在位則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不啻不仁者遠矣傳謂禹稱善人而不善人遠與此正復類似豈非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感化之深至有如此者故聖人論仁不仁之關係獨于聚人守位致意鄭重而曰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衆也離婁篇蓋不能爲天下得人而不幸而使不仁者僭竊國政則非但不能擴充仁心仁聞以行治道必且以治道爲不足法以仁政爲不足

行不在高位則惡僅止于一身若在高位逞私縱欲將其惡一播出始焉一身繼焉天下必至無一處非其所播之惡矣民何不幸長處不仁人積威之下水深火熱如入陷阱網罟而不能自適也惟仁人在位則必視民如傷而煦之翼之不忍民之不保豈忍民之或罔不教而誅誘使陷罪耶故孟子答齊宣王王德之問與答滕文公爲國之問皆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然則仁人爲天下得仁人願不重乎

第十八章 仁與國家之關係

嗚呼爲政孰難爲天下得人難古之人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虛位下問以揚側陋豈不以邦家之重寄托宜審乎昔者陽貨以懷其寶而迷其邦不可謂仁諷孔子而孔子乃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謂如其仁贊管仲然則仁之于國家可知矣蓋嘗論之道德文章者治世之寶也政教民物者始世之器也有其器而無其寶則才力不足以治世有其寶而無其器則高尚未免于忘世國事日非矣尙懷藏其寶坐視其迷而不恤則心不在民物非不仁乎苟能力肩弘願仁以爲己則福國利民其澤溢于後世非仁乎故仁人在位則保民而王富有四海保民而王國不患弱矣富有四海國不患貧矣此國之富强實基于仁人之仁政仁教也若夫欲求富國強民而不以仁政

雖有嘉猷良謨亦比之緣木而求魚不可得矣。孟子既曰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又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不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又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離婁篇蓋不知危險之可畏反據以爲安不知菑害之可虞反趨以爲利不知荒淫暴虐所以取亡之道反恬然以爲甚樂。孟子對齊宣王所謂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是不仁之人且在可誅之列也。亡國敗家固其宜耳。又謂齊宣王曰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兩引皆梁惠王篇夫畏強已有乘之心。倍地益起衆人之忌。不行仁政又得令人執以爲詞。豈非自己鼓動天下之兵以自伐哉。苟猶不知感悟以求挽回則敗亡之不暇。又焉從而求富且強哉。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君不鄉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君不鄉道不志于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告子篇又曰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于孔子者也。況于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也。離婁篇孟子私淑孔

子者也。孟子之所說，即孔子之微言也。季氏富于周公，而冉求爲之宰，無能改于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深惡而痛絕之，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篇由孔子責冉求之言觀之，可見君不行仁政而反爲聚斂以富之，皆名教之罪人。見擯于孔門者也。然富其君，不過奪民之財，未至傷人之命。孔子猶深惡而痛絕之，如此況于爲之強戰者，與人爭地，殺人至于盈野，與人爭城，殺人至于盈城，原其始時，欲擴土地之故耳，而其慘乃一至于此。非率土地而食人肉耶。雖服上刑，何能蔽其辜。雖天地之大，何能容其惡哉。國家之勝敗興亡，胥于仁不仁之間，覘之可矣。

第十九章 萬世受賜之仁

孔子罕言仁爲其難言歟。然言仁之書，厥惟論語爲至。其能發明孔子之微言者，實推孟子最也。孔子嘗言仁者不憂矣，而孟子乃更言仁者無敵。梁惠王篇又云：「仁人無敵于天下。」盡心篇又云：「國君好仁，天下無敵。」離婁篇孔子嘗言天下歸仁矣，而孟子更言行仁政而王。皆公孫丑篇且引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嗚呼！仁之爲仁，夫豈易言哉。孔子罕言，或以此歟。且以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孔子皆曰：「未知焉得仁。」以仲由之果，端木賜之達，冉求之藝，公

西赤之禮。而孔子皆曰不知其仁也。冉雍可使南面。而孔子猶曰不知其仁。孔子既稱殷有三仁之外。在逸民。則于伯夷。叔齊。稱其求仁而得仁。而在及門弟子。獨于顏淵。王佐之才。稱其不違仁。至于尊周。攘夷。用夏。變夷之管仲。子路。猶疑其未仁。子貢。猶嫌其非仁。而孔子竟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管仲之力。且極言其功德。曰。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故深許管仲之仁。一再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論語憲問篇。謂其功德之盛。天下後世誰如其仁也。夫仁之爲仁。聖人未易輕許人也。即以孔子至聖。而于仁。猶自謙曰。吾豈敢。南宮适之尙德。宓子賤之成德。既皆許以爲君子矣。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爲政也。實古之遺愛。而孔子僅以惠人目之。是猶未可遽許以仁也。而特于尊周。攘夷之管仲。用夏。變夷之管仲。竟一再稱道其仁。而不置。至謂其功德之盛。天下後世誰如其仁。然則孔子言仁之旨。蓋可互辭。比例以見矣。如是之爲仁。如是之未得爲仁。聖人之言。寧可不三復含咀。而深長思乎。嗚呼。仁之爲仁。豈易言哉。孔子罕言其亦有難言耳。

第二十章 天下無敵之仁

爲國有術。務在鄉道。志仁而已。道者。爲人之道也。仁者。爲人之心也。邦有道者。有爲人之道也。即

以人道待斯民之仁政也。以仁道待斯民之仁政則民皆感德而樂爲之用矣。故孟子勸梁惠王曰：王如施仁政于民。梁惠王篇夫仁心之見于政事者，仁政也。施仁政于民，無他道，不過即以人道待斯民耳。然則不行仁政者，直以土芥牛馬待斯民，而不以人道待斯民也。人君能行仁政，以人道待斯民，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愛人者人恒愛之也。民親愛其長上之至，雖勞而勿怨，雖死而勿辭矣。故孟子對鄒穆公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即不然，亦如對滕文公引太王去邠而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皆梁惠王篇仁之感化人心深浹，人情其不可奪也。如是夫。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公孫丑篇夫假仁者本無是心，不過隨時隨事借仁以爲功。托仁以博名耳。若夫以德必有及人之實澤，行仁則自吾之得于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又答公孫丑問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時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亦公孫丑篇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歐矣。離婁篇蓋當此獮鷲橫行之秋，而有與聚勿施，如湯武之好仁者，則諸侯適

皆爲之。歐民來歸。若以是君爲淵。爲叢矣。雖欲不統一寰宇。亦有不可得而辭之勢焉。孟子嘗對梁襄王謂天下定于一。又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對齊宣王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夫不嗜殺人。仁之至也。彼不仁無道者之陷溺炮烙其民而不恤。得以至仁伐不仁。往拯斯民于水火。則斯民將簞食壺漿。崩角稽首。歌舞歡迎之不暇。夫誰敢與至仁敵。故曰仁者無敵。梁惠王篇故曰仁人無敵于天下。盡心篇故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離婁篇夫至天下無敵。則雖有百萬之衆。環攻至仁。亦必不能當。孟子嘗引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至仁者之一怒。而安天下也。得非難乎其爲衆歟。然則苟欲天下之不敢我敵。舍至仁。其何由不然。雖欲無敵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烏乎可。

第二十一章 交鄰有道之仁

孟子對齊宣王問交鄰之道曰。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又曰。以大事小。樂天者也。又曰。樂天者保天下。梁惠王篇夫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至于以大事小。是不欲恃其勢之在己。而自然合理。故曰樂天。其視天地萬物爲一體。直欲使天下諸侯各得其所。無此疆彼界之爭。無爾詐我虞之嫌。雖治一國。天下皆在其度內。故曰保天下。嗚呼。交鄰有道。爲國以禮。世之封疆。

握土地之政。人民之命者。可以觀矣。虞芮之爭田。郢鍾之爭功。非有道者所忍出此。是故兩仁相遇。則相讓。兩不仁相遇。則互爭。苟有仁者介乎其間。則有苗可格。尙何待乎戎衣相見耶。即不然。至不得已而義應王師。以彰天討。則是以至仁而伐不仁。必有雲霓奚后之殷望。絕無血流標杵之嗜殺。且壹戎衣而天下可定矣。孟子深恐後世之窮兵黷武者。假武城之義。以爲塗炭生靈之口實。故于武城一篇。僅取二三策。而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歎。且爲之斷曰。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盡心篇可見以德行仁。則保民而王。近悅遠來。所感則化。初不待武力爲統一也。然則兩國交戰。無間曲直。皆非交鄰之道。甚至同國異黨。鬩牆內訌。爭鷓蚌蟹。觸之微而授人以可乘之隙。置大局于不顧。殘民命以逞欲。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則無間先後。主客之勢。皆率土地而食人肉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其詞愈厲。而其心滋痛矣。彼生逢不辰。而與黍離之歎者。不知于此。竟作如何感想也。

第二十二章 不忍人之仁

孔子生當春秋之世。諸侯務戰而好殺。近于不仁之甚。惟孔子獨懷其撥亂濟人之志。乃揭出仁字。以救正之。孟子私淑孔子。又當戰國之秋。爭城爭地。迄無寧歲。糜爛其民。曾土芥牛馬之不如。

嗚呼。所謂人道主義者。尙復何存。孟子以不忍人之心。發不忍人之言。歷說梁惠齊宣諸大國之君。及鄒繆滕文諸小國之君。將以一己所存不忍人之心。推諸天下之在位爲政者。共存不忍人之心。而發施爲不忍人之政。以拯斯民于水火塗炭之中。是用上承孔子說仁之旨。而反復說仁。至不能自己也。蓋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愛之至而不忍之心生焉。不忍之心。乃所以爲仁心也。孟子之言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仁也。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盡心篇 謂凡人無論賢否。見可哀可憐之事。皆有所不忍。此仁之端也。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乃有不忍于此。而偏忍于彼者。是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擴而充之。推而及之也。必自其所不忍達之于所忍。而亦不忍焉。是卽吾心全德之仁也。人能推其所不忍。以達于所忍。即能擴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之。非仁人能擴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之。非仁。即能推其所不忍。以達于所忍。故無欲害人之心。卽不忍人之心也。此心之存而未發也。則爲不忍人之心。發而施之于行事之實也。則爲不忍人之政。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諸掌上。公孫丑篇 又曰。聖人旣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離婁篇 仁覆天下。故仁不可勝用矣。蓋聖人不忍人之心。徧覆無量。一夫不獲。時予之

辜大禹下車泣罪。成湯網開三面。文王視民如傷。皆不忍之仁。心不覺而表現也。惟其有此不忍之仁心。故能發爲不忍之仁政。聖人不忍于民物。而欲使之各得其所。既盡竭其心思之愷惻焉。自有不容以徒善辜其望也。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以厚民生。以正民德。而當時之天下後世之天下咸在仁之所覆冒矣。此仁之量所以充乎宇宙也。而推其本不過不忍人之心所發現耳。所以謂之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公孫丑篇凡人須自識其真心。夫此怵惕惻隱之心。即不忍人之心。乃人之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人情之必然也。豈容私僞利欲。羶雜于其間哉。故公孫丑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告子篇曰。惻隱之心。雖爲仁之端。然推而及之。擴而充之。則仁之全德也。發乎天性。徧于人類。故告子篇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公孫丑篇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雖然。人莫不具不忍人之心矣。而何以有仁不仁之辨。則在能充與不能充之間。辯之能充其量。則求仁得仁。仁遠乎哉。孟子嘗告齊宣王曰。鰥寡孤獨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梁惠王篇此本其不忍人之心。形之爲不忍人之政。以施其推恩之仁也。雖然。仁能推恩。其恩足以及禽獸。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故君子仁民而

愛物不忍之心。不獨于人類爲然也。孟子又以齊宣王不忍牛之穀觶。若無罪而就死地。稱之曰是乃仁術也。以爲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同上蓋人之于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于見聞之所。及其所以遠庖廚者。亦以豫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耳。嗚呼。君子之于禽獸。猶能以不忍之心爲推恩之仁。況于人類乎。況于同胞乎。奈何猶有率獸而食人者。何其于人皆不忍而獨忍也。試一讀孟子之書。必有恍然于心目者矣。

第二十三章 無不愛之仁

仁之爲誼。不忍也。即愛也。不忍之仁。消極之愛也。愛之仁。積極之不忍也。惟其根愛之心。而後發之于不忍。乃有怵惕惻隱之心。不期而生。亦惟其存不忍之心。而後形之于愛。乃有飢溺立達之心。推己所同。上已述不忍之仁。茲復述愛之仁。其說莫盡于孔孟仁者愛人之說矣。本仁之德。發而爲愛。充愛之理。涵而爲仁。故孟子盡心篇曰。仁者無不愛也。然無不愛。則兼愛矣。兼愛而無差等。則墨翟之道矣。故又繼之曰。急親賢之爲務。又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且旣曰無不愛矣。乃又曰不徧愛者。互辭以明愛之所以爲愛也。況乎徧愛。勢所未必能盡。惟急親賢者能爲天下得人。則仁覆天下。較之徧愛人者。徒勞而無功。其博洽爲何如也。故又曰。君子之于物也。愛

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夫親而仁。仁而愛。此仁愛親疎之辨也。蓋人之于物也。固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以愛之矣。而未必有體恤周詳之意。則物與人。究有異也。其于民也。固己立。立人已達。達人老及人。老幼及人。幼以仁之矣。而未必有天倫維繫之思。則疎與親。自有別也。至夫一本之誼。九族之戚。不同。民物之數者也。君子休戚與共。好惡與同。以親之由是推親親之道。以仁民必又推其仁民之餘。以愛物于無不愛之中。仍不泛用其情。此君子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若夫能愛于物而不能仁于民。能仁于民而不能親于親。則其所薄者厚。而其所厚者反薄矣。得非不識親疎顛倒上下之過歟。惟君子知其有輕重緩急之宜。故親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正是以孩提知所愛之親。而推及于其所不必愛之民物。而亦無所不愛焉。故又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至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則天下之可與爲愛者。其誰乎。雖率土地。率獸以食人肉。亦勢所相因。必至者也。此又不仁者之獨忍矣。是故忍則不仁。不忍則仁。惟有不忍而後能爲無不愛也。

第二十四章 近取譬之仁

君子之于民也。以仁存心。彊恕而行。非獨成己而已也。成己仁也亦所以成物也。中庸言誠孔子嘗言之矣。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篇朱子贊美而發明之。

曰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諸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則恕之事而仁

之術也。于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又曰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

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于此。朱子所謂仁之體。即孔子所謂仁之方

也。孔子所謂能近取譬。正即孟子所謂彊恕而行也。近取譬。本是恕之事。謂之能。則見其有不易

能。而又不可不能者在。正與孟子所謂彊者同一用意也。子貢嘗問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衆

何如。可謂仁乎。孔子曰。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篇同上夫博施濟衆。其及于天下者。至

溥。自非行仁造極之聖人。不能何止于仁者而已哉。即堯舜其心于此。猶有所不足焉。蓋仁者之

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若必以博施濟衆爲仁。則求仁愈難。而愈遠矣。不近取譬。將何由

而致力哉。况人心本至公。而初無私于己。天理自周流。而常無間于物。仁者之所以爲仁。如此而

已。由是而博施焉。濟衆焉。固仁也。即施而不必博。濟而不必衆。亦仁也。仁論人心之公。不公豈論

軍勢之廣。不廣哉。自恕而至仁。自仁而至聖。其間本無階級之差。實一蹴而可。即臻也。即謂之聖

亦不過聖之至者耳。仁雖未聖。而非聖之心。恕雖未仁。而非仁之心。能近取譬。恕之事。而聖

之基也。故謂之仁之方。

第二十五章 反諸身之仁

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疆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心篇 孟子所謂疆恕而行，即孔子所謂能近取譬也。嘗言之，理之本然者，大則倫常，小則事物，其所當然，無一不具于性分之內。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于是。反身而無不誠，則無不仁矣。其或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之所以未純也。何以往此私意，亦曰疆恕而已矣。故當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矣。于是推己之所欲，以處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勿私所欲于己也。推己之所惡，以處人所惡于上，母以使下，所惡于前無以先後，所惡于右母以交左，勿私所惡于己也。是雖未能廓然大公，然私由是而可克，是雖未能與禮爲一，然禮由是而可復。疆恕雖未必即得爲仁，而于求仁爲近也。反身而誠，仁卽不遠，則萬物之備于我者，亦不失矣。孔子有反身而誠之樂，中庸有反諸身不誠之戒，彼此互明，可以知反諸身之所以爲仁矣。反諸身之仁，約有二誼。一曰待己，公孫丑篇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

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以射者反己。喻仁正是爲仁待己之秘訣也。二曰待人離婁篇曰。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于禽獸又何難焉。又曰。愛人不親。反其身。又曰。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孟子之意。蓋謂待人之道。端在自盡。毋徒責人而忘己也。我以仁愛待人。凡被吾惠澤者。自宜感德而親附矣。乃人或不我親附。復加橫逆。則惟有反求諸己。深恐我之仁有未至。誠有未盡。同胞同與之心。有未充也。故猶懼必不忠。至待人之心。已至已盡。而仍不見諒于人。則亦不足與之校也已。此皆君子反諸身之仁也。

第二十六章 觀過知仁

子曰。人之過也。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里仁爲仁蓋人之過。發必有故。或以勢不得已。而有過者。則其迫切真情。似覺委曲可諒。或以偶不及檢。而有過者。則其本心惻怛。更覺發露最真。故觀過足

以知仁。然古人有引用此言以見意者。如後漢書載吳祐遷膠東候相。奮夫孫性私賦民錢以進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促歸伏罪。祐曰。椽以親故。受污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之。所引雖非本誼。亦足見觀過知仁之微意矣。

第二十七章 仁于人已

君子盡已推人。無所不用力于仁。必使人已兩方各得其所。而後始能履仁而無愧。苟有一方之未獲。則過猶不及。皆非中正庸和之道。去仁遠矣。孔門弟子親炙于聖人爲仁之方。縱不能皆至三月不違之程。而亦必日月一至焉。獨有宰我乃不可雕之朽木。長篇孔子斥之曰。予之不仁也。陽貨篇夫宰我之不仁。正爲宰我之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有陷害。故嘗問孔子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孔子正之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雍也篇君子即仁者也。君子聞人有難。使之奔走而往救可也。若使之入井而陷其身不可也。何者。事不可知。而理有可據。人在井上。始可救人。是固理所應有也。應有者。猶可欺以近理。乃若從井中復能救人。是又理之必無也。必無者。不可罔以非道。豈謂君子之人。而并此亦不知乎。且仁者愛也。君子之愛人。等于愛己。而君子之愛己。正所以愛人。殺人以生人。君子不忍爲也。况殺一己而并不

能。生。一。人。乎。君。子。處。事。之。當。由。于。見。理。之。明。天。下。既。無。外。于。理。之。君。子。則。亦。無。誤。乎。事。之。君。子。矣。宰。我。之。問。固。足。以。見。其。不。仁。而。孔。子。之。言。又。足。以。曉。喻。後。世。使。知。仁。之。于。人。己。之。間。其。明。白。有。如。此。者。

第二十八章 仁于生死

人非水火不生活。故不可一日或無也。然更有甚于水火者。則仁也。孔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衛靈公篇蓋水火雖以生人。或有時而又殺人。若夫仁守之貴。行之利。擴之配天地。爲己順而祥。爲人愛而公。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未見有蹈于仁中而死者。此民之于仁。所以甚于水火也。奈何尙有去仁違仁。而不知志于仁耶。雖然。仁能廣生。而又能不殺者。正天地之大德也。至夫君子于仁。權衡輕重。而知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者。則舍生以取死者。有之。孔子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同朱子謂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于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然則心安理順爲仁。成仁者只是成就一個是而已。夫成仁既只是成就一個是。則凡可以成就一個是者。雖赴湯蹈火。冒刃飲彈。義所不辭。即至殺其身。亦可也。苟不足以成就一個是。而或

致聞釀一個非者。雖萬鐘何加富。貴浮雲義不苟取。亦惟有隱遯固窮。以獨善其身。大明其節耳。即使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行拂亂其所爲。人不堪其憂。而君子不改其樂焉。自古有一死重于泰山。亦有一死輕于鴻毛者。不當死而死者。謂之戕生。當死而不死者。謂之貪生。戕與貪皆非君子之善養其生也。可以生則生。可以死則死。仁人成仁。無他道。亦只是成就一個是而已。

第二十九章 孔門言仁

論語記孔子罕言而仁與焉。一若仁之道大門弟子所不易聞者。然歷來言仁之書。惟論孟爲最。孟子之說且私淑孔子而得則自古仁說之傳實祖孔子。而孔子之言盡記于論語。其與門弟子問答之言略可考見也。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己謂吾身之私欲也。禮謂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于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于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于我矣。朱子解里仁篇。好仁者無以尙之曰。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踐形按天下歸仁之天下。亦即天下之物之天下。天下歸仁者。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故求仁之方。既在力去物。我之隔而行。仁之效。必至。物與無間。此天下之民。物莫不同歸一體之仁也。又仲弓問仁。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同上。上二句言敬以持己。下二句言恕以及物。能如此。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朱子謂告顏子是殺賊。告仲弓是防賊。蓋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于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于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又司馬牛問仁。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又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同上。仁者心常存而不放。故事慎審而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不得不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者。非強閉而不出也。謹也。又樊遲問仁。孔子曰。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雍也篇。先難非好爲苟難。先所當先。不畏難而自阻耳。仁者存心之純而已。有如純心于所難。凡身心所切。性分所關。勇往以先。至于所獲。雖亦功效之相因。直聽之而已。程子謂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他日又問仁。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路篇。又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陽貨篇。又子貢問仁。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衛靈公篇。以是證

之孔子之于仁不第未嘗罕言且諄諄爲門弟子言之矣

第三十章 爲仁之難

爲仁不易也。雖聖如孔子猶謙言豈敢可知仁之難盡矣。夫所稱爲仁者必其動靜語默無須臾之間違仁方足稱仁而人不能無過焉。即不能無違仁焉。故孔子答時人之問非曰不知其仁即曰未知焉。得仁雖及門弟子亦不遽許以仁。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篇三月者言其久也。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一至其域者眞良心發見之謂即人心盡而天心純之時也。回之三月不違者尹氏曰此顏子于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憲問篇君子即仁人也。又何以不仁。謝氏解之云君子志仁矣。然毫髮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嗚呼仁至難盡也。如人而君子矣。或其立心之間一念不純制董之際一事或雜則不自覺而至于不仁者往往有之。顏回三月不違則其違也雖謂之不仁可也。其餘日月至焉則其未至也。雖謂之不仁可也。夫以及門弟子亦不遽許以仁且竟不能不違于仁信乎。君子而有不仁矣。若彼小人者亦非無既剝暫復之機。然而善無根而

不可襲取。欲有種而難以頓拔。是故良心雖萌于夜氣之時。而且晝之爲已措矣。天機雖發于有感之際。而縱欲之害已戕矣。甚至即一念之天。亦隨見而隨滅。一事之理。亦旋得而旋失。將來一念一事之仁。亦不可得也。謂非小人而不能仁歟。小人不能仁。而君子有不仁。然則仁豈非難盡歟。雖然。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以其仁也。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尙何以成其君子之名哉。故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勗勉之曰。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里篇夫顯與仁離曰去。隱與仁違曰悖。君子子仁不可忽也。君子靜存動察。舉一念行一事。皆在于仁。而無終食之間違之。此非但優遊貞之而急遽。遂忽之也。即推諸造次之頃。乘我以猝。似于仁或不暇顧。而我亦必于是仁焉。又非常持之。而遇變遂忘之也。即推諸顛沛之際。動我以險。似于仁或不能顧。而我亦必于是仁焉。從容不勉。斯乃謂終食無違也。夫終食之間。爲時至暫。猶中庸所謂須臾者。以對久長言也。里仁篇無終食之間違仁之仁。即中庸篇不可須臾離道之道也。仁即爲人之道。若違離爲人之道。尙得謂之人乎哉。而孔子未遽許及門弟子以仁者。不第鞭策督責之綦嚴。正以仁道有難盡也。故爲仁之難實。即爲人之難。

第三十一章 求仁即得

夫爲仁之難也。如此而孔子一則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堯曰再則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述而篇
一若得仁之易，又如此。然則仁可欲且求乎？何由而知其可且易也？仍以孔子之言明之。孔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同上夫安仁者，或安而行之也。利仁者，或利而行之也。尙有或勉強而行之者，非即欲與求之謂歟？故當爲續一句于下，曰：學者求仁以明孔子之微言，或安，或利，或求，其用力雖異，及其成功一也。成功可一，知求仁可即得矣。未求之先不能不違于仁，既得之後自然與仁爲一矣。安者自然，性相相依，寤寐俱化也。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已，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蓋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矣。利雖似稍帶勉強，然亦覺得此理津津有味，不能自己。謝氏曰：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蓋利其仁而不易所守耳。又嘗言之，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同上此謂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正謂及其成功一也。又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同上志者心之所之之謂，其未得也，則求之心誠在于仁，則無論或安，或利，皆能造乎其域，故必無爲惡之事矣。又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述而篇道謂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爲人之道是也。夫爲學莫先于立志，而志必于爲人之道。

求諸人倫而見其所當然者。必專心以致之。求諸日用而見其所當爲者。必畢力以圖之。一念嚮往之誠。實終身依據之地矣。行道而有得于心。所謂德也。得之于心而執守勿失。則終始惟一。可有日新之望矣。由是私欲盡去。心德純全。而人道大備。乃所謂仁也。工夫至此。而無終身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道德與仁。名若有異。其實止此一理而已。惜乎人皆志于聲色貨利之欲。而不志于爲人大道之仁。蓋有妄用其力者。至于牴善而不萌。爲惡而不悟。非仁之不可求也。苟能移外物之欲。以求仁。則此能悟之心。即仁也。使精神一翕聚間。而固有者不覺復有于我。理之所以隨觸證應者。此也。轉己私之欲。以求仁。則此乍萌之心。即仁也。使志氣一嚮往間。而根心者不免復生。于心機之所以合一而神者。亦此也。故孔子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上欲仁。斯仁至。即欲仁而得仁也。欲仁而不求仁。亦不能得仁也。一日用力于仁。斯一日得其仁。即一日依于仁。終身用力于仁。斯終身得其仁。即終身依于仁。求仁即得。而後至終身得。依斯可無終食之間違仁矣。然則爲仁雖難。而亦未嘗不易也。

第三十二章 當仁不讓

孔曰當仁不讓。孟曰舍我其誰。聖賢担当天下之誠。何其氣象森嚴。至于此盛也。學者學孔孟之

學。心。孔。孟。之。心。亦。當。担。當。孔。孟。之。担。當。然。後。方。不。虧。負。于。孔。孟。嗚。呼。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苟。有。此。身。而。不。能。肩。重。任。以。承。道。統。亦。何。貴。有。此。身。者。孔。子。嘗。言。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秦伯仁。之。爲。道。全。體。不。息。非。大。其。心。以。容。天。下。之。善。則。必。不。能。體。全。體。之。仁。非。堅。其。力。以。貞。百。年。之。守。則。必。不。能。體。不。息。之。仁。仁。爲。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故。謂。重。矣。人。而。仁。以。爲。己。任。則。當。仁。不。讓。于。師。衛靈公篇勇。往。必。爲。雖。師。亦。無。所。遜。也。蓋。仁。即。爲。人。之。道。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仁。又。即。身。內。之。理。人。所。自。備。而。自。當。之。無。所。爭。也。亦。無。可。讓。况。師。有。師。之。仁。我。有。我。之。仁。我。之。事。師。者。以。其。能。當。仁。也。師。之。成。我。者。以。其。能。詔。我。之。當。仁。也。既。曰。當。仁。矣。豈。復。能。讓。哉。苟。曰。讓。之。則。微。而。心。術。一。讓。而。千。古。之。脈。絕。顯。而。人。倫。一。讓。而。五。常。之。任。墜。既。曰。當。仁。矣。豈。復。能。讓。哉。願。世。之。讀。是。篇。者。皆。作。如。是。想。則。庶。乎。人。心。可。日。正。而。世。風。可。日。醇。矣。身。負。社。會。教。育。之。責。者。幸。毋。忽。諸。

入聖階梯爲人必讀 卷四

楊踐形講

第四篇 時中之道

第一章 中字二誼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程明道亦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夫劉子之言。以中爲命。程子之言。以中爲天命之性。其皆有得於人之所以受命於天。而天之所以賦命於人者乎。是故天命人稟。惟此一中而已。舍此一中之外。更無所謂天命之性矣。是中者。天地之所以生人也。子思子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程子曰。中者。天下之正道。朱子曰。極其中。而天地位矣。是中者。又人之所以終始立極。而與天地參也。故書有五十九篇。而龜山先生以爲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夫中之本。然不偏不依。中之當。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者。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者。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夫不偏不倚之中。古之人有言之者。淮南子原道篇曰。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文中子周公篇曰。吾常守中。則卓然而無可動。感而遂通。蓋即老子所謂不如守中。莊子所謂立乎其中。中央。即康節所謂皆從中起者也。故程明道云。中則不偏。伊川云。中者只是不偏。此皆言不偏不倚之謂中也。而無過不及之中。古之

人亦有言之者。周濂溪太極圖說云。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通書又云。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張橫渠正蒙中正篇曰。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誠明篇又曰。審其本末大小而善反之。不外以德勝氣。以致於中道之善。是故二程全書明道曰。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是如此。嘗考中庸輯略程子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朱子釋之曰。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嘗考橫渠之意。則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故大中謂之皇極。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也。而程明道之意。則所謂善惡本是一體。就其過不及而謂之爲惡。就其過不及之中。而謂之爲善也。故呂藍田曰。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又曰。聖人之德。中庸而已。中則過與不及皆非道也。真西山曰。事有萬端。未易裁處。惟揆之以當然之理。則舉措當。而無一事之不中。此皆言無過不及之謂中也。大哉中乎。人之所以受命而自生。又所以繼天而立極。誠天下之正道。誠天下之大本也。故人之所貴乎。人可以靈長萬物位參天地者。惟在此。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中焉耳。

第二章 歷聖之執中

中字之誼莫備於孔子之贊易矣。繫辭傳所謂雜物撰德辨是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此孔子歎美中德之至。而情見乎辭矣。夫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範圍天地之化。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之善配至德。是以天下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矣。邵康節觀物外篇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也。君子貴中者。卽禮中庸篇所謂君子而時中也。故中庸之道。推而極之。則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商書仲虺之誥曰。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卽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制禮。此則所謂建中也。而虞書大禹謨又曰。予懋乃德。嘉乃丕德。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則又所謂執中矣。至論語堯曰篇。引堯命舜禪帝位之文。則又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卽如大禹謨所云。此又加詳焉。而允執厥中四字。則未或少異也。至孟子曰。湯執中者。正是湯之私淑於禹而得此允執厥中之旨也。故後世學者。至以爲堯舜禹以來。千聖百王相傳之心法。卽此執中之誼而已。然孟子又云。子莫執中。執中無權。不知允執之隨時處宜。則必固執而泥滯不通矣。故執中必在。

用中。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其斯以爲允執厥中乎？其斯以爲舜得允執厥中之道於堯所傳授乎？執其兩端者，允執厥中之道也。用其中於民者，卽爲國建中和之政，以爲民建中和之極也。

第三章 孔子之時中

用中之道，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以來，所以繼天立極而十六字之心法，互相傳授，以爲聖賢道統之一脈。厥後舜以之傳禹，禹以之傳湯，湯以之傳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之生當周之亂世，是時聖賢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雖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徒手執六藝之殘編，口誦先王之陳迹，以躑躅於杏壇，洙泗之濱，雖曰天生德於予，何爲其莫我知也？道之不行，乘桴浮海，則有從我其由之感，浴沂風雩，遂與吾與，點也之歎，君子之固窮，有如此者，然而孔子行道之志未已也。故如春秋緯全命沒所謂丘以匹夫徒步以制王法，又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之賞，斧鉞之制，故稱明王之道。孝經緯鈞命訣曰：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並舉互辭，可以見矣。故其後孟子私淑孔子之傳，嘗證孔子之心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

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至。游。夏。之。徒。均。不。能。贊。一。辭。司。馬。遷。史。記。稱。春。秋。爲。王。道。之。大。者。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矣。嗟。夫。被。圍。於。匡。絕。糧。於。陳。周。遊。列。國。僕。僕。風。塵。而。不。遇。於。時。君。皇。皇。若。喪。家。之。犬。孔。子。之。不。得。志。壹。至。於。此。乎。然。其。刪。詩。書。定。禮。樂。雖。曰。徒。託。之。空。言。而。在。春。秋。之。志。蓋。一。日。未。能。自。己。也。故。孔。子。不。得。已。而。自。歎。曰。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然。而。天。意。可。睹。矣。夫。天生。孔。子。爲。欲。繼。衰。周。之。德。上。賡。唐。虞。三。代。之。盛。傳。十。六。字。之。心。法。弘。先。聖。王。之。道。統。以。爲。斯。民。建。中。和。之。極。也。不。幸。時。君。不。識。吾。道。不。行。遂。使。聖。賢。衣。鉢。止。於。孔。子。而。不。復。傳。夫。在。孔。子。自。身。道。集。羣。聖。之。大。成。位。崇。素。王。之。尊。號。言。行。則。師。表。於。萬。世。中。國。之。言。六。藝。者。均。欲。折。衷。於。孔。子。至。矣。乎。斯。誠。爲。生。民。之。所。未。有。乎。然。而。其。如。天。下。何。其。如。後。世。何。斯。非。孔。子。之。不。幸。也。又。不。得。不。爲。天。下。惜。後。世。悲。矣。孔。子。之。文。章。子。貢。雖。云。可。得。而。聞。也。然。後。世。欲。求。孔。子。之。文。章。者。求。之。於。春。秋。則。魯。史。也。非。孔。子。之。文。章。也。求。之。於。書。詩。禮。樂。則。皆。述。而。不。作。也。亦。非。孔。子。之。文。章。也。然。則。如。之。何。而。求。之。論。語。不。云。乎。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識。曰。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搥。三。折。故。史。記。曰。孔。子。晚。而。好。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則。我。於。易。彬。

彬矣。孔子獨於周易極深研幾之勤。至於如此。是則孔子之文章。蓋可見於孔子之贊易矣。即孔子所作之十翼是也。故孔子乃於易繫辭傳。獨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歷聖以來相傳之道。統心法而爲一語以蔽之。曰易有太極。太極者大中之誼。即洪範之皇極。實即歷聖以來繼天所立之極也。故凡中正之說。見於彖象傳者。又皆孔子之微言大誼所在也。

第四章 中爲人道之全

夫曰中庸。曰中和。曰中正。曰大中。皆不外形容此至善之所歸而已。至善之所歸者。大學明德之道。即中庸率性之道。即周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也。一陰一陽。無非天命之流行。故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是以顧諟天之明命。而修身以道。治意以誠。即文言傳所謂閑邪存其誠也。周子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能盡其誠者。即能在止於至善也。孟子有反身而誠之樂。中庸有反諸身不誠之戒。是故聖凡之別。誠與不誠而已矣。此子思極意贊美至誠之道。而謂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以與天地參也。陰符經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心。邵康節曰。天在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皆即周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蓋人既受天地之中。以生。故

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人。能。與。天。地。同。其。心。即。能。與。天。地。同。其。量。亦。即。能。與。天。地。同。其。壽。矣。大。哉。中。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列。聖。相。傳。凡。所。以。繼。道。統。而。承。聖。學。者。無。非。此。一。中。字。耳。故。十。六。字。之。心。傳。以。允。執。厥。中。爲。之。鍵。而。精。一。之。旨。危。微。之。辨。皆。由。是。一。中。之。道。而。發。故。中。者。賢。人。所。以。希。聖。聖。人。所。以。希。天。實。作。聖。之。階。梯。爲。道。之。樞。入。德。之。門。也。原。列。聖。相。傳。必。以。中。爲。之。綱。者。中。則。無。不。正。中。則。無。不。和。中。則。無。不。平。也。中。正。和。平。人。道。之。所。以。爲。人。也。人。道。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即。在。此。幾。希。之。微。向。上。則。爲。人。向。下。則。爲。禽。獸。其。間。不。容。毫。髮。差。之。毫。厘。必。至。謬。以。千。里。此。豈。非。道。心。之。微。乎。而。人。欲。之。肆。天。理。爲。湮。每。易。使。欲。海。橫。流。理。性。消。失。有。不。能。自。己。之。勢。一。或。不。慎。而。遂。入。於。禽。獸。之。倫。喪。其。爲。人。之。格。則。人。心。豈。不。危。乎。夫。以。人。心。如。此。之。危。而。道。心。又。如。此。之。微。然。則。人。之。爲。人。豈。不。可。畏。耶。是。故。子。思。著。中。庸。一。篇。而。於。天。命。之。性。再。三。致。意。至。於。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明。告。人。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乃。至。云。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其。如。在。其。嚴。之。至。所以。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而。內。省。可。以。不。疚。焉。是。故。曾。子。有。啟。足。啓。手。而。其。戰。戰。競。競。至。於。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保。身。之。周。知。命。之。至。豈。徒。不。立。巖。牆。之。下。而。已。即。一。髮。一。膚。之。於。身。體。受。之。父。母。亦。不。敢。毀。傷。在。於。父。母。則。爲。孝。在。於。一。己。則。爲。敬。孝。敬。盡。於。人。道。而。一。切。盛。德。大。業。皆。植。

入聖階梯爲人必讀

八

之。於。孝。敬。二。字。以。爲。人。道。之。根。本。即。人。所。受。於。天。地。之。中。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能。推。此。中。字。擴。而。充。之。以。建。立。人。道。之。極。也。大。哉。中。乎。至。哉。中。乎。其。人。道。之。全。乎。世。之。願。爲。人。道。之。全。者。其。可。不。知。所。警。乎。

作聖百談 一集

楊踐形著

無我有我之正解

客有詢道於踐形者。問曰。宗敎說無我。教育主有我。其理果孰是孰非。何去何從。踐形笑曰。嘻。道是則是。道從則從。質諸聖賢之道斯可矣。踐形年少。於聖賢之學。未窺萬一。而私心嚮往之誠。實與日俱長。每歎庸衆擾攘。無非營苟。擴其所能。鑄釀浩劫。則有餘。誰復能以天地爲心。胞與爲量。任弘道之肩。旋反經之手哉。原其所由。實我觀之。未達有以致此。夫天之生我。地之長我。日月之照臨我。父母之鞠育我。師友之教導我。衣食住用之瞻養我。無非爲有我而施也。我受天地日月父母師友衣食住用之錫而有我。外而成形。則有我。身內而存神。則有我。心辨而接人。則有我。名推而及物。則有我。性理而治事。則有我。情與天地參。則有我。存自我之既有也。我何得而謾云無哉。乃世之細人。昧乎我觀之辨。於是臨財則有我。而苟得臨難則無我。以求免而後我之爲我。遂日即於模稜之境。而不可窮詰矣。考無我之旨。盛行方外。經點者。浸淫其說。假以爲肥遯揜私之資。夫豈識我之本誼哉。昔哉孔子。絕四而殿。以母我。慨乎我觀之辨。莫切於此矣。母史記作無程。

子曰。此母字。非禁止之辭也。朱子集註曰。我私己也。語類曰。但知有我。不知有人也。或問曰。無我者。大同乎物。不私一身。精義引程子曰。至公無私。大同無我。若厭苦根塵。則是自利而已。何晏集解曰。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莊從與曰。仁母我。與人爲善。善則稱親。讓善於天也。綜以上諸說。觀之。則所謂無我者。其誼概可想見矣。踐形深味。無我之旨。有二。而厭苦根塵。肥遯自甘者。不與焉。其一曰。知聖人之天德。即知聖人之無我。是故帝力何有。民頌神堯之無我也。無得而稱民仰。泰伯之無我也。丘未能一孔子之無我也。吾日三省。曾子之無我也。願毋伐善。顏子之無我也。聞過則喜。子路之無我也。過如日月。子貢之無我也。反身而求。孟子之無我也。此皆聖人之無我。即聖人之天德也。故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至於小杖則受。大杖不避。是曾子之未能無我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是子夏之未能無我也。未能無我。則所謂有間非仁矣。其二曰。識聖人之天爵。即識聖人之無我。是故敵雖天下。大舜之無我也。過門不入。大禹之無我也。以服事殷。文王之無我也。三公不易。柳下之無我也。衣敝不恥。子路之無我也。陋巷其樂。顏子之無我也。富貴浮雲。孔子之無我也。萬鍾何加。孟子之無我也。此皆聖人之無我。即聖人之天爵也。故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素其位而行。居易以俟命也。然則無我云者。無私欲之我。而

非無理義之我也。私欲之我可無。而理義之我不可無。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此私欲之我可無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理義之我不可無也。故以足己爲我而無之是也。以修己爲我而無之非也。夫我一而已。而有可無。有不可無。即有可有。有不可有。不可有者。驕其妻妾之我。不可無者。匹夫有責之我。惟其爲我之體。雖同而所以爲我者。有公私理欲之用不同。則有我無我之間。君子於此亦權之宜審矣。夫觀水者止於海。觀聖人者折衷於孔子。孔子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未得與豈敢。此孔子辭我之名也。即孔子之無我也。又曰。惟我與爾有是夫。又曰。當仁不讓於師。有是與不讓。此孔子踐我之實也。即孔子之有我也。誠知無我之爲辭名。即知有我之爲踐實矣。若絕物以槁心。而謂無我。則心將焉往。聖人必不然也。非我所謂無我也。或生心以徇物。而謂有我。則爲心所用。聖人亦不然也。非我所謂有我也。凡我所謂有無云者。存而與物爲體。發而與物爲用。閒邪存誠。純是天理。無一毫物欲。係累其心。公溥不徇私見。故物情之通。此相感而彼相應。何嘗須臾之有間。故一本乎天地之心。抱與之量。而內不見己。外不見人。惟見其可而已。我可有時。則有我。我不可有時。則無我。無與有。非我所逆計也。吾何容心哉。况無我之我。即有我之我。惟其竟無私欲之我。是以全有理義之我也。私欲之我。

牽引於物理義之我。稟承自天。天爲大任而生我。我爲膺天之大任而稟生也。我不虛生則我之責盡確乎不拔。則我之建存若夫拂逆之來窮乏之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正天之玉我於成也。故曰多難所以啓聖。殷憂所以興賢。人能弘道。道不遠人。我欲求仁。仁斯至矣。三省吾身。反身而求。求在我者也。舜予何人。聖人與我同類耳。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也。埋義之心在我而已。此天之所以與我者。故萬物皆備於我矣。我之爲我。顧不重乎。昔者孔子深著在我之重也。而有加我數年之歎。又著有我之貴也。而有我待價之喻。更自道其憂天下之深也。一則曰苟有用我者。再則曰如有用我者。聖人之心。非中於功利之熱也。急欲平治天下也。夫君子之於行藏也。用舍無與於已。而或有用焉。以行吾道於天下。則期月而紀綱布。三年而政教行。一世可以化隆俗美。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此聖人之用心。即聖人之有我也。古之人已有行之者。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此堯舜之有我也。猶己飢之。猶己溺之。此禹稷之有我也。若夫孔子之當仁不讓。孟子之舍我其誰。何等抱負何等擔當。氣象森嚴。有非降聖人一等者所能窺其蘊矣。此聖人有我之至也。有我之至。吾得逐一而詳述之。夫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就有道一貫。唯然此好學之我也。見義必爲。聞過必改。去惡務盡。樹德務滋。此力行之我也。非禮弗動。非義弗取。見危致命。委身不辱。此

知恥之我也。內省不疚，屋漏可質，仰不愧，天俯不忤，人此慎，獨之我也。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此不惑之我也。危邦不入，巖牆不立，天壽不貳，修身以俟，此知命之我也。臨深履薄，啓手啓足，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此歸全之我也。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窮達利害不移，其操此持志之我也。放之則彌卷之，則密，浩然獨存，塞乎天地，此養氣之我也。仰之彌高，瞻之彌堅，忽焉在前，忽焉在後，此景行之我也。不謀其利，不計其功用之，則行舍之，則臧，此明道之我也。先憂而憂，後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此經世之我也。立人達人，因材而篤，任重道遠，繼往開來，此化育之我也。聲名洋溢，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此天下之我也。行世爲法，言世爲則，聖人復起，其道揆一，此萬古之我也。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夫我之爲我，如是其尊，我之在我，如是其重，我之有我，如是其是，貴世之君子，肩有我之責者，蓋可以興矣。

昌明國學可救今日之中國說

學者問於踐形曰：夫子夙以弘道爲己任，而諄諄教人以作聖之方，一則曰爲學莫先於學，能立身再則曰爲學莫要於學，能經世。夫立身之則經世之法，已微聞其旨矣。敢問處今日之中國，欲匡輔教化之陵夷，而整飭風俗之頹敗，首以推行孔道，昌明國粹爲先務之急，可乎？願求一言以

作救時之針砭而爲衛道之干城。踐形蹙然曰：噫！蕪學如余，於聖賢之學未窺萬一，何能縷然詳爲吾子告。然孔子之道至大，國粹之責至重。凡有血氣之倫，莫敢不膺肩自任。祇以狂瀾既倒，世風厲變，擾擾天下，無非向蝸角爭雄，率土地而食人肉者。比比皆是。誰復有千駟弗視，萬鍾何加。修天爵之德，講作聖之學，以與天下更始乎。庸是私心徬徨，時增杞憂，深歎人心之陷溺，靡極。國學之沉淪，莫振已有之，而弗能自顯，轉讓西哲之覺者，專美於外邦。數世以降，吾恐賓主之分早泯，而學殖益荒落矣。學記曰：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吾於今日之國粹，亦云。夫國粹者，國運之命脉，依焉國魂之精神，存焉國勢之強弱，屬焉教育之所起，道德之所出也。肩弘道之責者，詎可忽諸。是故國家之盛衰，全繫乎教育之隆替。尤切乎道德之存亡。我華立國，夙以孔道爲修齊之大本，彌高彌堅，數千年如一日。言政言學於斯焉，折衷可矣。天生孔子，非獨厚我華也。綱常義理之蘊，人心所同具也。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百姓日用而不知，習焉而不察。聖人盡己之性，以盡人物天地之性，從容中道而自得耳。孔子相魯三月，而道不捨遺，夜不掩戶，駸駸乎幾臻大同之域矣。獨惜魯有孔子而不能竟其用。夫豈天之故靳魯哉。自非聖哲，知不足以知聖人也。今日之中國，壞亂已極，推原其故，實由孔道之不明，不行，而小人無知妄作者之多也。誠欲規國運於隆

治。之。域。範。人。心。於。誠。正。之。方。舍。孔。道。其。何。由。蓋。其。爲。道。藏。之。則。存。乎。一。身。推。之。則。施。諸。萬。物。極。之。則。行。於。天。下。孩。提。所。同。具。夫。婦。可。與。能。語。皆。尋。常。日。用。誦。一。可。以。終。身。不。立。異。以。求。高。不。神。秘。以。術。奇。故。其。爲。教。皆。可。見。諸。行。事。之。實。準。諸。天。下。萬。世。有。百。利。而。無。一。弊。邪。說。暴。行。者。不。能。作。也。且。禮。必。本。於。人。情。問。俗。從。衆。因。時。之。宜。故。無。不。近。人。情。之。戒。律。亦。無。違。反。時。宜。之。儀。式。而。學。者。安。心。立。命。盡。性。踐。形。則。聖。賢。之。域。人。皆。可。自。期。而。至。所。謂。進。吾。往。也。韓。子。有。言。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信。夫。然。而。舉。世。之。人。同。甘。儀。狄。已。濡。其。首。竟。置。易。明。易。行。之。至。道。於。不。顧。轉。遂。夫。焚。身。灼。手。之。勢。利。以。自。干。戾。何。流。蕩。而。忘。返。者。之。多。也。殆。教。育。之。未。純。而。道。德。之。未。全。歟。教。育。未。純。故。智。識。不。正。道。德。未。全。故。品。性。不。完。善。惡。並。興。而。莫。知。從。違。利。害。互。叢。而。莫。能。趨。避。中。心。之。操。守。不。定。亦。惟。有。隨。波。逐。浪。同。捲。入。旋。渦。而。已。是。以。君。子。舉。善。矜。衆。而。教。不。能。苟。有。所。問。必。叩。其。兩。端。而。竭。凡。所。以。期。人。潔。已。以。進。本。立。人。達。人。之。旨。而。與。天。下。之。士。以。同。善。也。此。即。孔。子。誨。人。不。倦。孟。子。樂。育。英。才。之。用。心。矣。夫。當。今。之。世。欲。求。國。勢。之。盛。民。風。之。厚。息。內。訌。而。弭。外。患。非。提。倡。道。德。教。育。以。尊。重。倫。理。設。立。國。粹。專。校。以。昌。明。經。學。則。其。道。未。由。然。提。倡。道。德。教。育。以。尊。重。倫。理。設。立。國。粹。專。校。以。昌。明。經。學。其。道。至。大。其。責。至。重。斷。非。皮。毛。浮。誇。之。人。可。與。共。適。必。訪。求。敦。品。勵。節。之。士。訥。言。

敏行而可與任重道遠者屬以化導之權俾得專其責守而著其事功者也凡國內衝要之區如滬埠者最宜先設國粹專校由此廣敷可以普及全國斯誠爲道易明而爲教易行矣至孔教新議所云惟賴學者如宋明時提倡講學之風此言深有裨於今日之中國勵士氣振頹習輔教育之所未周匡刑政之所不及揆諸先覺覺後之義大有與人同善之量此正孔子之所引爲己憂者而君子以朋友講習學者自遠方來則又孔子之引爲至樂者易文言傳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論語顏淵篇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於是天下之善士可友天下之善士他日一呼百應如臂使指其勢力之廣溥若決江河而莫之能禦也豈徒速於置郵而傳命哉故欲求聲氣之相通教化之傳播厥維勵行宣講啟迪人心爲最著所謂因材施教實即各處廣設國學專修校之計畫也所謂有教無類實即各處廣組國學宣講會之成績也踐形於此再三思維以爲欲救今日之中國必先推行孔教而欲推行孔教必先設立國學專校以爲造養經世之人才之根本計畫又須組織宣講學會以爲交接天下之善士之正當機關而環顧海內士夫羣逞紛靡同甘醉夢誰復有此識力誰復有此擔當是以共和十四年來而武人政客壟斷國脉之命民氣爭爲奸險士風競習鸞張強鄰虎視而猶全國獅睡尙得謂秦有人哉即有之甘心媚外亦不過楚材晉用耳

嗟夫長此以往國家運命不知伊於胡底任道憂世之士能不爲前途危耶庸是發爲救國之論欲保國粹以留民氣尙講學以振士風庶幾肅肅國民率多飽學之善士莘莘學子蔚成愛國之良材芻蕘之議自有不能已於言者惟海內關心道德教育之君子錄其說而取裁焉則幸甚

學校培育人才應注重國粹說

雖有嘉穀必從腴田栽培然後豐年苟不以腴田爲栽培則弗獲也雖有良材必從法型陶鑄然後成器苟不以法型爲陶鑄則無用也學校者栽培人才之腴田也課業者陶鑄人才之法型也是故學校完善則栽培之人才自穫課業正當則陶鑄之人才可用熱心教育諸君子果有志於造就人才乎非從完善之學校正當之課業入手不爲功曷謂乎完善之學校凡所以致力夫養正發蒙之方而翕乎條理一貫者是已曷謂乎正當之課業凡所以教人爲立身處世之道而切於彞倫日用者是已夫欲求養正發蒙之方而翕乎條理一貫立身處世之道而切乎彞倫日用者厥惟我華數千年來古聖賢相傳之國粹爲最深洽人情全符俗尙國家所由以自立之基礎者實在此即種族所由以保存之特異者亦在此蓋所謂一國之魂也即一國精神之所寄也嗚呼一國有一國之精神然後乃能成其爲一國猶之一人有一人之精神然後乃能成其爲

一人精神不在則所存者既死之軀殼耳。在人則不成其爲人，在國亦必不成其爲國矣。是故國家之能自立而不滅者，必有其所以自立之道。種族之能保存而不亡者，必有其所以保存之方。則國粹爲一國之精神所在，可不重歟？哀莫大於人心死，痛莫劇於國粹亡。人心既死，即軀殼雖生，亦行尸走肉耳。國粹既亡，即名義雖存，亦附庸奴隸耳。况他人縱有健全之精神，而良巫醫不能移以補救，無精神之行尸走肉，起死而爲生，然則別國即有美備之學識，而賢師友亦未必能移以補救，無精神之附庸奴隸，興滅國而爲存矣。奈何世之從事教育者，徒知攻錯他山之石，而竟自忘其懷中之璧，棄周鼎而寶康瓠，鳴瓦釜而毀黃鍾，抑何所見所識之庸耶？夫豈知木必有本，本固則枝葉自茂，水必有源，源遠則流衍自長。苟斧其本而漑其葉，塞其源而濬其流，則徒勞而無功，安能有濟。良由設施之未當其法，措置之未得其宜耳。近觀中國各地學校林立，則教育不可謂不普及矣。然其間所造就之人才，果何如耶？嗚呼！學生之人格最高，學生之責任最重，今日之學生，即將來國家需用之人才也。苟不由小學時建立發蒙養正之基礎，則毫釐之失，勢必至千里之謬矣。夫展智淪識，學府之淵深難測，推陳出新，思潮之變遷無窮。學者苟非採取他人所長，隨時興革，固不足以言教育。而善言教育者，亦不徒採取他人所長，以補其缺，尤在能發揮。

固有之性以盡其才。故研究科學與振理國故並重。若徒剽竊歐美之皮毛而屏棄中國固有之國粹則剝肉補瘡何能適用。吾恐更數十年宿儒盡死舊學云亡必致國粹之書無人復能句讀講解國粹二字將僅留爲字典上一過去名詞矣。惟國粹之精神既盡而國體之根本亦不得不大受其影響焉。誠能知國本之繫乎國粹則保存國粹必不容緩可知。且所謂國粹者非記誦詞章之謂也。養正發蒙之方而翕乎條理一貫立身處世之道而切於彝倫日用簡言即養成道德人格提倡人道主義是也。其說莫備於聖經賢傳數千年來習俗相沿而不替故能深入人心爲我華立國之精神。以是謂之國粹云爾。幸得熱心教育之君子提倡國粹擇其淺近簡易切於尋常日用可以躬行實踐者作爲教科材料施諸學校課業庶乎築垣有基行遠自邇保國粹以留名氣崇實學以振士風則他日者灼灼桃華慶大稔樹人之嘉穫莘莘學子全蔚成愛國之良器此學校培育人才所以必先注重國粹而注重國粹即所以鞏固國本也。吾於是有感而言深望興學諸君注意及之。

作聖百談 二集

楊踐形著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

江都相董仲舒曰：禹繼舜，舜傳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昌黎韓子述原道而詳叙孔門心法道統之由來，曰：堯以是傳之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爲非見真實，不能出此語。然則所守之道，所傳之是，果何指耶？蓋歷聖相授十六字之心傳是也。第此十六字者，不見於早出之書，今文而獨在於晚出之書古文，遂有疑其爲僞托。然作聖之階梯，惟此最捷，不可誣也。誠能如大舜之執兩用中，不爲子莫之執，中無權。荀子所謂精於道，一於道，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旨，可以身體而力行矣。心者神明知覺妙乎形性，指其根於性而發，則道心也；指其雜乎形而發，則人心也。道心則純乎天命之賦，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人心則兼乎氣質之稟，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在擇善以固執之耳。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道心惟微也。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仁義禮智之常，此人心惟危也。易繫以繼善爲道，中庸以率性爲道，百姓終身由之，日用而不知習焉而不察，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矣。周子曰：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吉凶

之先見者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知至至之，可與言幾也。子思子曰：莫顯乎微。又曰：知微之顯，無微而不顯者，一念之動爲善爲惡，自知最真。誠於中，形於外，不睹者睹，不聞者聞，惟其微，乃所以爲顯之至也。庸言庸行，闇然而日章，閒居所爲，欲撿而自著。故君子必慎其獨，致謹於微，須臾不可離道。其導人爲善，每在善幾；方動之初，其禁人爲惡，亦在惡幾。未見之先，禮之明嫌，別微每從微處早辨而預防之。於未形，故其教化之微，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見面盎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而心爲身之主，萬物皆備於吾之身，物則即具於吾之心。苟能存其心，養其性，則必其明物察倫，以致其知者，既詳且盡，而見之於行，必能居仁由義，以盡其道。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以養其內；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以養其外。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以養其全，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如此，則道心雖微，而顯人心雖危而安矣。蓋耳目口鼻心知百體之用，雖屬人心，亦道心之所以兼體而不離，同流而不息者。非不善也，危焉而已。危之云者，謂其一蹴而至於不善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道心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此道心之日微而人心之日危也。人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知自覺，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蕩忘返而不自知也。

方其動與義俱。天理自見。及乎人欲日長。貪嗜無厭。淫洩無恥。惟情是徇。則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人欲之私。而道心之微者。愈微。人心之危者。愈危。幾何不爲物至。而人化物矣。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惟利是圖。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日久而伐之。悖之反復。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當其日夜之所息。好惡尙與人近也。息則仁義之心存。悖則利害之見勝。悖之反覆不已。至於心但知有利害。不復能精思體道。欲息長仁義。則利害之邪。干犯仁義之良。習染已深。難覺而易昧。陷溺既久。難反而易流。信乎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然道心雖日加微。而不泯。人心雖日加危。而可治。蓋以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具衆理。應萬事之明德。或爲氣稟物欲所蔽。有時而昏。至本體之明。則未嘗息也。養之則充。微之則露。如草木之有種也。雖早暵。枯槁而遇雨。則復生矣。如火之有燼也。雖重宿密覆。而遇虛則復炎矣。夫人之心。動物使之然也。叩之則應。觸之則感。相激相生。循環無端。皆緣物而起。物動於內。而心形於外。淮南子曰。感於物而動。性之害也。樂記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去其害。窒其欲。還虛靈不昧之體於本然之純粹。則天地之道。易知簡能。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感於物而動者。莫非至中。至和之情。道心非他。得性情之正而已。通性以恕。推己度物。發皆中節。性始有實。治情以

忠因其固然無有短長情乃有常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聖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亦近取諸身而已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矣易繫曲盡萬物大學絜矩之道孟子強恕而行皆即反身而誠也不能反躬則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能反其躬則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從心所欲不踰矩蓋仁義禮智非他血氣心知之不偏者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他喜怒哀樂之不乖者是也此皆與生俱生不待學而知不待慮而能非由外爍我固有之吾故曰道心雖微而不泯人心雖危而可治也時至今日道心之微者日使其加微而不顯人心之危者日使其加危而不安風俗之壞亂已極道統之不絕如縷當仁不讓舍我其誰敢馨香以祝天下之士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解

天地雖瞬息萬變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終古未嘗或變我雖動靜形殊而我之所以爲我者終身未嘗稍殊可變可殊者天地與我之迹也未嘗變未嘗殊者天地與我之理也迹雖有異而理無不同是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地與我爲類萬物與我並生天下之民殊塗而同歸百慮

而一致。雖氣稟有厚薄偏全之不齊。而心之所同然者。仁義禮智之端。蘊於吾性。發爲吾德。圓顯方趾之屬。舉相似也。其有橋枳之變者。則肥磽雨露之異養。非天地之降才爾殊也。聖人與我同類者斯匹。夫之與知。與人皆可以爲堯舜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彼丈夫也。我亦丈夫也。求其所以爲舜者。如舜而已矣。舜而可知。是則希聖可同也。孟子離婁篇曰。先聖後。後其揆一也。揆之爲言。道也。揆一者。道同之謂也。君子出處語默。不違其中。其迹雖異。道同則合。夫禹稷之過門不。人顏子之居巷。尋樂所謂禹稷顏回同道。使之易地。則皆然也。至於唐虞之揖讓。夏禹之傳子。湯武之征誅。其事雖殊。其所以爲聖者一也。伯夷之治則進。亂則退。伊尹之治亦進。亂亦進。柳下惠之爾爲爾。我爲我。孔子之可速可久。可處可仕。此四人者。或爲聖之清。或爲聖之任。或爲聖之利。或爲聖之時。而其所以爲聖者一也。隱則獨善其身。用則兼善天下。位則制禮作樂。師則繼往開來。或動而世爲天下道。或行而世爲天下法。或言而世爲天下則。其立德立功立言之流傳於世。以不朽者。雖不同。而其所以爲聖者一也。即使聞道有朝暮。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克念作聖。則始終條理。爾力可至。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又況德不孤。必有鄰。

大德教化，小德川流。而吾道一以貫之，猗歟盛哉！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而入者，可以徧覽而無憾。此天爵之所以爲良貴也。是故非法服不敢服，非法行不敢行，非法言不敢言。道德有於身，言行出乎己，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雖有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上考往古，下徵將來，有以見之。行事之實而無愧，前古有聖人，生乎吾前，吾不得而知也；其志同，其學同，其德又無不同。後古有聖人，生乎吾後，吾亦不得而知也；其志同，其學同，其德又無不同。昔日有聖人，其道同也；今日有聖人，其道亦同也；即後來有聖人，其道亦無所不同也。知乎此，庶可與語聖學之至矣。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論

繼往啓來，無非暢發前賢之經學。同心一德，庶幾大開天下之文風。是故魯論以學之不講爲憂，文之將喪爲畏，而以學而時習爲悅。朋自遠來爲樂，於此可以見君子之用心矣。蓋道德文章萃於君子之身，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不忍默睹運會之潛移，道德之淪喪，教化之陵夷，遂慨然奮發以弘道爲己任。本其飢溺猶己之心，善與人同之志，道濟天下之懷，而經綸世變，教育英才，作中流之砥柱，挽狂瀾於既倒，必使杏雲遍行，時雨施化，學風所播，洋溢乎中國五方之民，達其志通其欲，慕道好學，聞風興起者，不遠千里而來，懿德出於同好，至誠自然交孚，淵泉溥博，左右逢原。

不。舍。晝。夜。盈。科。後。進。拔。茅。連。茹。同。登。大。雅。之。堂。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故。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所。以。君。子。有。友。朋。講。習。學。以。聚。之。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堂。室。談。詩。書。懷。開。霽。月。門。牆。盡。桃。李。座。滿。春。風。天。下。歸。仁。人。心。自。正。明。經。致。用。朝。野。多。篤。學。之。人。易。俗。移。風。閭。閻。盡。斯。文。之。士。所。謂。禹。稱。善。人。而。不。善。人。遠。者。此。也。易。文。言。曰。同。聲。相。應。用。氣。相。求。知。幾。之。君。子。可。以。觀。矣。夫。雷。風。相。薄。而。成。聲。聲。同。則。此。唱。彼。和。而。相。應。扣。宮。而。君。弦。響。鼓。角。而。角。弦。動。此。物。之。同。聲。相。應。也。山。澤。互。感。而。通。氣。氣。同。則。彼。施。此。受。而。相。求。燧。取。明。火。於。日。鑑。取。明。水。於。月。此。物。之。同。氣。相。求。也。是。皆。天。籟。之。自。鳴。天。機。之。自。動。即。天。理。之。自。孚。也。其。於。人。也。亦。然。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明。良。一。德。與。好。爵。而。靡。焉。此。人。之。同。聲。相。應。也。千。里。之。應。一。堂。之。應。無。非。根。心。而。應。也。應。則。志。通。中。心。願。矣。不。能。則。學。疑。則。聞。欲。行。則。比。賢。就。有。道。而。正。焉。此。人。之。同。氣。以。求。也。童。蒙。之。求。友。生。之。求。無。非。反。身。以。求。也。求。則。得。仁。道。不。遠。矣。是。故。木。鐸。金。聲。孔。子。之。播。仁。聲。也。近。悅。遠。來。順。乎。天。而。應。乎。人。則。德。不。孤。必。有。隣。矣。叩。竭。兩。端。吾。無。隱。乎。爾。平。旦。夜。氣。孟。子。之。養。浩。氣。也。集。義。配。道。數。有。功。而。求。有。得。則。修。身。以。俟。旦。暮。遇。之。矣。歸。有。餘。師。舍。我。其。誰。哉。蓋。天。地。萬。物。本。同。一。體。極。其。廣。大。精。微。罔。弗。備。於。我。身。君。子。同。人。物。與。无。妄。即。天。道。之。流。行。無。間。至。誠。之。自。強。不。息。而。百。姓。終。身。

由。之。日。用。而。不。知。者。惟。君。子。爲。能。通。其。志。惟。聖。人。爲。能。感。人。心。是。以。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上。下。同。志。以。中。正。之。道。應。之。類。天。地。萬。物。之。情。而。復。歸。於。和。平。荀。子。云。同。焉。者。合。類。焉。者。應。素。書。云。同。志。相。得。同。愛。相。求。可。知。人。之。所。以。同。者。志。同。也。志。同。者。道。同。也。道。同。者。學。同。也。學。同。者。教。同。也。人。心。之。不。同。如。面。而。教。亦。多。術。出。奴。入。主。是。非。互。競。吠。形。吠。聲。而。學。風。類。矣。何。能。同。聲。同。氣。以。相。應。求。哉。然。與。知。與。能。者。聖。人。與。人。同。類。也。有。教。無。類。人。皆。可。以。爲。堯。舜。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則。可。與。天。地。參。矣。是。故。木。石。可。與。麋。鹿。可。遊。蠻。貊。之。邦。可。行。君。子。所。居。則。化。殊。塗。而。同。歸。雖。無。心。於。感。物。而。物。有。不。期。感。而。自。無。不。感。者。由。中。而。發。入。人。之。深。莫。之。能。禦。也。君。子。出。處。語。默。不。違。其。中。其。迹。雖。異。道。同。則。應。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香。俱。化。矣。與。惡。人。處。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臭。俱。習。矣。故。人。心。一。念。向。善。而。衆。善。俱。隨。一。念。向。惡。而。衆。惡。來。歸。此。聲。氣。之。微。以。類。而。聚。也。同。道。爲。朋。則。君。子。進。小。人。退。而。不。流。於。惡。同。利。爲。黨。則。佞。人。親。賢。士。疏。而。不。至。於。善。此。應。求。之。漸。以。羣。而。分。也。是。以。君。子。之。言。行。中。倫。中。理。必。信。必。謹。善。則。誠。感。而。和。氣。致。祥。不。善。則。僞。感。而。乖。氣。致。殃。言。行。所。以。爲。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擬。議。以。動。必。慎。其。獨。大。學。著。誠。於。中。形。於。外。之。旨。中。庸。發。見。乎。隱。顯。乎。微。之。論。其。以。此。夫。大。戴。禮。曰。

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出身加民，發邇見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是以一身由仁，而一家仁，一國興仁，天下歸仁，則應求之感化，有如此者。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斯友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隨其高下，以爲廣狹，則聲氣之相通，又有如此者。進而至於尙友，古人而無愧，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聲同則無所應，而自應，氣同則無所求，而自求。天且不違，其道常新，孔門之言，豈欺我哉。顧其造端之始，則在研經致用，講學會友，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學問思辨，所以進德修業也。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是以經正，民興，詖邪道息，揚庭之夫，碩果可存，肩世道之責者，盍興乎來。

中一子雜篇甲

省齋日省錄

梁溪楊踐形著

雜篇甲篇目

聖道篇第一

聖學篇第二

辨學篇第三

生理篇第四

哲理篇第五

理氣篇第六

陰陽篇第七

心喻篇第八

迹善篇第九

道德篇第十

性簡篇第十一

性常篇第十二

性純篇第十三

性善篇第十四

性察篇第十五

性秉篇第十六

性變篇第十七

性教篇第十八

教學篇第十九

惟習篇第二十

雜篇甲

聖道篇第一

惟我中夏。聖賢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心法傳授。道統相承。數千餘年。以至於今。經緯宇宙。經權常變。本性命于至善之自然。與民物以時措之盡宜。窮神知化。天地弗違。誠立明通。體用一致。是以貫萬象而亡外。亘千古以常新。若夫殊方異域之儔。雖未必一亡所建。而盛衰靡定。毀譽不常。隨世運以變遷。視人心爲轉移。可方起而否已。隨利未生而害先至。說之不完。蓋

可知矣。

聖學篇第二

平等莫精于恕。自由莫毅于勇。慈悲莫深于仁。儒家之說。攝各教而有餘。所謂一字可以終身行之者。此也。當仁不讓。見義勇爲。百折不撓。一介不與人。取人臨財不苟。得臨難不苟。免外物不誘。非自由而何。已飢已溺。立人達人。勿施無加。反身絜矩。非平等而何。博施濟衆。曲成各正。視民如傷。聞聲不忍。非慈悲而何。同具人形。同體天性。至平等也。父子夫婦。尊卑長幼。至不平等也。

至平等者。理也。至不平等者。分也。至一律者。道也。至不一律者。藝也。天命之賦。初亡彼此厚薄之殊。故曰有教亡類。言道也。人事之造。各有淺深異同之趨。故曰力不同科。言藝也。強各人一致。使失其自由。賊性者也。

形上者。道形。下者。器。科學家徒驚形下。不知道。即不知器也。謂之外馳。宗教家空談形上。不知器。即不知道也。謂之迷信。二者不可須臾離。知此者。萬物皆備其聖學矣乎。

辨學篇第三

聖學異端之辨。有本末全異者。白之較黑。其區之也。易有毫芒。擬似者。紫之亂朱。其析之也。難苟

非。存。養。純。熟。雖。明。哲。不。免。陷。溺。一。濡。染。而。潛。移。默。化。有。不。自。知。矣。

生理篇第四

或謂動物以知覺運動異于植物。然萬物同具太極。各一其性。陰陽之氣。五行之質。雖得有偏駁。健全。而生理亡殊。天地之大德曰生。向日。葵名。含羞。草名。捕蟲舞葉。美葉誘虫而則人。而生理亡殊。生天之謂易是已。胡為乎然也。非知覺運動所可睽也。謂亡耳。聞日見則可。掩捕之。亦有鬼樹。經運其枝條以繞人而吸之者。謂光。日與響。感不感則不可。固非能舌嘗鼻納而根之收養。收肥料。葉之吸輸。吸炭呼養。謂光。日與響。感不感則不可。固非能舌嘗鼻納而根之收養。養枝幹。葉之吸輸。轉送全體。未嘗不具腸胃心肺之用。榮衛亦有經脈寒暖亡異。膚覺似鼻蕊藥蕊構精花異株之別。亦同花不交異姓乃。而懷子遠近。殖地以播種。似鼻蕊藥蕊構精花異株之別。亦同花不交異姓乃。而懷子遠近。殖地以播種。以他播。或甘果嗜人畜轉輾異遷。要藉虫鳥風水以為媒。而懷子遠近。殖地以播種。以他播。或甘果嗜人畜轉輾異遷。訓話言為策情。或用電力。施藥石之醫危死生。榮衰動物不二也。觀于動植物而人類更可識矣。

哲理篇第五

西洋哲學原理。多元論。中國五行說。印度四。不足道外。則有二元一元之殊論。主二元論者。大說。及希臘古說。開上古未。或謂一物質一靈性。即形神論也。世說。主一元論者。則復有異說。或謂二者皆物質。開化時。

謂形神本非二物。實其一體一用。亦因體用所主互別。而有唯物唯心之分。如唯物論謂物質實在。而精神其作用。若唯心論謂精神實在。而物質其形式。更區爲二。一曰絕對說。謂精神認識或種種精神現象。卽宇宙精神。二曰人格說。謂萬物由心所識。以上數說。已爲學者擯斥。亡自存餘地。最後調和一元二元之一元兩面論。又有二說。(甲)于身心外。別立一原素。身心爲其作用而互應。(乙)唯實體。精神雖不得離物質而活動。亦得由精神波動緣他物質而活動。卽物心平行論。此後說較勝。彼剽竊太極生兩儀之說。而猶未挈其要。如(甲)說。是太極自太極。兩儀自兩儀。并不及一元二元之簡矣。(乙)說。實體頗似太極。而云精神可緣物質而動。雖類于光浪傳光。聲浪傳聲。電浪傳電力之盪動。可由此而緣彼。然不知物物一太極。何嘗彼此相殺。彼此相異。而陰陽有對待。流行之妙。錯爲氣。異性二氣。綜爲行。四大五行。卽錯卽綜。苟待相緣。滯矣。蓋西人不藉形下之器。不能明其所以。而哲學與科學異趣故也。

理氣篇第六

理一而已。氣則有二。卽一卽二。非理外有氣。氣外有理。不離氣。氣不離理。故太極卽陰陽之未形者。陰陽卽太極之已分者。言其用雖有陰陽。言其體不離太極也。非一元。非二元。故一本萬殊。

故太極爲宇宙之原。絕對亡差別之本。而陰陽非相異二實體。乃一元气所發見爲二物者。言對待則二箇言流行則一氣。陰氣之流行即陽陽氣之凝聚爲陰。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也。

陰陽篇第七

陰陽太極之才也。兩儀之有消長量也。流行之有往來時也。運轉之有誦伸位也。陰陽迭爲消長全體之總量未變也。六畫者總量也。一消則一長也。一陰陽之和、等子全鼠、

心喻篇第八

心何以統性情。即太極所以統兩儀也。心離性情不立。即太極離兩儀不得也。性心之理。情心之用。有是理乃有用。有是用乃有名。心猶穀也。有此生長之理性也。乃能生長情也。心兼統善惡而性獨善。何以能爲心之理。而生情之有善有惡也。善惡本非對待也。生長固理也。而有時不能生長。非理有不生長也。乃不遂其生長之理。時利之不得宜栽培之不得法。故有不生長也。而情有不合乎性善之理者。則爲惡也。非惡存乎性也。心之爲穀。順乎生長之理。則善悖乎生長之理。則爲惡也。

述善篇第九

微者。理之精。迹之不可見者也。妙者。理之微也。幾者。動于人心之微也。善惡分岐處。亦誠意工夫下手處也。獨者。意之初發。獨中有幾焉。迹者。事之著。物之形也。迹無善惡。可否中正而已矣。正亡不善。不正而后有不善。中亡不當。不中而后有不當。貪吝惡德也。貪于求道。日新不已。吝于爲非。私欲不牽。正也。卽善也。耻美德也。不愧于天。不忤于人。不慚于己。不忝于德。羞與不善爲伍。善矣。若防人非笑。羞而不敢爲。恐己隕類。惡而不願爲。欲爲又畏人知。忸怩而不肯爲。抑亦過矣。

道德篇第十

寂然止靜。誠也。大公也。感而遂通。明也。順應也。尊德性德也。故有凶吉道問學道也。故有君子小人。德品性也。正則吉。邪則凶。道本務也。合則君子。悖則小人。

具有心。推本原理。而範圍萬有。演繹也。蘊內發也。主觀具實心。觀察事物。而汎得實驗。歸納也。由外觀也。客觀

德性也。道心也。虛而寂靜。欲盡理見也。靈而感通。天人相與也。理良心也。卽道心也。亦曰天良。天心神明。欲習心也。卽人心也。亦曰人欲。私心。薰染心者。合天人言也。天人一欲亦理也。天人分理。猶欲也。故曰。道不遠人。人自違道。又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心惟微。見如不見。人心惟危。不熾。

而熾能遏其習心之焰即著其良心之純也。

性簡篇第十一

聖賢之道不外尋常日用彝倫攸斂之教而已。故曰道不遠人。若鶩爲高遠難踐之事則索隱行怪非君子之宜矣。所謂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是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大本達道遵是而路焉。

夫天命之性初亡聖凡之別安有賢愚之甄。一自人心日即于澆漓背馳刺戾夫正途利欲薰其志。遐異奪其情。習染漸深氣質乃變。與知與能既貌如不屑而良知良能又忌爲畏途。其所趨焉步焉者積知積能亦無以饜其好奇遷異之私。則遐想索思競相習。夫特知特能以要時譽在所不免。然非本性之務識者不取焉。

人有遺其珠者。遑然出門。訊于途。訊于市。遍索而莫得也。廢然而返。入室而寢。憊極而寐。瞿然而醒。則輝乎煌乎。照耀乎衾席者。向之所遺之珠固在也。豁然歎曰。物在邇而求之。遐事在易而求之。難。向吾遺而今吾覺也。夙知其然。胡爲乎疲于趨步爾。

本性者明珠也不在途不在市。遠爾而得之。衾席之間不費搜索。何其簡也。而如人也。以爲至常。

至平之績。不足以暴其藝。而揚其材。非求至奇至高之行。何以宿酬其生平之抱負。以與世抗衡乎。途也。市也。較之。衾席廣矣。然而迷。街。茫。莫。入。者。眩。焉。

性常篇第十二

仁者愛也。仁以接物。義者宜也。義以處事。禮者理也。禮以律身。智者通也。智以明理。信者守也。信以養心。此五者。性之常也。若情全性。惟立志爲先。

譬如築垣然。先入爲主。立基石也。後來居上。蓋面磚也。實其中者。所以成垣之材也。

垣之因地傾直。雖似乎積材之鬆實。缺完所然。而其高下厚薄。實視乎立基之淺深。寬隘。致然。誠哉。立志之不可不審也。

性純篇第十三

氫氧化合成水。本無清濁可分。及其雜汙泥。則非純矣。性本無善惡可言。及其隨氣稟。則亦非純矣。水以不雜者清。而性以純者善。故曰水本清。性本善。清濁非各隅。善惡非兩物。對立並行也。純與雜之謂也。

性善篇第十四

人性猶水也。水無有不下。性無有不善。其有不善者。動而之于欲也。欲者性之有也。欲盛而性蔽。發于性而背于性。之其所僻。失其故常。是以流于不善。去其舊也遠矣。

方性之未動也。未始有惡也。及其既動而善惡始分。非靜時爲善而動則爲惡也。亦非靜時本無善惡而動則才有善惡也。更非靜時混具善惡而動則顯別善惡也。謂性之動未必皆循乎常。則物欲引之而化爲物。惡者常之變也。變生于失常。故惡生于失善。失非常偶也。性之動其善者循乎常也。善所當爲無可卓異。偶不循常。斯有善惡。于是別其所不當爲者爲惡。卽有其所當爲者爲善。與之對待而善惡之名以起。

凡善非自名也。爲有惡與之相形而益彰。是以貴于有善也。使發皆中節。無有不善。則奚啻惡之名。不能並在卽善之名。豈能獨存哉。謂無惡與之對待。故無有不善。則善之實皆同。而善之名不必獨存。何不幸而有善之名。存斯惡之實。終古不免夫。

性察篇第十五

語云。家衰見孝子。世亂識忠臣。凡道德功業之著。胥作如是觀。

夫人心之善。本乎天性。誰能獨異。彼能使人見。使人識者。亦同具此固有之良。祇緣發施有機。得

之理本然之明。當然之實。則須臾亡毫髮貸。借也苟存養不怠。則固有之初。未始不可復也。故天命之素。無不同。而氣受之稟。有各異。氤氳構精。而後遺傳胎範。胎父中影習性實操三品之秉。呱呱分婉。以降家儀。庭俗尙會社。並司五常之衡。天性墮于氣。性遷于習。性教養有方。則爲成材。雖偏駁昏蔽之不免。而因材設教。庶乎氣質可變化。有教亡類。自得風習之轉移。誠能革舊染之汚。而進新明之德。去利欲之私。而存義理之公。則爲道不遠。求仁即得。而天命可幾矣。

性變篇第十七

人之初生。稟天賦理性。及混沌既鑿。落於後天。遂成染業之氣性。及其少長。而受家庭風俗之習。尙逐一變遺傳之個性。而有積學之習性。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自性變氣。自氣化習。遠而更遠。上者愈上。下者愈下。習也。於是積習成性。遷氣者移性之性。習者移氣之性。少成天性。可不危哉。習之既久。善焉惡焉。各適其用。各就其利。謂之材性。士農工商。儒道釋軍。旅師各有其材。故材不材。各因其教之宜。有教無類。即化異成同也。因材設教。即栽者培之也。樂得英才而教育之。所以成其材也。此又四變矣。至五變。則定。或聖或賢。或愚或罔。謂之定性。變化氣質者。指善變言也。善變者。不材不肖不善不智。變化而使之材也。肖也。善也。智也。無用者。亦有用。不類者。

亦大類。此善變也。變其性情。怠者以勤。傲者以敬。驕者以謙。慢者以恭。佚者以勞。蕩者以檢。邪者以正。流者以返。惡者以善。愚者以智。悖者以順。失者復得。缺者復完。喪者復歸。散者使之樸。器者化爲道。此善變之極則也。變而通通而復復而天性還我矣。是故天賦爲理性。及染業則成氣性。受家庭風俗之習尙而爲習性。善惡各適其用。各就其利而爲材性。至最後之成就爲定性。此性之有五變也。

性教篇第十八

天之生物。因材而篤。聖人。誨人。因材設教。故若乎性者。事半而功倍。悖乎常者。心勞而力蹶。何今父兄之期乎子弟者。以父兄之所性爲責。不合乎子弟所宜。不能盡其材也。而曰箕裘之不克紹。可乎。栽者培之。灌而導之。養之以義。教之有方。則木屑竹頭。匠氏之門。無廢材。牛溲馬勃。醫師之方。無棄用。九夷四塞。聖人之教。無遺類矣。然而仍有義之不徙。善之不遷者。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教者之過也。

教學篇第十九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而盡人之性。則明動變化。有不期然而然矣。苟昧性施教。未有不賊其

性者也。枉性求學，未有不戕其性者也。拔苗履經，又烏望其成乎？周易著各正性命，大學有止于至善，故聖人之教，莫要于因材施教。非放任之謂也。就其所善，相其所長，啓其所持，發其所蘊，則順勢利導，而無桎鑿跋扈之困矣。以此施教，則教易入；以此求學，則學易成。率性修道，豈有他哉？雖然，一本而萬殊者，藝也；萬殊而一本者，道也。藝固判乎短長，因人有各異道，不必乎彼此率土無或間。故人所分者，技藝之末；而所同者，道義之精也。必分

惟習篇第二十

天地之中，氤氳而爲人。凡人之生，無非性也。然形生神發，而後何處是性耶？自來性家善惡異同之辯，固不足道矣。賢如宋儒，明氣質之性，以發韓子三品未盡之意；俾孟之論性，苟揚之論氣。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者，同歸完璧，尙矣。夷徵諸杏壇設教，故性兼氣質言也。惟兼氣質始有人生之謂性。微氣質，何處是性耶？離人生而溯言性，將毋淪于虛無寂滅。君子不謂也。遺傳胎範，雖成氣質之性，而家儀俗尙，實司轉移之機。徒講氣質，猶去聖人之言，一間惟耳。濡目染，蘭熏露滋，漸摩精熟，有不自知其然而不得不然者。斯習之所以變化氣質也。不觀夫生物之進化，種性之改變乎？淮南橘，淮北爲枳，氣質何能常定？亦祇順環境盡所能以取所需耳。飛者可使棲，潛

者。可。使。遊。暴。者。可。使。馴。敵。者。可。使。友。貓鼠同穴，鳥鼠同穴，鳥獸可做人言，同見曲禮。色。可。由。人。工。改。造。萬。物。猶。然。可。知。同。屬。人。類。無。不。盡。同。而。有。能。不。能。適。不。適。者。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所。習。之。非。一。也。方。言。各。殊。而。舌。人。可。通。其。始。非。不。結。舌。聲。牙。刺。耳。難。擬。而。習。熟。則。喉。舌。自。調。微。差。立。辦。舉。一。例。餘。何。習。不。然。故。伎。無。不。能。習。即。能。儀。無。不。適。習。則。適。也。然。習。與。學。不。同。學。者。摹。擬。于。有。形。習。者。浸。潤。于。不。覺。而。憚。難。紛。息。學。則。不。成。習。之。中。人。無。微。不。至。故。孔。門。記。聖。人。之。語。首。之。以。學。而。時。習。申。之。以。性。近。習。遠。習。之。洗。心。革。面。顧。不。重。于。氣。質。耶。氣。質。能。影。響。天。性。習。更。能。變。化。氣。質。學。之。成。材。亦。惟。視。習。是。賴。焉。耳。不。知。氣。質。固。不。識。性。不。知。習。豈。誠。能。識。性。哉。然。則。論。及。氣。質。即。不。可。不。轉。論。習。矣。苟。未。諳。氣。質。可。變。化。則。氣。質。詢。足。左。右。人。性。爲。重。此。世。業。階。級。之。古。制。由。然。今。而。知。遺。傳。之。影。響。至。微。不。若。環。境。改。造。之。烈。也。豈。第。主。進。化。論。者。言。然。徵。諸。孔。子。有。教。無。類。之。旨。信。乎。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則。舉。世。無。遺。才。無。棄。才。矣。是。故。氣。質。不。需。言。性。乎。唯。習。作。聖。之。階。梯。在。是。矣。

周易踐形說

楊踐形講

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解

易坤上六絲嗣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試條解于下。

〔首曰龍〕

嘗讀許書而知龍之爲文。从童得聲。考六書之例。形聲之字。非獨主聲。兼取形義。龍

之从童亦兼義也。龍何取乎童。震陽也。乾坤交媾。一索而得長男。謂之震。有父母在。故稱童也。孔

子易象。龍取于震。說卦傳曰。震爲龍是也。諸家易象不取。震初得自乾體。故龍爲陽。乾所以六爻皆稱

龍者。本震爻。息來起。初之潛。而位五之龍也。龍从龍者。即飛字省。从月者。坤陰柔爲肉。限于篇幅。義略。在坤之上。六卦陰

爻陰。而位又陰。何以稱龍。夫陰稱蛇。陽稱龍。爻辰在巳。巳屬蛇。杜鶴田謂陰疑夫陽。蛇盛似龍。故

稱龍也。夫然。則鄉愿可以爲君子矣。文言所謂陰疑于陽者。疑亦作凝。即天地之雜也。鄭康成曰。

上下爲蛇。得乾氣。雜似龍。夫乾不爲首。六十四卦無非乾也。坤自初爻變乾爲姤。馴致五爻變爲

剝。至坤而六爻純陰。然生生之理。無頃刻可息。剝上未盡消時。復初已伏潛。龍可知。陽未嘗盡也。

在易例。剝與復。綜剝上來復。初而爲震。龍聖人著貞下起元之義。以見陽與君子之不可一日無

故。特于坤之上下言龍。考諸十二辟卦。坤當十月之侯。六爻純陰。驟觀之。幾疑無陽。不知陽雖生

于子實積始于亥。故古人謂十月爲陽月。荀爽曰：消息之位。坤在于亥。下有伏吟。爲其兼于陽。故稱龍。蓋自一陰生于午。而至下陰盡于亥。苟有一瞬絕陽。則乾坤毀矣。易道窮上反下。陰極則陽伏。此正坤闔戶之際。而乾發軔之基。大彰龍功。非獨聖人覺世之懷。要亦天地元吉之心也。

〔次日戰〕孟喜曰：陰乃上薄。類似乎陽。必與陽戰。干寶曰：天道窮。至陰陽相薄也。夫陰从陽者也。本不敢與陽抗。然盛極而勢敵于陽。則竟相抗而爭。復進逼不已。終必至陰陽交戰。開釁之端。陰實尸其咎。而獨稱龍戰者。說卦傳曰：戰乎乾。故稱龍戰。若曰：陰犯順而龍戰之。非陰與陽戰。乃陽不容姑息而來戰。陰以討陰之義。與陽不許陰爲敵體也。然上下陰極。敢與陽戰。不特疑似于陽。目中已無陽矣。故禍不可玩。陰不可長。陰長自然陽消。龍戰之惕。固爲世人危。爲君子戒。而志不可縱。欲不可滿。欲滿容易惡盈。龍戰之禍。尤爲味者。憫爲小人。惜夫冕雖敵。不加足履。雖新不加首。陽雖至微。陰雖至盛。而陰陽之分前定。聖人扶抑之際。權衡萬古。上體天地之心。無毫髮可私。陰符經曰：天發殺機。龍蛇起伏。刊本機字下。龍字上。多移星易宿。地發殺機八字。今從朱紫陽本。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天發殺機。龍戰之象也。龍蛇起伏。剝窮上反下也。潛而未見。藏身以待也。人者人心。惟危。反覆者。反復其道也。乾亢則消。而爲姤。坤戰則息。而爲復也。合發者。理欲交。

戰于中。定基者。聖人修身克己之功也。在卦氣。亥以寒凝之極。而微陽薄之。來戰之陽。已乘龍象。則坤終而乾又始矣。未幾而復亨剛反。則知此一戰之功。居多。龍蛇之戰。雖本造化自然之理。苟出于有形。則荼毒生靈。有傷天地之和。孟子云。善戰者服上刑。是也。惟不嗜殺人者無形之中。一怒而安風化。正人心息邪。說是故善爲學者。貴克己善爲治者。在修身。以天理之公戰勝人欲之私。以衆人之善。戰勝一己之過。此則善體易旨。而得龍戰之微趣者。企予趾將以觀海內之士。

〔復次曰于野〕 野象解者。亦有異說。或曰。乾爲西北之卦。西北曰郊。郊外曰野。則野者乾象也。或曰。坤爲地。引伸爲邑。爲郊。爲野。則野者。又坤象也。而孔穎達則云。戰于卦外。故曰于野。夫坤純陰也。非乾也。而乾坤毀。則天地幾乎息矣。坤者。表陽已處乎卦外。衷陽將透乎復心。卦外固在卦外。復心豈在卦內哉。自道之不明也。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舉世于汙濁。雖高才明智。膠于見聞。醉生夢死。而不自覺。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其于野之象乎。聖人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其龍戰之象乎。彼陰類者。方竭其全力。以排擠君子。必至盡其類而後快。不知天良發自人心。正道斷難滅絕。晦盲否塞。正所以兆昌明隆盛之機。賢人在野。將以木野振斯民。詔後

覺東周之亂而天生孔孟是也。歸龍戰之功于在野諸賢。故曰龍戰于野。

〔復次曰其血〕 孔子文言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實本坤卦爻位皆陰。安能離其類。陰幾于陽。蛇盛似龍。小人雖盛極而不離陰類。聖人惡紫之亂朱。惡莠之亂苗也。正其名。定其分。使天下後世不容售欺。其姦陰之心。雖欲自離其類。聖人以其未離陰類也。故稱血以別乎陽。在易例以乾通坤。成坎。坎爲血卦。何以非陽。主先天位象方戰之時言。後天位象之北方坎。卽先天坤之本位。爲暗。爲險。爲憂。皆坤先迷復之象也。與本自乾位成之離卦。響明而治。利見大人者。不可同日語矣。夫以陽之至微。似無能勝之理。而陰之所成。則亦各以其分。雨暴而沼溢。酒滿而卮泛。不圖反省。悍然敢與陽爭。傷而見血。其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蓋勢之所在。陽雖不能獨全。而理之所在。陰亦豈能獨免。卽至兩敗俱傷。抑亦何利之有。惜乎陰之不悟也。

〔後曰玄黃〕 周禮曰。天謂之玄。地謂之黃。天者。陽始于東北。故色玄也。陰者。地始于西南。故色黃也。玄黃者。天地之正色。所以明天地之定位也。孔子文言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指天地氤氳。萬物化醞。一索而得長男。則乾坤雜而爲震。說卦傳曰。震爲玄黃。孔穎達曰。陰陽相薄。故其血玄黃是也。夫陰陽戰而見血。當其雜也。玄黃似乎莫辨。而不知卽雜之中。玄者自玄。

黃者自黃。譬若薰蕕合器。涇渭同流。定分原在。斷無混淆。彼敢于擬陽者。不過冒相似之迹。以擾亂宇宙于一時耳。夫豈能隻手摘盡天下之人心哉。未幾而七日來復。反復其道。天運自然。利有攸往。雖物之始生。其氣至微。必多屯難。陽之始生。其氣至微。必多抑塞。苟能免于牛羊之牧。斧斤之伐。則其類漸進而亨。盛衆陽之朋。可待即天地之心可見矣。所謂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噓吸太和。洒然獨往。獨來于古今。以上與造物者遊。此則大丈夫德建名立。後希聖時之所爲也。願與好學深思之士共勉之。

〔最後曰結論〕 夫坤自履霜之漸。馴致其道。而至于剝。則碩果之存者僅矣。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其所由來。本非一朝一夕之故。女壯爲禍。辨之不早。致使六爻盡陰。與陽抗體。昔日之流風餘韻。殆不可復睹焉。然而剝極于上。則復反于下矣。剝極必復。自然之勢也。龍戰之義。聖人發之于坤上六爻者。不第見道之不終晦。且以著其愈晦而愈明也。人心惟危。舉世同夢。玄黃相雜。迫心即在戰中。枯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陰道至于盛極。陵陽龍自不容已于戰矣。然而馴致其道者。誰也。陰本非陽敵。而敢于抗戰何哉。皆由君子不能防之于微。使道至于窮極。而然耳。若當始凝而早制之。安有今日之禍哉。故初六所以著陵陽之漸于。

其始上六所以著陵陽之禍于其終禍起于忽微而成于不可測非知幾之君子其誰能免之陰符經曰火生于木禍發必剋姦生于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又曰世衰道危邪說暴行有作其坤上六時乎又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辨哉余不得已也其龍戰于野之謂乎此聖人順時之變以道自任新天下之耳目詔後進于聰明其血玄黃正所謂復見天地之心陰陽消息天運當然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互古互今流行自若未始有毫髮之間斷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中一學院國學講習社簡章

(一)宗旨 本社以研究實學，闡揚國粹，發達固有文化，造就道德人才爲宗旨。學問以外之事，概不與聞。

(二)事業 本社事業根據宗旨，分下列數種：(一)編纂部，(二)講學部，(三)徵文部，

(四)研究部，(五)出版部。

(三)職員 本社職員社長一人，總理社務，各部主任若干人，分掌部務，隨時加請鴻彥碩儒，名師宿學，指導各種國學門徑及研究方法。

(四)入社 凡有志研究國學，願遵守本社宗旨，經本社社員之介紹者，均得爲社員。

(五)利益 本社社員如有文藝作品，或任何佳著，或由本社按期徵集者，不論成帙零稿，如經本社認爲合格，於中一月報發表外，隨時可由本社介紹，或代爲出版，極優者分別給贈獎品。

(六)研究 社員對於各種學問確有經驗心得者，得隨時建議發揮，以便商榷而資提倡。遇有疑難不明處，得隨時通函質問，或面求請益。

(七)獎勵 社員能發揚文化，振興國學，及爲社會培養人才，或於學說上能發明新理，有特殊之創作者，本社即贈予榮譽獎品，以資勸勉。

(八)優待 本社出版部，請本社社員有享受特別優待折扣，及贈送之權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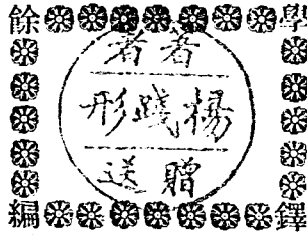
(九)社址 在上海敏體尼蔭路同康里（即法租界殺牛公司對面）中一學院內。

(十)附則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10

#111
4661

丙寅冬月印行



(定價四角)

出版處 中一先生同門會

發行處 中一學院

上海敏體尼蔭路同康里

印刷處 著易堂印刷所

10
469261
①

10
469261
①